羣書引用

高麗史
東國通鑑
三國遺事
朝野會通
朝野輯要
青野漫輯
大東野乘
燃藜記述
八道邑誌
輿地勝覽

後自警編
小華詩評
續山林經濟
記言
鯸鯖錄
壬辰錄
懲毖錄
三官記
中東錄
東稗

鷄山談藪卷之四

○宣廟經筵領相盧守愼與修撰金誠一入侍金公啓曰領相盧守愼使人納皮長衣於意盧守愼有如此事也盧相避席謝罪曰金誠一之言是也臣有老母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求貂裘於族人過帥又以給老母矣 宣廟兩美曰大臣臺諫俱得體面乎甚嘉獎盧相素與金公相切自此益加敬重

○盧文孝公禛以弘文修撰被召俄陞副校理公初去館即補外未嘗參近密之地一朝入侍經筵人皆慮其或疎於講論敷奏之儀及侍讀淸婉開陳曲當領事尹溉出語人曰眞侍講也嘗於經筵進講綱目及王蠋去國事 上曰賢士而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曰去國者何嘗忘國不能忘國而敢於去國其情誠可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國則如王蠋者能盡事君之義者也齊之亡也在列之臣無一人捐身致忠而退野之王蠋獨能抗節徇國此去國者不

負國之驗也蓋是時李退溪畢辭召命 明廟頗懷疑怛故 上教如是而公
之指陳剴切可謂臨文善陳者也
○河東鄭文成公性鯁直屢批龍鱗 先廟崇釋氏大臣承順至有親捧餅果
以供佛者公獨不拜諸相責曰主上欲群臣皆歷已奉佛不可不拜公曰君父
之外豈有拜者耶南方之人有投毒於水取秋生魚者纖微盡爲下令痛禁公
進曰臣欲有言 上曰何言公曰主上禁民漁獵如使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則
如之何哉 上笑罰飲公一大鍾
○朴活塘東賢嘗入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鍊都監欲得鳥銃法領相柳公成龍
所建請也是日柳公於 上前親作試放狀擧措頗不佳公即進曰今日 殿
下無望國家之中興也某以首相親作放砲狀於經席安有大臣體貌如是
而能中興者耶 宣廟瞪視不答柳相出語人曰朴某言誠是也

○沈文貞公喜壽爲相三年未有室廬 上嘗命召公有司不知公所以聞上
異之命出廐馬賣馬買家以賜古今所希聞也
○太宗六年帝遣太監黃儼送濟州銅佛儼欲上先拜上曰藩国禍福在天子
不在佛嘗先見天子使當拜吾土銅佛儼仰天良久微笑許行禮遂不拜佛
○晉山府院君河崙字大臨号浩亭崙嘗守醴泉盡私妓婢縱淫無忌都事欲
置下考監司金湊止之曰視河氣狀非久屈一邑者遂居最後湊預定社之亂
其妻跪於馬首曰我是金湊妻也崙遂力救得免氣量渾厚喜怒不形素好相
人因閱審見上曰蓋天英氣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二甥者遂求見上傾心
文浩爲忠淸監司上猶潛邸餞其家崙佯醉覆饌盤污御衣上大怒而起崙隨
之不捨上推問之對曰王子事危矣臣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也於是引入
寢密問計崙安山郡守李叔蕃率官中奴僕及貞陵移安軍先集軍器監進圍

景福宮張幕於南門外又設一幕及第来居其中邀佐成定社之功

○李孟畇牧隱長孫文學筆法有稼牧風骨過松都詩曰五百年来王氣終操雞搏鴨竟何功英雄已逝山河在人物南遷市井空上苑鶯花微雨後諸陵草樹夕陽中我来此日偏多感往事悠悠水自東

○左議政柳寬字敬夫號夏亭仕麗朝聰明過人清儉自守構第興仁門外茅屋數間外無闌垣太宗令繕工夜半設把子不令寬知寬疏而往月屋漏如麻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對客設酌以濁酒尾盞置階上老婢以一沙鐘進酒而已冬月赤足曳草鞋出見客有時持鋤巡菜園圃引年致仕命給第四科祿終其身

○柳荇爲人魁偉不羈好馳馬試劍不事生産其母泣曰吾所以不死者唯汝在耳汝今若是誰恃而生乎荇退而自責折節讀書壬辰秋劍從金千鎰登武

科上呼問珩父祖曰勉力國事毋忝爾祖珩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以有矢寄海南沫血誓衆從李舜臣收餘燼扼海口舜臣委以軍事委之戊戌觀音浦之戰珩大呼直前終日苦戰丸穿右脅血流凝地猶植立射賊李德馨聞舜臣龍可代君者曰忠義膽略世無柳某之比官雖卑可大用也德馨言之朝拜慶尙水使至是有是除爲人倜儻重然諾好施與不矜伐剛直自遂屢典大藩去官之日蕭然幞被而已

○宣祖三十六年春露梁有大石自水中起立於崖上仙石上六月大風揚沙石拔木沿海船隻撞破野無遺穗咸鏡海水赤濁七日西江人夜相驚多奔走山谷間或有搬移東西過江者自言夜中有兵馬撕殺之聲自京城來聞者傳相驚駭或疑南關王廟神所爲云

○判府事鄭琢字子精號藥圃東皐一見曰貌類頓龍必大貴人初隸校書自言

少時見南溟臨別南溟忽曰有一良斗贈君君可牽去某不省所為南溟笑曰君羸氣太鈍歷塊之足易於一蹶彖以遲鈍乃能致遠也吾所以贈斗也某拜謝受教今幸無大過先生賜也

△乙巳四月僧惟政還自日本秀吉既死家康廢秀頼而代為關伯傳位於其子秀忠復來請和故遣惟政探情既至托以遊覽諸國山川倭人奇之肩輿邀請留無虛日惟政初言交和之利次發刷還之端遂刷還我國男女三千餘口惟政号松雲豊山人庠泉正任孝昆曾孫出家為休靜弟子壬辰住金剛山楡店寺倭人満居僧數十責金寶將殺之政忡之堪一節入劍戟中傍若無人直上法堂倭將列椅坐政不為禮行徨縱視如癡人以文字問曰佛法全以慈悲不殺為上被一節千山寄食民間雖貧身豈有寸寶諸倭動色悉解其縛政又揮袖曳節而去倭將大書寺門曰此寺有知道僧諸兵勿更入

○金集沙溪之子自少時聞栗谷高明之學中年老敦確之工又於家庭多有見聞造詣邃卓下解透徹竟為一世士林中領袖也自髫齔能得拜名故俞右相泓有小女而為人不慧久未許焉聞公之為人寬厚正大必不疎於伉侶之義懇乞成婚沙溪問公曰年老宰相言不隱瞞直辭而請婚其將奈何公對曰彼宰相齒爵俱尊不可以視諸同儕初不請婚則已旣以尊誼而有取於儒素之家則自視蔑如而似難孤負於懇求之意沙溪許之因以結褵矣夫人啓于公家昏騃莫曉而公終始善視以盡治家之道內政疎虞不得已卜妾於栗谷庶女閨門之內無撓而有法矣

○老翁宋時烈兒時露臥于座忽有大蟒纏於腹上公少不動身蟒過腹之後始起疾入于房中先輩長老聞之以為大器

○稗官九雲夢者即金浦所作而以功名富貴歸之於一場春夢要以慰釋大

夫人憂思其書盛行閭閻余况時慣聞其說盖以釋迦寓言而中多楚騷遺
意云
○李縡三官紀云北関素号繁華之地况自柳瑞鳳盡惑官妓錦浪而盡知乕
尾春氷之為可畏去時齎心經二卷欲置之左右以自警矣到鏡城處於載筆
堂所近房妓五六名晝夜同在一室凡百使令不用通引以至作書作詩展紙
磨墨一委其手自然親好忽念朝家之亂妓專為別星群邑則潛奸有華令監
司則年位不當狎賤物平生若一不近女色則固好而如其未也慎此時此職
為可戒不可失臨將有一所聘將路過咸興則房妓輩笑而相謂曰吾屬不及
妓遠矣此評事道去時惟端坐看書嚴不可犯矣將路過吾邑雖無留情之物
而言笑狼然相親非鏡城造物何如是頓變耶余中之不覺赧面心經在行中
而不見久矣後三十年門生李同述為鏡判慇厥妓之老窮周恤有加厥妓始

上書說感息之情余以詩題其背曰少時偶失春氷戒今夜翻槲老妓書

△中原之論設久矣禮樂文物無所可論家室之制飲食之味皆不及於我國而稱有便於人者三事其一食小我國人每食飯一升米豈人則倍之以比乎生亦患不能充腹而凶年飢歲則塡于溝壑者多矣彼國則食粟米飯三合許而耕耘行役無饑乏之色以比凶歲亦不至大困而公家賑濟之路亦易比其所以便也其二曰用車我國則公私運輸只是馬背所運不多而爲費不少彼則一車之運不啻十馬之力運多而費小比其所以便也其三曰陶甓我國則等城等室以石浮鑿輪運甚費甚鉅彼則用甓爲之事半功倍而草膏陶成爲費甚小而所用甚廣比其所以便也

△停遠有祖大壽牌樓以石爲之高出雲霄光彩眩晃運致巨石想費萬牛之力而斲削雕鏤極盡人巧蓋皇朝賜以四代元戎四字故作比以誇寵也與胡

虜接界日事攻戰而役心費力於無益之事如此他日之背國附虜此其兆也可勝痛哉其他處之有牌樓如我國之進之類亦得以建立金碧照耀横亘道中明末虛誇之風至此國安得不亡哉

△太祖嘗於庚申召鄭道傳及功臣置酒酒酣太祖謂道傳曰寡人今日得至於此卿之力也道傳曰管仲言於齊桓公曰願公毋忘在莒桓公曰願仲父無忘在檻車臣願殿下毋忘墜車時臣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也太祖曰然使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卿宜起舞道傳起舞 太祖脫上衣以賜歡甚徹夜乃罷

△我東有二大伎皆有重名於世而皆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殉國而被昌之廢弑不能有所樹立至列於九功臣此可疑也佔畢齋賀先廟而吊義帝之作大犯春秋諱尊之義蓋有是心則不當立於其朝既立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

心事矛盾義分俱弱此二可疑也未知于載尚論以爲何如也
○荀子王制篇曰修采清易道路註云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道路穢惡然燕山邊大臣于諸道盡發士族處女號曰採清使未久而靖國除其穢惡異哉。
○李珥叔獻小喪母父元秀有愛妾遇之不善珥發憤逃去入山爲僧名義菴遍遊楓岳五臺諸山性頗敏能詩文有前身應是金時習今世還爲賈浪仙之句二十後長髮還家有名於士類中甲子生員壯元欲謁聖館中諸生以珥曾爲僧拒不納珥與同榜坐碧松亭日晩不得入談笑自若無怍色館博士權文海強諸生力解之遂得行禮而出是年壯元及第名益重歷三司銓郎與成渾交厚互相引重屢上疏論時事上愛其有抱負欲大用屢起拜右賛成 西厓雜錄
△海州素産青魚近十餘年絶不産移産於遼東遼海人謂之新魚壬辰有倭

變是知大乱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一其端

△李提督名如松号仰城遼東鉄嶺衛人或云其先即我國理山人父成樑立戰功為廣寧摠兵封寧遠伯虜攄龍[illegible]賑邊民設生祠以慕之世比之郭汾陽如松弟如栢如樟如梅俱官摠兵如楨錦衣衛事門户之盛冠於一世壬辰以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摠兵都督出来十二月二十五日渡江癸巳攻平壤克之進向京城遇賊於碧蹄與戰不利遂無進勦之意癸巳十月班師提督容皃魁傑宇量寛弘行軍臨陳整束得宜所過皆便之以平壤功陞太子太保

△天兵之出来也柳西厓見李提督白事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寄之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来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

〇宋經略名應昌號桐江杭州人萬曆壬辰以兵部左侍郎來督禦倭軍務癸巳三月渡江駐安州四月十八日倭賊之在王京者遁歸經略聞之促督提督李如松追勦且令副摠兵劉綎馳赴贊畫綎亟嶺南提督不肯進兵經略頻各提督依違及提督回見經略言賊勢之大經略信之反欲與賊講和我國累請進討不聽已而上本言賊悉衆奉天朝約束請撤兵去乃於九月還我國差陪臣黃珽齋奏賊情經略調止之不得發後為給事中徐侶所劾致仕回籍

〇祖承訓號效泉寧遠衛人以寧遠伯李成梁家丁拔身為副摠兵壬辰六月出來七月與史遊擊敗於平壤華戰丁酉又隨邢軍門出來與高策南征島山有功是年秋如松戰歿而遼東無宿將召還甚急馳到王京

〇查大受鐵嶺衛人寧遠伯李成梁之家丁也壬辰以欽差副摠兵領軍三千九月出來衛護行營又往記上及李提督出來隸其標下碧蹄之役以先鋒斬

倭百餘級于球勒院前野癸巳隨提督回去
楊元号菊匡遼左衛人壬辰隨李提督出来共破平壤賊未半為宋經略參劾
華戰同提督回去丁酉以欽差備倭副總兵出来任南原被賊圍攻我國將士
多死元抔與百餘騎潰圍而出竟以陷城之罪檻械而去過京都出頭語曰爾
國不欲活我耶竟被係遼陽為示軍前史氏曰勝敗兵家之常事而元以一衂
竟抵一律可悲也
△駱尚志号雲谷浙江人壬辰十二月以欽差左參將領步兵三千出来膂力
絶人能扎千斤号駱千斤平壤之戰駱尚志先登賊從陣上滾下巨石中其腹
尚志不為動奮身直上賊披靡諸軍從之遂復平壤城
△吳惟忠号雲峰浙江金華府人壬辰七月以領差遊擊將軍来甲午正月回
去丁酉以欽差備倭副總兵領步兵四千六月渡江南下駐忠州往来嶺南勦

賊已亥二月還王京四月回去惟忠性清嚴與士卒同甘苦在嶺南多露處歸
令嚴肅所過不折一草爪蔬之微必易以價嶺南一道皆立碑頌之
○李芳春字應時號晴崗大名府人壬辰十二月以欽差參將出来長於騎射
行軍之際道遇禽獸射輒飜身馳射獲之癸巳七月回去丁酉以欽差副摠兵
再来所過嚴飭軍丁不許侵擾廣設屯田軍兵安堵時刘綎圍賊旬餘久不决
芳春語人曰當有別議未幾行長撤去盖綎用計退之而芳春知之也已亥二
月回去
○刘提督名綎字子伸號省吾江西南昌府人癸巳二月以欽差參將領步兵
五千出来俄陞征倭副摠兵久駐慶尚之大丘自奉甚約時經大兵年飢民散
綎設法令軍中之有餘米者悉賣貿於我民以資與食民賴以活甲午九月回
去戊戌以欽差提督御倭兵再来已亥四月回去

○石尚書星字拱辰魏郡人隆慶辛未年間以直言被罪至今皇帝當宁大用朝野想望其風采有文章節行器宇峻偉一見知其為大人也壬辰我國之被兵也以兵部尚書力排衆議出兵來援我國感其恩立生祠於平壤與李提督俱祀之不幸過聽沈惟敬之言一力主和終不免瘐死嗚呼惜哉

○沈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末梢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行長最結惟敬其在京城時惟敬言于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是行長惧出城

○邢軍門玠号崑田山東青州府人丁酉以欽差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孫鑛十月渡江戊戌三月回去七月復來住于王京性寬弘凡軍務一聽於楊經理

島山之役南將頗久經理至請奏參玠不從戊戌夏丁應泰上本誣參經理本國差李元翼齎奏伸救玠時自遼東出來見元翼於鳳山密語曰楊公力擠東事返遭非情之謗陪臣之去政當趁會子亟往伸奏毋誤及應泰又參軍門之失玠無幾微見色略不相較是年冬四路提督一時進兵東路之賊先撤回中路失利西路不戰而去海路奏捷於是玠上本萬世德杜潛李承勛等為善後計以己亥五月回去我國創生祠於太平館西祀為御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之又立碑釜山海上訟功

○李白沙有賤息擇婿招石洲之姪代三色桃為題呼韻應曰天桃灼灼映疎籬三色如何共一枝恰似美人梳洗了滿顏紅彩未勻時公即令消去代時年十三

○我國舊無木綿只用麻紵藺絲為布高麗末晉州人文益漸嘗入朝于元取

木綿種潛貯囊中學得取子車繰絲車之制而来我東之有木綿自益漸始也

○世傳山陵之祭不用肉饌者黄喜相公慮物力之難継庭請固爭定為素饌云南鶴鳴曰吾意則傳說未詳盖不能脫去麗朝崇佛之習然也

○自中廟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為上元夕踏過十二橋則消本年十二月之灾於是婦女乘橋賤者以北甲蒙頭徒歩以行庶女則相聚作曹耦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賴男子三五成羣追躡其後事甚醜穢至明廟朝金官拿捕治罪踏橋之風遂絶而男子勿論貴賤以是自成羣踏橋焉

○梔宲之不用於祭祀盖以禮稱果之小者今草果微細無不用之而獨不用梔宲亦緣俗忌辟鬼也此尤不經按海東野言太宗朝於後苑積藁中忽得紅桃於二月味極好即薦文昭殿云時王之制祭祀之禮未嘗不用梔也

○成宗嘗遊後宛題一句於亭柱曰綠羅剪作三春柳紅錦裁成二月花越三

日更出閑步見有足成一句曰若使公侯爭此色春光不到野人家上大駭窮問誰人所作則乃後園門直軍辛貴元之作上招前問其由乃寧越校生落講者也即令賜第榮顯於當世

○白沙李相公恒福退居鄉墅嘗微服遊清平寺至昭陽江同舟少年輩不知爲相公也多少侵侮且詰來由公曰聞此地名山水欲棲托而來矣少年益驕傲皆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來者多致富云爾能來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鬢着玉圈子必是納粟堂上官也言訖揖之而去公戱作詩曰晚訪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

○柳叅奉錫俊嘗薄遊湖西遇李達於逆旅中有所佩刀甚善達欲之柳曰聞子能詩若即席賦詩當以相與達輒成一句曰愛劒同徐子能詩媿杜陵乃大喜不待詩成遽脫贈之次其韻曰論文逢李白解劒學延陵豪爽如此

○鄭東溟斗卿字君平温陽人之升之孫順明四世孫也嘗爲北評事夜賦詩敲
推未定聞鷄鳴命下人捉鷄殼之曰吾詩未成爾何敢先鳴卽斬之

世宗
○英廟駕幸楊花渡遷喜雨亭駐駕經日文廟爲東宮隨之安平大君瑢亦從
之一日夕安平與成三問任元濬臨江玩月東宮送洞庭橘二盘〻內書之曰
梅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遂令製詩以進安平成各
製進安平手寫叙事及詩又令安堅畫之名士如徐居正諸公亦継和之此實
太平之勝事也

○成廟每置酒宴群臣必張女樂一日命笑春風行酒笑春風永興名妓也因詣
尊前酌金杯不敢進至尊前乃就領相前執杯歌之曰舜雖在而不敢斥言若
堯則正好述也於是爲兵判者意謂既酌相臣當酌將臣次及我有大宗伯吏
判東文衡者在座春風酌以前曰博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避棄乃就武夫之

無知也其主兵者含怒春風又酌而進曰前言戱耳吾言亦誤也文武一体吾亦暫知而赳々武夫那可不從吏判笑曰然則捨我手春風歛容又酌而進曰齊大國楚大國小々滕國間於齊楚何事何否此誠皆好事齊事楚按三歌皆俗謠故以意釋之如此於是成廟大喜稱賞賜錦段及虎豹皮胡椒等物甚多春風由是名傾一國

○李漢陰德馨光海時杭疏被削黜卽日出住楊根庄舍方其去國世間傳奇之事甚多一日有異人候江頭贈詩首句及第三聯忘之而詩曰家在廣陵江水西黄花艷々節何晩落葉蕭々之風更凄窓前杜宇催歸去心識幽人戀旧棲一日有大虎俯伏焉前導行至家而去又其臨沒異雲凝空奇眩人眼云大槩一時之人惜其去悼其亡至有此等語云爾

○道詵百濟人初詵母為處子出遊川澤上得一義大瓜(胡)啖之忽覺有娠及生

紀父母以爲不祥而棄之川上時方冱寒群鳩數十来集上下覆之不死數十日父異而收養之及長出家入山修煉有天仙下降授以天文地理陰陽之秘又入唐參一行法世傳圖讖皆詵所著也近得唐本星曜一秩有曰高麗國師武[illegible]該論精微非詵不能也然其與該論者耶律楚材則時之相距甚遠可疑也或高麗國師者密傳詵術不傳於東方而傳於中國耶今靈岩縣道岬寺有詵碑亦有鳩林

○慶州風水ㅁ無後餘故狗皆短尾俗傳云東京狗至今京中亦目短尾狗曰東京狗 南齋也

○廣平大君與少時相者言法當餓死世宗曰予子豈有餓死之理盡以東籍田賜之遂移籍田于別所廣平因食魚爲魚骨梗喉不食而卒

○李鵝溪山海遇南師古於宋招亭班荊坐話南西指鞍嶺東指駱峰曰他日

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革而後安其黨多失時必因
時事之革而後興終不磨滅其後黨之以西爲名者多失時初義謙因恭愍陟
祜之時而大盛鄭澈因定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輩因值播越之变而興又有
若干人因今上即位初年而興以東爲名者分而爲南北大小骨肉之号其言
果驗

○盲人金孝命頗言某年生進壯元草頭人則蔡無逸李栗果應云至癸丑年
別試或問孝命曰今年科示何如答曰金姓當魁李姓居末及榜出金慶元李
慶禧也時尚成安公爲讀券官欲以洪大諫天民爲首下官皆以金公爲可成
安固爭不得且凡科示皆取入格文字而其時特命次中已上皆賜第而李登
叅焉莫非天也

○五峰李文禧公好閔字孝彥延安人武判書淑琦之曾孫也少時與朋儕五

六人做業於僻鄉窮舍一夕諸友皆歸家公獨坐讀書忽尾礫沙石自空飛下
拂面撲衣無數公苦之俛首俯伏取冊籠以蓋身須臾有擊籠作聲者曰府院
君新来如是者五六聲蓋府院君忽宰正一品職而新來者俗稱新及第之号
公後擢文科壬辰策扈聖功封延陵府院君

○天安客舘有鬼魅往来公行皆不入完豊府院君李曙年少時以宣傳官賫
諭旨馳湖南夜投本郡舘舍有鬼物開户視之還閉户而退曰府院君在此不
可入也

○奇服齋遵一日禁直夢羈旅關外艱辛跋踄路中吟成一律曰異域江山故國
同天涯垂淚倚孤峰頑雲漠漠河關閉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外人
家遥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書舘壁未久坐
己卯黨籍配北道穩城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諷咏淒然嗚咽從者皆揮淚

至穩城尋賜死可知人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嗟惋
○鄭文翼公光弼少時偶夢作詩曰積謗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路答天恩十登
峻嶺雙垂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高山雲潑墨茫茫大野雨飜盆暮投臨海
東城外茅屋蕭蕭竹作門其後位至首揆被謫配金海大雨到配所其所見一
如夢中詩乃詩讖也
○宋琴岩夢寅懷德人也有詩才次唐律陵敲坮韻押來字曰長江有恨潮空
去喬木無春月獨來此鬼語也夭死人皆惜之
○嘉靖庚申人夢兩鳳墜空火燒其尾而上其年別試閔德鳳爲第一其鳳齡
第二丁熖榜三萬曆甲申閔夢龍夢竹林中有帝騰躍乃提其尾果得榜末朴
篪爲壯元異矣
○栗谷李文成公珥少時夢入官府有吏点閱文簿問之則曰陽人壽命長短

皆錄於此寫與一句曰麝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麝之過山而所留者名也公卒時年四十九

○鄭海豊孝陵海州人栢亭易之後而昭平公眉叟之四世孫也未娶時夢有人携至一處指紫衣婦人曰此爲汝妻當福汝家海豊覺而心識之旣娶連喪三耦皆無男子年三十七四娶全義李氏水使直卿之女委禽之日黙視其顔皃衣裳及所居房舍窓櫳庭除宛然昔夢之所睹者也旣已生五子植弼善楹判書栢橘皆叅判積掌令植之子重徽亦叅判而皆文科顯海豊及見子孫之顯揚亨年八十九

○李完平元翼少時遊寒溪寺有一老僧坐睡丈室見元翼頗禮皃之僧取小紙書數字擲之空中未幾有仙鶴下庭盘旋元翼異之問其由僧曰書生可與語衆莫之見子獨覩之子欲奇覌踵我来元翼隨之陟後峯則步步皆玉貝藉

地元翼異之曰是何寶玉之多耶僧曰豈無珠玉惟不貪者見之俄而有笙簫之聲出於五雲中元翼顧往觀之僧曰此則上仙會讌之所非人間宰相所縱覩也乃低佪而降後元翼以承旨罷官復遊寒溪寺而不見僧欲再尋後岑而失其路

○奇相國自献嘗避寓閭舍李白沙往見之奇曰寓舍甚窄妻妾同房苟簡甚矣白沙歸題一詩以寄曰不熱不寒二月天一妻一妾正堪憐元央枕上三頭煎翡翠衾中六臂連開口笑時渾似品側身寐處恰如川中宵纔罷東邊了又被西邊打一拳一時傳笑稱其善形容

○高霽峰敬命少時神彩丰茸才華飄逸嘗俾海西妓為方伯所眄臨別書贈一律於妓裳內幅詩曰立馬江頭別故逢生憎楊柳最高枝佳人緣薄含愁態蕩子情深悶後期桃李落來寒食節鷓鴣飛去夕陽天草長南浦春波闊欲採

蘋花有所思妓別高公之後在方伯前行酒忽風飄裳幅微露墨跡方伯諦視之詰其由不能隱告以實方伯歎曰誠奇才也後見霽峰之父大諫公曰君有英子良雖義行檢則虧矣其父笑曰吾子良類其母行若其父方伯哂之

○李完平元翼卒之前一年夢作詩記得一句落花芳草春山路燕入空堂語未休公謂人曰我必不久死矣翌年春卒

○任踈菴叔英年四十八不病而逝是夜隣嫗夢一青吏人持赤管訪任持平家正屬纊時也又湖西儒生夢有人來言任某謫下人間已久自天上當爲召還儒生促行至洛踈菴奄忽焉異哉

○安滄浪璲字汝佩竹溪琛之孫也嘗有詩一句云地下定無有恨酒人間誰得返魂香其年病死人以爲詩讖

○昔者中朝詔使入我國以爲禮義之邦必有異人行至平壤見路傍有丈夫

身長八九尺鬚髯長至帶頗異之遂舉手圜其指而示之丈夫亦舉手方其指而應之詔使又出三指而示之丈夫即屈五指而答之詔使又舉衣以示之丈夫則指其口而對之詔使至漢京語館伴曰吾在中原聞貴國禮義之邦信不虛矣館伴答曰何以謂之詔使曰我到平壤見路傍有丈夫壯貌甚偉知其中必有異我於是圜吾指而示之者謂天圓也丈夫方其指而應之者謂地方也吾屈三指者謂三綱也丈夫屈五指者謂五常也吾舉衣以示之者謂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也丈夫指其口者謂末世以口舌治天下也路傍賤夫猶如是況有識士大夫乎館伴奇之移文平壤召丈夫飛馹上京厚賂之仍問曰天使圜其指何以方其指答曰渠欲食切餠切餠圓故圜其指我欲食引絶餠引絶餠方故方其指問之曰天使屈三指何以屈五指對曰渠欲食一日三時故屈三指我欲食一日五時故屈五指問之天使舉衣示之何以指其口對渠所憂

在着衣故吊衣吾所憂在喫故指吾口庭中聞之皆大笑而詔使不之知以為奇男子敬之禮之噫長鬚丈夫見敬於詔使是固偶然適中之事亦怯於我國禮義之名豈非萬世之一笑囮乎近來相國柳琠赴燕京會見相者欲使覡相有從行之僕容皃甚偉假相國以示之相者熟視而笑曰此終身賣炭翁也何予之欺我哉於是相國出見之相者望見而驚曰是真閣老也吁相者之鑑人其異乎詔使之識人乎哉

○紫蝦盃沉瓜葅俗謂之感動盡東方下味也昔天使過海州食紫蝦瓜葅飲泣不忌食遠接使恠問之天使曰吾有老母在萬里外此味甚珎不忍下咽遠接使臬州官進之天使曰不勝感動故名其盃曰感動葅魚得江者康靖大王朝名臣也善滑稽多誹其友饋紫蝦瓜葅得江復書曰寧不感動友復書曰公滑稽遭謗猶不知戒而今以後權停可也紫蝦方名權停云爾

○善畫者金禔年暮頭童吾過洪州主守令小妓薦枕翌朝盥面著其頭謂首妓曰吾今夜誤與彼小妓宿今聞此妓與老僧私是大不祥爾亦聞之乎首妓曰是何言耶傳者誣也小妓大怒禔固之曰爾等勿我欺我實知之小妓益大怒至於蛮詼禔乃洗手盥面曰視吾頭吾乃僧也小妓大喜大笑不覺私頭童客之可愧也

○文頴達文官也自少以能文名世未釋褐客遊宮城宿池亭青荷被水月光微明亭二間內外有閤掩閤被酒獨眠優声自户外漸趍排內外户而入美人容態絶艶頴達醉裡開目一視復瞑然而睡美人掩閤而出見于夕曰嗟哉無情耶吾心慕郎風儀才調冒近清光醉而不省余悵然而去題詩荷葉上留一墨以為贈為我堅藏此墨勿失後必高第官且顯失此不吉乎頴達朝起見外閤中有折帶荷葉上有詩曰遠客沉瞑嗅不聞水荷搖月舞波紋今宵佳會天

應借留與光山一片雲其側有墨一笏印字曰光山片雲盖荷葉不受墨而此則字畫甚明潁達深異之取其墨封而署之藏之錦囊中後登第作外官遊州郡有麗妣官妓來其廨探錦囊知有墨借偷之納己之囊夜未半夢間昔日池亭美人慍而謂潁達曰始吾愛君贈墨戒勿失今何食其言潁達覺而開其囊無墨謂妓曰吾囊失一物爾毋戲妓驚以笑曰吾何戲吾不見潁達固忌之妓怪而欲還之曰吾戲探囊中有完墨吾盜出之因藏納于吾囊中妓自披其囊有封識如故而無其墨大怪之潁達曰神女所貽慢藏而失之神其怒之乎其後官不達

○李穡入中國應乳捷嵬科声名動中國到一寺〻僧禮之曰飽聞子東方文章士為中国第一科今何幸見儀而有一人持餅來饋之僧遂作一句偈笑小來僧笑小穡對之偈笑餅之别名也穡倉卒不能對謝而退曰異日更當來報

之後遠遊千里外見主人把甁而至問何物荅曰客談也客談者酒之別名也
穡大喜遂對前日句曰客談多至客談多半歲後歸而說其僧々大喜之曰凡々
得對貴精晩暮何傷得一語之工而不遠千里而來報此奇之奇也

○李之蕃高士也仕恭愍大王朝爲司評時尹元衡擅權欲令非理斷訟棄官
而歸結廬丹陽江上修養精神所居明光生室列邑饋餉皆辭謝不受家有一
青牛而角之間八九寸常騎之縱遊江山一日積雪滿山騎青牛登山冢賞玩
無從遊者只一童驅牛而從之蕃顧謂童子而不勝清興曰爾亦知此樂乎童
子曰小人寒不知樂也其子山海爲一時名流相愛者起公爲丹陽守見兩岸
之間獲峯對峙欲爲飛仙遊求葛索於庭訴之民盡之兩峯造飛鶴容人坐其
上着環以懸之往來如飛空民望之如神仙未幾棄官而歸後崔氏代其任其
子男秀入官廳庫不收一物只有葛索充焉

○真伊者松都娼女也嘗僑居于松都依射塲宿焉夜月微明闃無行人有白馬將軍駐馬盘桓以袖拭淚以歌曰五百年前都邑地匹馬歸來方山川依旧人傑何所之兮已矣哉古国與亡問之何爲兮歌竟揮鞭而去不知所向旋知其非人也其歌雄壯殆非婦人所能今人謬傳爲真伊作松都人云

○王世貞一生攻文章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堂各置一妾其一室置儒家文籍有儒客至則見于其室討論仗書其室之妾備仗家之食待其客焉其一室置佛家書籍有釋客至見于其室討論佛書其室之妾備佛家之食待其客焉其一室置詩家書籍有客至見于其室討論詩家其室之妾備詩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仙家書籍有道客至討論道書其室之妾備道家之食待其客各於賓主前置筆硯紙常以書辞往復未嘗以言語相接客去遂編以成書一日有小年友至猶尚寒士也俄而總兵官爲其親求碑銘以千里馬三匹文錦四十疋

白金四千兩爲潤筆之資世貞立其使者展紙而揮之以答之盡札其潤筆之資不自取一物其直可數萬金翰林學士朱之蕃其爺子也嘗在世貞客席有人爲其親索碑行狀成一大冊幾至萬言世貞一讀掩其卷命書字的秉筆而口呼之未嘗再閱其卷卒業使之蕃讀之叅諸行狀其人一生履歷年月官爵無一事或差其聰明强記如此非獨文章橫絶萬古爾也

○叅議金顥男喜作詩一生著述無美而皆須韻而作能一韻數十首不窘否則不成章判書徐諸議之曰令公詩韻眞箇羅州貢生之枷也曰何也曰羅州有一貢生十一歲犯僞造印信律至二十猶滯獄初著短枷年〻身漸長年〻輒長其枷坐臥起居常依倚於枷猶盲者之須杖至壬辰亂使君開獄放囚貢生長於枷中一朝脫枷前後左右無依倚不得步矣今令公之詩以韻爲枷解之則顚沛不得步衆大笑以爲格言

○京城南部小公主洞有申莫定家其家常空無主假他人僑居詰所以盖始
主人新買以居之其家有鬼無論晝夜恒不離左右語言如平人只不見其形
而已稱其主爲主翁如奴事主所請無不畢供常求食不時不與輒惱作恠嘗
夜主人夫婦同床而宿鬼伏床下而笑之主人苦之謀避地鬼亦請從主人曰
汝在吾家已多歲月而不見形請畫汝形于壁鬼曰見則驚不欲令主人驚悸
主人曰試畫之而已壁上有畫婆頭四目高角嶷嶷哆口蹙鼻瞳睛俱赤其狀
不忍見主人掩面使速拭去之壁上無一點畫主人密問方士殺鬼神之方有
曰鬼餒而求食求野鼠肉炙而與之必死如其言求其肉置架板上俟之鬼自
外以至曰今日遠遊飢甚願主人饋小人以饌主人偶得一羨肉俟爾來即與
之一食空其肉俄以大聲痛哭曰主人欺我我此野鼠之肉也吾今死矣遂痛
哭而出不復返自此其家無鬼莊主人仍居露梁上不復來只假他人取其直

〇申叔舟少時赴謁聖試夜半與友同就成均館見路中有一物張口當路上唇著於天下唇接於地同行者惶怖却步取他路以往叔舟直入兩唇中〻有一青衣童子拜而言曰願從措大而遊唯所指使叔舟頷之自此童子隨叔舟不少離遂捷嵬科凡有吉凶莫不先事而告聽其指導無有不吉及渡海入日本風恬浪靜終致利涉而還其從先廟封首勳位躋台鼎童子必先其吉及其終也童子泣而辭去未幾而沒嘗覩古書李林甫有神童安祿山有神兵豈此類也歟

〇元士安昭敬大王朝文官名士也其兄妻南氏早死其小妹元氏未嫁忽一日精神恍惚狂辭胡說自稱南氏士安兄弟以妹呼之則曰我非爾妹即爾嫂南氏爾妹之魂在彼措忽閙空地盖離其魂咄之別處而入其軀殼聲音舉止皆南氏也或去或來去則卧而呻痛來則起而整容爲南氏語如是者歲餘元

氏亦氣益喪焉不救矣原州元家本貫也有田庄在焉元氏父母挈其女歸原
欲避其祟祟亦隨往虐元氏滋甚一日其祟出遊未返有丈夫鬚眉皓白風儀
非常降于正堂曰吾乃家祖先也聞我孫罹祟鬼來告爾良方呂州原州之交
有江名雨灣入江中數十步有紫石長數寸許如是者數十枚爾家士容肅偽
不足使士安爾往取之我當擇之士安如其言往之雨灣江中有沙洲果得紫
石數十枚進之丈夫叱曰皆非真宜再往尋之士安再往察江中淺灘又有數
十枚益拾以來丈夫手自擇之取其一與之曰此石警鬼石有雌雄常在龍王
案上不小離適會近日龍王出遊是石小闇出遊湖遂其雄知再尋避入湖中
深處今其得者乃雌也惜乎爾之始往不兩得之然是石灵異無比百鬼望影
遁宜佩之衣帶勿斯須去身人或求慎勿與自是元氏日夜佩是石其祟至
門外盤桓不得入仍復不再來厥後長安士夫家有鬼祟聞是石灵異至誠來

丐士安不忍拒或與之佩之無不見效吾掛壁上失所之後得之酒甕中盖自
壁上誤落酒甕中自此靈異必損多不效
○鄭希良成廟朝爲内翰數斈精妙自推己命知難逭大禍燕山初士禍起時
服親喪于豐德衰絰苴履于祖江邉有若淪水而死潛遁爲僧匿跡于深山
寺刹後長髮爲居士自號李千年時有金輪者寒賤人也從希良學推數服從
多年希良嘗推上中下人命累成編秩細書如毫髮大如斗者百餘卷名明鏡
數一日夜靜坐山房與論談玄忽有鳴于前山聲甚急希良嗟悼良久向山誦呪
數聲彈指數聲翌朝使輪往前山尋其狐吐舌而死矣輪大驚拜于庭曰從先
生久傳數學糟粕至於符呪神方未得梗槩願學焉希良曰爾傳我數學一生
衣食自有餘裕何爲學此輪強之希良曰吾使汝治其心而先從事于斯害人
妨物者決不可輪慙而止後日潛竊希良三元明鏡數百餘卷而逃輪得是書

賣卜于人百不差一其驗如神今經亂雖其書多散失李舜梁大輒李先義之輩或得騰書者皆不滿秩良可惜也

○黃轍者術士也少時遊山寺有老衲留宿客舍聞鹿鳴山谷𢣷曰天師在此渠何敢唐突仍聲群諸沙彌試看明朝沙門外有死鹿朝而起門外果有死鹿轍異之願捨身爲僕盡傳其術行於世多可怪可愕災異事嘗曰吾嘗見大達中人鬼相雜鬼之行於路如鍾樓街行人之多鬼不避人人自不見閭巷間人遇鬼祟請轍禳之必驗佐郎金義元族侄圖家患怪病請轍治之轍曰是緣昔人屑人顱骨撒之遍一家故衆鬼虐人可符呪已也乃仍朱符貼壁誦呪三遍而已螢火滿室飛聚堂隅疊來一塊時冬月無螢咸怪之以火燭之骨屑集成一頭顱遂埋之淨地自此諸疾盡瘳安孝禮乳母年七十患瘧苦甚呼轍轍不往曰吾雖不往明日午必有異事見於夢自此病必痊果至翌年母病仍假寢

夢有一女倉黃投毋背後乞命有青衣丈夫直入背後縛其女而去夢覺果洒然而起矣又嘗捉鬼藏之篋箚而緘之篋中窸窣有聲篋自跳躍攻擊卽投之江妖乃息

○黃逵中者宕子也世家京師縱步花柳有先業在鐵原往來留連者歲常斗焉舍于東古州側嘗夜孤枕忽有美人排幃直入容色絶艶狎坐戲笑仍開裯昵寢逵中心迷不定將不能開其懲但時月嚴寒所服皆絺綌意不得無訝卽之甚固女柔辭巧舌嫵媚百端終宵不能去自此曉往暮來侵軼多方逵中心知其非人終不許共歡使妻左女入其右使婢右橫臥枕外女卧足下使侍者足下猶不離其床招道士巫女爲祈禳女愠曰我非苦子只感君先恩欲報之德也曰何哉曰我乃東州守裔時官文恭封都破死亂兵中守之先祖藁繼尹瘞我于都西山外數里所其時天暑衣絺綌至今猶着古衣幸君勿訝逵中

自度不能離舍之如京女隨而往追至京第侵之如昔建中拒猶牢女畏犬家人多畜犬環鈴而馴之窓外者不可記居數月女泣而辭曰非徒子薄行斥戒益堅吾與子緣亦盡從此辭矣建中曰汝久吾所待之不盡禮今將別矣願聞來歲吉凶女只書五言一句曰金鷄屋上樑一家未解其意建中與惡小横行閭里犯邦禁拘之獄中屋樑上有黃鷄一栖詰之同囚則曰夏中長夜難曉畜此以知更建中始悟金鷄屋上樑之語女常言亐齋時事甚詳與國史互有同異家人以讀書課其辭成一帙其友黃㺯以爲妖犬之野史氏曰女是狐精故畏犬疑野狐入宮而幻作人祟以知亐齋之時事悉也

○海州山寺有沉香佛自中原不知其幾百年至万曆有客曰吾聞佛之中脏有金銀諸寶試發而視之脏中無物只杜冲業以金字書之曰李珥字叔獻号東谷道名義岩李栗谷相國珥叔獻甫小時爲僧號義岩中年自披山移居海州

五潭者也其年卒事五山以此立

古者通中國以水路上副使書狀官等各異船各具一本咨表文書以備不虞如高麗時上使洪師範渰死書狀官鄭夢周得達者是也朝天之行來船於豐川渡赤海白海黑海其間数千里經許多洲嶼候風潮取路故其路所需及中國貿販之資各傾家貨稛載于船豐川邑主大張枕楼之樂有一火砲匠亦在朝天之負家甚貧行資冷落同行者目笑之至海中一島泊船樵汲乘順風將放船船自回旋不進船中人皆曰自古水行者一人有水厄滿船人皆被其災今我舟中人必有水厄者請試之每下一人於陸船猶細遑至火砲匠下陸輒沛然不滞遂相與議具糗糧衣服釜鬲刀劍所需諸器強留之島中而去約曰竣事而回當還汝于此同載而還遂相泣而別火砲匠獨居島中結草為窩以備風雨寒暑拾蠔螺搴編組而充飢渴自分為絕島枯骨晝夜不寐側耳而聽

之每曉有聲自島中掀山振嶺而出于海又日晚有聲自海中揚波蕩磬而來
入于島深巽之候其時草山障林以伺之有一大鱗其大如鴻樑巨桴長不知幾
百尺在島中捕熊駝鹿豕而吞之入海趖倏鯩大甲茹之其行路如一溝可容
大艦大砲匠新磨大劍列植于路中皆埋柄上刃翌曉其鱗果自海而逐從領
至尾皆爲劒鋸所裂珠璣琅玕夜光火齊之屬迸瀉于地委積充磎越數日又
腥氣腐臭尋其氣而往見大鱗死于林中剖其腹而出之得照夜徑寸珠不知
其幾千百遂編草以裸之大如斛者十餘笆以囊衣裹之以俟其回船者殆半
歲其糇糧垂盡忽大艦張帆自洋而來高聲而呼曰火砲匠無恙否至則朝天
東故之艦也相與把手以慰之邀之上船同船之人已得南金大貝紋假彩錦
於中國充船以回矣大砲匠曰諸君皆得重貨於中國而我揷枯槁空山豈非
命也何面目故見妻子在島中無所爲拾洲邊圓石要以充老妻鎮床支機紡

績之具已遂乘十餘草笠上之船皆服以弊衣同舩之人竊笑之而哀憐之既
還鸞沽市終至家累巨萬子孫嫁娶皆結名門巨閥而與締交殷勤者皆當時
公侯權貴其富為東方之甲

○按參判成壽益所著三賢珠玉北窓先生鄭磏物表神人也於儒道釋及技芸
雜術皆不學而能嘗自以釋氏他心通之法未得門戶入山靜視三四日便洞
然頓悟能知山下百里外事如合契百不爽一隨乃父赴中國遇琉球國使臣
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咨訪至北京遍訪
諸國邸舘皆不遇其人一見北窓瞿然驚不覺下拜披其衿出小冊子示記某
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示北窓曰所謂真人非公而誰耶其人精通易學北
窓大悅之共處三日三夜論易能通其國之語不待舌人蓋不學而能焉常居
一室治鍊丹火候之法有客至寒之士也方盛冬不耐其苦北窓取坐傍冷鐵

片裌之掖下以熨之頃之出與其客如烘炉之爕流汗洽背

○尹月汀根壽鮮華語嘗朝天遇望氣者問曰望氣亦學而能乎曰學而能曰如何曰築土室塞東西北及上而開其南重築之如前而開其北塞南又重築之如前而開東塞北重築之而開其西又重築之而開其上每塞其四面而開其一其中沉沉不卞晝夜不眠如是過五十日五重之室視物如白晝衣縷皆數然後出而視之五色天地之氣了了目前能視數百里外因之而占其吉凶百不一失學官李再榮赴燕京至東岳廟中多道士有一道士吹簫土室中欲入則無門問之為道士在土室中塞四壁只從小竇通食一小牖取明三年而出則位高品受厚祿

○曺南溟植高蹈一世嘉遯於嶺南視軒冕猶泥塗其來京師也嘗遊於晋陽眷坮之北武溪洞之溪過礪城尉宋寅明官雖駙馬頗以儒雅自處慕先生之風思

欲設一盃於溪山張幕於彰義門外松林間候先生之過張拱立路側令下吏邀於馬前先生知其爲貴介不肯下馬扶辭而去曰長者不可屈彌城擡首望其行裝飄然若千仞之鳳凰也

○尹元衡爲兵曹判書有一武夫求北道邊將遂許權管武人之任得貂皮數百納箭筒而送之元衡深怒之曰我不學射焉用箭使投之樓上未幾武人罷官而敀請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居任謹呈一箭筒未審閤下垂覽否元衡曰吾不學射焉用箭爲使投之樓上耳武人曰未嘗省筒中物耶元衡起之命侍婢取來鎖鑰續拔貂皮湧出觸于樑散于座前蓋柔毛軟皮納之筒中強以盖推而納之故一開其盖自躍而出也元衡大驚且喜即拜爲饒邑守令元衡敗後有人僑居其宅其壁上反糊一紙諦看之白粒三百石大舡一隻并納之云其受人貨于人多如此類元衡判吏曹時有一人納蔘累百斤求補參奉

者元衡臨政痠聽郎官秉筆而俟之元衡久不呼名郎官卒然問曰以何人首擬乎元衡驚悟和聽而若曰高致高致者蘭之別名也及受下點吏曹卒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士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敢下其真偽

論介者晉州官妓也當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之師入據晉州以抗倭及城陷軍敗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矗石樓下峭巖之顛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群倭見之而悅皆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誘而引之論介遂抱持其腰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失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称而視死如歸不汚於賊渠亦聖化中一物不肯背國從賊無他忠已矣

成俔微時出遊於郊園於道中下馬歇鞍臨溪蔭樹而坐忽有一客乘驢隨之亦憩于溪上俔見客容貌奇偉敬禮之俄而客進朝餉從童開樏進兩器一

赤血浮鮮料謚之一烹小兒爛熟僕甚驚客勸僕喫其半僕甚惡之辭曰僕食不曾慣客食罷僕異之托以復旋客問其僮曰客何許人僮不之知曰從長者遊豈不知某氏曰相遇於道仍從之遊若之何知之曰自何時從遊曰自天寶十四年至今不知幾何歲月曰向所食兩器何物也曰其一紫芝也其一人參也僕大驚且悔復見客禮之請嘗前所進兩物客呼僮問其餘對曰小子因飢食之既而騎驢而去僕隨之路謂僮曰此去午廚忠州達溪過夕踰鳥嶺遂揮鞭不疾驅而僕躍駿乘追之不及杳然失其所向僕歸家倘若有失仍識其所遇者呂眞人也蓋天寶十四年即呂眞人乘化之秋也

◎譯官表憲朝天過斗峰宿高三齋高三終夜念阿彌陀佛憲茶瓶於座喉渴則飲其茶念誦不撤謂憲曰東國人多識梵書子必聞知之誦阿彌陀佛有利於前生後生乎憲曰不然東國有一巨師釋氏捨絶百業惟以念佛爲事常居一室每喚阿彌陀佛日以繼夜如是者積數歲忽有神人自稱阿彌陀佛款門而謂巨師曰汝念我甚勤我當補

汝矣明日方伯過汝邑伏橋下連呼吉生十餘聲彼必錫之福明日如其言終日伏橋下果有觀察使過其橋巨師伏橋下大呼吉生十餘聲觀察大怒之命邏卒拿致之曰我兒名吉生汝何慢我呼我兒名十餘声用大杖擊臀八十匍匐而歸私怪其故其夜又夢神人曰汝喚觀察使兒名十餘聲猶受八十杖我豈爾觀察使之比乎朝喚我名十萬聲日夜不休積年者乎以今以後更毋喚我名自此大怖自然巨師更不呼阿彌陀佛高三大驚曰吾不承子教幾受重杖於今生矣自此覆其茶瓶終夜安寢更不念阿彌陀佛

○懶翁者麗末神僧也爲檜巖寺住持將赴任未至寺十里有一破衲蒻笠者伏謁道左翁問爾是何人對曰貧道乃寺中乞粮僧也聞大師臨獘刹敢要諸路翁使之前焉僧涉水不褰裳如在平地已黙知其非常人也入寺門不知所如翁入寺不爲禮佛直舍廊閣寺僧怪之俄而先命寺僧辮麻索大合圍者數

千丈諸僧尤異之曰大師初從不爲禮佛先徵物出力何也然不敢拒具而進
翁上大佛殿擇健僧百指使將大索纏勞幾坐丈六佛軀而仆地寺中老僧齊
會合掌而請曰自前日此佛靈驗異常禱雨而雨祈病而愈祈子而子凡有所
祈輒應大師初政大衆傾耳拭目而先仆世尊之像大可怪也翁瞋目叱之曰
爾輩聽我指使耳諸僧不敢拒齊力引之木像金身非重物而百挈一不動老
僧叩頭而言曰果如人言靈佛不可侮大悲至矣翁自上榻一手摘之即仆之
地再而出之沙門之前積薪而燒之羶臭滿山於是改造他像而立又有妖幻
如前焚之三造而新之更無災仍安之曰凡安佛像香火供饗之或有山魑木
魅憑焉假作如來靈幻者比比有之所謂某寺有某佛有感輒應者皆此類也
愚僧尊而奉之或至闔寺貽患僧徒撕搴而斃可不惧哉
○李也盖之蕃翁也亦奇士也 布衣草鞋蒻笠負褚而行或遨遊士大夫間傍

若無人諸家雜術無不通乘一葉扁舟四隅繫大瓢三入濟州無風波之患乎
自爲商賈以教民赤手贏生業數年因積穀鉅萬盡散之貧民拂袂而去入海
種瓠結子數萬剖以爲瓢鬻穀幾至千石運之京江之麻浦分江村之人積土
汚塗中高百尺築土室名土亭夜宿室下晝陞室上居之未幾棄之歸又惡其
負蝸而行爲鐵冠晩而炊之飯訖冠之周流八道不假乘而行自謂賤者之事
無不躬親以不被人敺打請嘗試之乃突入民家坐於夫婦之側主人大怒欲
敺之爲甚怒以逐之又欲受笞臂之刑故犯官人前路官人怒而欲笞之孰視
之異其像而止之

○博奕者小技也善賭者一擲千金全州有金哲孫者有美妾容態絶世倭有
善奕者悅其妾知哲孫好賭奕以寶鞍畫日星珠爲鈿以示哲孫哲孫請賭之
一戰而勝之得鞍倭加重貨請退如見贏請生美妾哲孫心易之遂與牢約三

戰三輸終以妾歸倭舟其妾上船而歸其妾在倭中怨之爲之歌寄哲孫其歌

曰金州地金哲孫與人賭奕莫爲先手金姬載倭船晝日晝星一鈿萎酒督妾

顏着

○吾里中有西川令宗室人也善奕爲東方第一手聽世死敵至今奕者傳妙

法謂西川令手法有上番老卒自下道來牽駿馬上謁曰聞公子善奕試與戰

不勝任此馬三戰而輸竟進其馬而去曰請公子善喂此馬他日賤更期滿當

與再戰騎此馬而歸西川令笑曰諾自以得駿馬喂養倍他甚肥腯他日老卒

期滿果再來請奕西川令三戰三不勝遂取馬歸曰小人愛此馬自知上番京

師客中難於喂養姑托公子家耳今蒙公子善養變玄黃爲肥澤不勝感激西

川一慨一奇後因人寄辞於其鄉鄉人亦不知其妙於奕豈有絕技而莊名隱迹歟

○昔者高麗恭讓王死於三陟自此三陟有鬼祟白頭翁現則邑倅必死尹忭

爲府使于寢疾觀察使宋祺壽入是府在竹西樓燕謹堂値忌辰請齋却文簿
獨坐有一白頭翁開窓闖視之曰以爲府使也乃監司也遂閉門而去祺壽曰
爾爲誰寂然不應遂呼陪從則陪從及侍妓在廳外答之祺壽曰爾等在何所
外人乃敢唐突對曰未曾有外人小人輩皆不離廳外曰向者老翁何許人曰
未曾見老翁祺壽始覺其非人頗驚惧招察訪謂之曰今日當向江陵促其行
李雖已日暮而發遂發夜半宿于羽溪驛明日登道道遇三陟汗馬而來曰府
使病革願得清心丸行未到江陵三陟文書來府使逝矣自此爲府使是邑者
相繼而亡其亡也必有白頭翁現

○權擎少時聞友人闔家染時氣將不救往觀之衆止之曰不顧一身汚人於
烈火之中奈禍延一家何擎曰死生有命見故人阽死想視而不濟乎賣藥往
救之入其家僮僕死相枕矣友人把擎手而泣曰與共宿覺而視之友人已殭

抽身避之他所矣擘欲歸夜尚早歷衆戶出外廳坐而假寐時細雨初收月色
熹微忽有兩鬼倒被簑衣超墻而入直趨於內曰其人逃矣出外廳覓之見擘
在一鬼曰其人在此一鬼曰權政丞也不可干趨墻而走擘褰衣追之行到一
曲巷鬼曰其人在此遂超門而入俄而有哭聲矣

○漢江之南青溪之北有果川官舍之背有大路出山上名狐峴昔有行客過
往尋之有數間草屋屋中有敲撲聲即白首老叟坐牛皮方剉木造牛頭客立
視之問造此爲用曰有所用既而牛頭成以與客曰試戴之又取牛皮與之曰
試衣之客以爲戲遂免冠戴牛頭赤身衣牛皮叟曰脫之客欲脫而不得仍成
一大牛繫之皂下明日騎而入市方農衆爭重價賕之客大呼市中曰我人也
非牛也備陳其事買者不之解或曰是牛家中留犢耶腔中有黃耶何其多聲
也叟以高價刁蹬得五十端布買謂者曰愼此牛勿近蘿蔔田食之輒死買者

騎而往負重遠行駕耟壟上瘦極而喘鞭箠隨至不勝其苦怒而欲詐主人又
不鮮矣自悼物中最靈失本形而化爲畜物求死而不得其家櫪近於門有家
僮洗蘿葍蒿藏而入門客思變言食蘿葍必死之言以口觸其瓢蘿葍落地疾
取數根以嚼之牛頭自落牛皮自褫宛然成赤体人矣主人驚怪問之客悉道
本末復還柧峴尋之無草屋只於巖底餘布數疋在柧峴之名自此始

◎咸傅霖字潤物號蘭溪太宗置酒廣延樓酒酣聯句傅霖進曰儀表四方歸
一德上應聲曰間関萬里爲三韓仍命二王子行酒日暮罷剛直有守敏於吏
治國朝歷八道監司惟傅霖一人耳

◌燕山初有疾寓晋山君姜希孟夫人安氏家調寒暖節飢飽不旬日病愈及
即位官其所遊園松繞以金帶令過其門者下馬在東宮日請遊街上夕還問
有何奇觀對曰有犢隨母行母有声犢輙應此最歡羨上聞而悲之蓋尹氏之

死嘔血而濺汚白綿衫燕山日夕抱衫而哭轉成心恙其失性由於此而發作
之初頗英明云
○姜景叙字子文號草堂嘗有一驅卒遺兒子鷄卵數顆夫人却之曰豈可以
兒故累良人清德乎此非獨夫人之賢先生氷蘗操刑于一家如此讀翰林傳
至明皇瘦貌肥天下之言掩卷下淚嘗曰士生斯世行已以正立朝以直而已
○李宗準字仲鈞號慵齋能文章善書畫嘗以書狀赴京見驛館畫屛不佳以
筆塗抹殆盡驛官招通事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不滿意而然也回程至
其處張新屛二坐宗準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觀者歎賞
○鄭汝昌字伯勗號一蠹父虞候六乙通判義州時汝昌纔八歲詔使張寧見
而歎異作說名之蓋以能昌其家也嘗遊頭流山是日清和皓月流光蒼顔金
露伯勗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查滓或問峯高流天宜先陽而反後何也曰大

地去天八萬里而吾行数日到上峯〻高不満数百里則其去天不知其幾不
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出山詩風蒲泛〻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盡
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胸中洒落無一點塵態盖可想見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其先瑞興人後徙玄風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
笞人物既長發憤學文從師於佔畢齋授以小學眷〻服膺人或問時事則曰
小學童子何知大義作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之句宗直批曰此言乃作聖根
基魯齋後豈無其人乎晩年猶戴草笠蓮子纓靜室對案深夜不寐惟聞蓮纓
抵案輕〻有聲因知其尚覌書也
○趙之瑞字伯符晋州人嘗有詩曰愁坐清宵数漏籤朝来捲簾對山尖鶯含
晩色啼深樹燕掠輕陰入短簷穩卧自知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爲廉平生壯志
消磨盡羞把菱花照老髯以輔德忤燕山被殺逮時度不能免乳酒屬其妻鄭

氏郎圃隱曾孫也訣曰此行必不反奈祖先神主何鄭泣曰尚以死自保況死
家籍鄭沒爲婢其父曰家已敗矣盍還本宗鄭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
以死豈宜中負且亡人之妾別有第可往依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祭如聞
中使到境即抱主伏舍後竹林或至多日流離草露備嘗艱險手拾木實烹爨
尼甌朝夕奉奠以終三年反正後贈官旌鄭氏閭

○趙先祖字孝直號靜菴少從先君魚川任所就金宏弼學時年十七八母儲
脯脩遠致親傍有遺雉者作脯乾之爲猫偷去叱婢逐猫辭氣粗厲靜菴曰先
生若有不豫然語之故靜菴曰先生爲親之誠則至矣然猫固無知婢亦偶然
恐先生用氣太甚寒暄曰善哉爾之言也吾知過矣汝以年幼故來學於我々
當學於汝矣

○金絿字大柔號自菴生甫六七歲作石榴詩曰如何貫胡愚滿腹藏明珠十

六魁漢城試二十俱魁生進金慕齋少赴生進會試俱居魁而主司以一人不可為兩壯元進士居二平生恨之及為主試緣兩日俱居魁諸人難之慕齋奮然曰羲之筆退之文何不可之有遂為兩壯元蓋文章奇示筆法強健世謂仁壽體以緣居仁壽坊故也直玉堂月夜明燭讀書中廟步至戶外別監持盞以從上曰月明如此聞讀書聲至此何用君臣禮以朋友相待命歇之自製二曲上稱賞賜貂裘遺老母以副學校流聞寧四十七卒

○金安國号慕齋七歲讀小學閔子騫章曰我當以此為法十五六便知學之向方進士魁生員第二日本使𤨏中以讀易為題呼韻鹽尖鐮安國颿應聲曰大義元不和梅鹽至妙難形筆舌尖靜裡默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如鐮

○義州府尹朴燁小時遭亂離轉客東西到一處見主家婦美姿心悅之日戌之儀兩主家丈夫年少美容燁知計不諧夜將晨入廐中解牛索開廐門將錐

刺牛臂牛驚出厩門而逸剌〻有聲主人曰是何聲也煒曰牛排厩門而逋主人
攬衣而逐之牛既驚於雖見主人逐其逋益遠煒乃售其計得與主婦繾綣焉
天既明主人冒霧露衣盡濕牽牛而至矣
○金馹孫少時盛有才名為武宰相之婿馹孫陽若不能文在書房所讀唯十九
史畧上山寺練業為書候厥舅短札寂寞無他語只稱文王沒武王出周公〻
召公〻太公〻其舅覽之不樂藏之袖時文生在座亟聞馹孫名欲覽其書舅
羞而匿之強之後出示之文生覽之良久竦然驚是天下奇才也文王名昌武
王名發方音履底為昌足謂發言履弊足出也周公名旦召公名奭太公名望
言朝〻夕〻望之也大舅大喜買履送之
○文官李玄晤為晉州牧使時漁人進白魚全體如氷雪玄晤之妻煮食之是
月有身生男頭髮俱白肥膚如玉瞳微黃且白及年十餘歲就師學問頴總明

善屬文與群兒屢遊余門庭正晝視物不甚明不敢仰視目常俛首視地而行
同隊者夜入其家見坐暗室能書從政晶細字不錯秋毫識者憂之知其有兵
像年十三而死明年倭兵大撓東國

○湖南有一豪士其氏子者志度軒豁生計亦不貲有水田在湖南者落種一
歲累百石獲殆數萬石豪富爲南中之甲自歎百石播種之地散在湖中者山
河丘陵多間不得彌滿門戶之壯吾生事零銷可愧盡賣之備百萬布端闌海
西黃鳳多蘆田極目數百里可以高堤廣堰作稻池其利數千之於是棄湖南
田業入西海臨朱樓騈千頭肥犍以墾之輦石奉土築高塘周回數百里方盛
夏青雲滿野綠芒搖空一望不見涯涘及霖霪連月秋水懷山襄陵而至踾空
一決於大堤赤浪轢出其上一野粳稻盡入亂雲之層浩蕩與大海通波主人
角巾羽扇徙倚朱欄睢盱而大笑之曰吾今敗家則敗家矣觀漲則天下無雙

吁夫人好大求益不知止足終湖中鉅萬之貲盡輸與一斥鹵之場諺曰見奔
鹿失獲兎謂之此也

◐京城武士別業在密陽往來尙星間尋所善儒士常多留宿四五年不還京
家事不得經萬曆十年復下密城秋行路尋其友於尙星間其友已亡三年矣
日暮不得已他仍卸裝暫歇其友妻自內聞之哭聲益悲命蒼頭掃客舍處之
武士念旧疚心夜久不寐客舍近墻垣峻整陛有密竹成林晴月色微明竹間
勃窣有聲疑其虎豹貍狌潛身熟視之有僧露頂闖亂竹裏四顧俄而挺身入
直向閨闥武士輕步而進見閨牕疎燈遂唾指端鑽紙而窺之則有年少婦女
淡粧濃艷方熾炭青銅爐燒牛炙煖以饗僧僧與謔於燈下恣其淫戲武士不
勝其憤遂拔刃滿彎從牕穴射之僧乃一聲而斃武士藏刃就寢陽作鼾睡聲
良久聞自內婦人高聲疾呼舉家奴婢叫四隣而喧鬧武士驚起而問之則曰

主家士族也寡婦獨處夜聞有狂僧入室寡婦拔劍殺其僧剮其百脉仍自斷
指毁形欲自殺舉家力救之而止武士藏笑而義歎傲裝而去越明年武士還
京家過其廬已竪節婦旌門矣

○李相國恒福年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志嘗著新襦隣兒有
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卽解而與之又嘗脫所著履以與人跣而歸母崔氏欲試
其意佯怒呵之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嘆曰此異事也

○東閣雜記曰魚直提學變甲與申檣甚友善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心苟得名遂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辭輦下常恨歸養之晩每嘆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寒濕症即呈辭願就家鄉治温泉治病 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既欲治病安能止之待病差啓之公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後申檣歷官參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宿約歸養乃翁能決意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贊成踶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只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公既辭歸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娛悅親心爲事朝議惜行義授金海不起又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

○牛溪先生嘗與客坐外堂開窓相對有村氓騎馬過百步之内者先生即手

閨戶以避之故鄉居五十年上下安之無有毫髮怨尤者

○元忠壯公豪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產銀之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遂杖其納買之奴奪其環而去之其清白如此

○男女之間大欲存焉聖人制禮內外有別所以防閑之者周矣自十歲坐不同席行不同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雖親如兄弟甥侄猶相待有截或不踰閾或掩其左闔或闔門而與之語古之制也我國重閨範士族家門楣之內外人難所覩近者有高門盛族婦女新嫁姿容絶美有賈人賣綾段倖外門與群婢高下其價婦女在中門竊覘賈人故爲遲留不決偸眼潛睇真絶代色也自此賈人廢寢食出百計欲犯那邊婦人有乳媪畜小女薄有容色賈人齎綾段數端納于媪求其女媪許賈人厚遺媪仍進綵錦五六疋俾獻其小君曰諸稱婢夫如僕請滿門庭灑掃之役如家僮焉主家愧謝再三辭不雖進獻後復謁

媚及女尤歎傾市貨不惜媚甚怪之詰其由曰不肖女不足称丈夫之意云若
是歎甚何也賈人避之塞以他語良久避左右附耳謂媚曰曩者買歸于門外
所見中門内有女覗之真絶代佳姝未知何許人自此焦神殄心不須臾捨于
懐不遂此心終不免肆上之枯是以有此禮也媚憮然掩其口曰無妄言是我
家小君也賈人陽驚曰吾過也吾過也顧媚杜口勿洩他日所進綾段滋多覗
遺益厚媚欲却之惜其貨賈人密圖益圖遂願之不閲月婦人之婿出山寺讀
書婦人與媚共宿諸侍婢宿于外媚陽醉頭戴大圓帽脱衣裳入婦人衾枕推
持婦人曰可愛吾女兒宜乎書生之愛之也戯作男女之状排其心如此者良
久婦人曰可笑老媚何狂誕若是豈非病風然乎有三推之媚戯久而要女愈
甚俄以脱身而出曰少須復來媚已密使賈人候外赤身戴大圓帽假媚状而
入直開衾抱持猶前婦人不之覺以為媚也任其戯也遂遂意忻之自是之後

晨往夜入內外交應家人或知之密告婦之翁〻官人也聞之大驚滑侯之賈
人夜起從園墻自北而入翌日戒家奴四五人曰今夜有牛馬之賊踰墻而入爾
等大坑于園墻之下持巨棒潛伺焉擊其賊投諸大坑而埋之待五鼓瘞于遠
山語洩者屬代其死夜深果有賊越園北墻陷大坑中格殺而埋之待五鼓瘞
之遠山并殺婦及小女于野外莫有知者書生夫婦如古而終不悟也男女之
慾甚可畏也

以南袞爲方伯有所眄妓一日月色如晝客舍陪從皆宿獨與妓盤桓庭除問妓
曰汝家安在妓指之曰彼紅門之外一柴扉臨路者即兒家也兒家有酒夜也
無知請與使道步月諧往酌觴而來不亦樂乎袞許之潛與携手而往館候者
莫之知也妓使其世密通者俾進盃盤有若自家焉也相與團欒不覺醉眠妓
使家人垂重席于牕使曉光不徹袞鼾睡如雷鳴日已高語達悉候于柴扉外

袞驚起欲出日光已在戶外袞進退維谷遂大慚謝病而歸既歸閑念不忘三
倅裝束送之京遂納而爲妾

○蔡世英以內翰爲曝曬別監曝史冊于全州言士大夫奉使州府使妓女侍
寢于客舍頗淫褻先移文列邑毋令妓女服事賓館沿路寂悄所至州府女色
莫敢近至全州逢月霪而不得開史庫因留連不勝无聊府尹謂判官曰年少
史官久滯賓館令嚴不敢銜女色待貴客豈宜如是索然幸判官好處之判官
唯而退與首妓謀選府妓年少美色者使之淡粧白衣蒙容色一倍舉杵舂于
客舍密邇處又與陪童約翰林如問爾必對曰非官妓宰相家婢故于親家遭
喪留三月將近三日之期爲此淹留於是蔡見素服之女敲臼於廊側姿態絕
殊心惘々失措密問陪童曰彼敲臼之一女州妓乎對曰否京中僉判書家婢因
親喪留連邑中曰何時遭喪曰已近百日賤人百日免喪得以此月歸蔡於其

夜達曙不寐翌又問陪童曰若非官妓甯可不告官府密誘而致之乎童曰方
有主者恐難用力曰然試言之力浼外人陪童奔告官府誘而致之客舍自此
夜來朝往自以爲邑人莫之知一日府官爲内翰張宴紅粉成行羅綺眩目昔
日白衣之妓金帔雲髻亦間琴瑟之列蔡見之大駭乃知見賣自此略不顧忌
任其日夜共處情愛交融雖交頸比翼不能喩也及其已事而還與之相別手
鄭亭欲制其淚而自迸於進眥雖避人而抆之亦莫能禁也遂仰屋恐滯問陪
童曰此屋何年所營曰其時府官爲誰某也蔡於是始低首而嘆曰吁人生可
憐今也已成鬼錄汪然濟濿衫袖盡濕邑人傳笑之
○俗談有兀孔金八字兀孔金者杖鼓龍頭鉤鐶也八字陰陽四柱也昔有金
州商賈滿船載生薑泊于平壤之浿江生薑南中貴物非關西所産其價甚高
一船翔貴之貨可居奇端布千石穀箕都名妓桑順者甚衆有一妓艶絶爲教

年之間盡呑全舡既盡踈而外之商人欲歸爲其空手而還無面於鄕黨親戚
仍留連爲妓家雇役厮養樵蘇不憚胼胝以沾其家破衣餘飯其妓與他男子
共寢煖室而商人曲肱廚間燃薪煖埃爲役不勝苦一日告辭而歸其妓憐之
欲資行需惜斗米尺布見家中積歲塵埋無用之物無如破傷杖鼓瓦孔金十
六枚以與商人曰可於行路易斗升爲粮商人喜而受之泣謝而歸至路上磨
之沙土漆色可鑑心異之衒於黃岡市上曰燈其價至百萬識者疑諦視之視
之曰真烏金也烏金價萬千於真金厚資其行至全城以百萬酬之商人非徒復
其旧業李至貨時百萬爲東方甲富号爲金長者俗所謂瓦孔金八字者是也

○北窓鄭磏解音律以繩繫酒壺口兩銅箸挿其一手壺中持其一擊壺作雅
曲無不中五音六律其父順朋爲江原監司遊金剛山至摩訶衍菴磏從之順
朋謂磏曰人言汝善嘯我未曾聞到此境可作一曲磏對曰今日邑人多候于

此請明日上毗盧峰吹之翌日礪冒雨早往僧止之曰今日雨不可登毗盧峰日向晩當晴遂杖藜而往日晩果晴順朋隨之聞山谷之間簫聲甚高岩谷皆震僧驚曰山深境絶有何簫聲清壯必神仙也順朋黙識之至則果礪之嘯也非簫也雖孫登阮籍蘇門之嘯不能過也礪處山寺重房以圍之麻冠櫛不窺戶終日靜黙危坐時有居僧來問之礪曰今日家奴持酒壺來矣俄而驚曰惜哉今日不得飲也既而奴自家而至曰今日負酒壺而來至岩外跌在岩石瓶破矣

○鄭士龍入中原遊山寺遇一詩僧書韻四律兩首示之是鄭自負者而僧略不許可鄭謂不解詩遂書金時習四韻律兩首示之僧讀一過便起入內取香爐及盥洗器來整冠衣盥手燒香跪而加之床上而讀曰此物外高蹈者之作非子所能士龍吐實而謝之其僧之明鑑若神必非尋常流俗人也

○昔於于柳寅夢出寓連山時家中童僕患瘧戲作四韻律一首傳其背麾卽

僉其詩曰土伯盤囷九約身峩峩嗄角拄蒼昊龍脂飛沸千惡餿虎戟交攙萬甲神吟咏吸來塵㶚灘張拳打破粉崑崙可憐水帝屏兒鬼星驚風馳地外淪蓋瘧鬼水神而土克水故用楚辭土伯之語也其後家中有病瘧者以其破紙傳相傳背無不立效自此隣里有是病者謄書已癒一邑皆然至是達石城扶餘公州鎮岑錦山之間互相傳書雖積年老瘧無不一紙見效幾傳數十年云

○公州官庭有一樹香烈葉廣花色鮮紫枝幹俱美官吏愛護封植而自古不知其何名萬曆戊午天朝漂流人過是州或問其名皆曰木蘭樹也問培植之方則曰折而樹之無不生自此公州之樹始知為木蘭也吁木蘭中國之佳樹也不知其始自生也自他移種耶抑前朝舟過中國時自江南而移來耶立於庭中經幾何歲月而我國之人熟視而不之省也彼希世之佳木立於戶庭而人不識者何限東人之眼內耶蠓耶唯中國人能知之耶

○朴継金市井商賈之子也監司洪春年有妾女宜婚或以継金言其侄承旨洪天民曰士大夫豈與市井人婚春年曰賤女也何傷卒以妾女妻之家業饒甚欲日本重貨長其利徃見東平館客倭ゝ以夜光珠一枚衒之其大如鷄卵戢之夜炯然如燈火之照遂貿于市而貨之其価費數百千金思所以百陪其直莫如赴燕京換綵段行厚賂求充赴京負到遼東懐遠館開櫝而覗之精光小褻至玉河館乘夜察之闇然無輝頑爲一團石亦之燕市人曰此夜光珠也市人皆大笑唾其面曰是燔作假珠日久而光晦不如燕石之類玉畢竟空手而歸自此負債於市過千金賣第宅而不盈償賣田園而不盡償責京外蔵獲而不盡償計窮勢迫陰與吏部吏謀圖出已故宗室告身與之吏部謀圖出錄牌文書與太倉吏謀圖準文書受三品宗室祿于太倉連歲四科如立朝常仕人如是者幾十年盡償其債後事覺死于獄

○長者高蜚忠州人性慳嗇重貨能居貯貿販致家財鉅萬倉庾積積封識必親
雖糠覈之微重之如千金嘗有事遠遊計其還期出妻妾粮算斗升與之盡封
其廩庾而去封既完將就道察一器貯粝數斗亂置庾外行且忙未暇藏以面印
其粝而表之曰爾或食是粝使此面痕漫罷合死及其還也途中遇雨阻川後
期者數日妻妾食盡不忍其飢相與謀曰等死也寧食而死遂食其半妻以面
印其粝高蜚歸未暇察諸庾封鎖先審其粝覺左右諦視之曰吾鬚若是無乎
吾臭何其太小乎若屬必齧食之也遂挺白棒打其妻妾高蜚既老其里中人
請學致富之術於蜚蜚曰某日於城上松木間候之我有以教之里人備酒肴
供帳以待之蜚至里人羅拜而問之蜚覓城上松枝遠揭於城外城之下視無
地蜚使里人登其樹攀其枝棄其身放一手把一手辟左右密語曰守爾貨如
是手把是枝足矣更無一言而去

○金繼輝聰明罕古今讀書十行俱下一過皆領畧文字義意嘗爲全羅方伯牒訴數千張使善讀之吏數十人蟬聯蜂聒一時讀過皆覆其牘讀訖皆不問本旨只令反以題之辭意愓當不一錯如有疊呈者則聞其名輒發其奸百姓大異之咸以爲神赴中原通州路遇一人賣十九全史其卷六百一覽無不曉然如燭照亂抽秩試之問無不應如睽睽目前又引市人取市中異書宣言欲買衆皆連車輸至館中繼輝一夜覽之盡翌日給曰価之不得買還之市市中諸書旬日讀之殆盡對人論說瑣瑣羅穿

○嘉靖中羅州牧使逸其姓名官滿而歸所輸貲貨甚繁彌亘數十里於是乎奸宄生心沿路館於院店不使行旅同舍賊徒相與謀假稱沙羌進貢獨之共入一館者僅百籠該吏教戒毋使人馬近前曰殺進貢一沙羌當直若干羅州僕從莫敢近日將暮一婢使旋其籠側忽忍放尿一聲俄兩人笑聲噓噓自籠中

出婢奔告主翁主翁密呂州吏謀曰一篭中有兩人笑聲想百篭藏二百人必
伺其睡熟乘其便令欲盡禽計將安出老吏進前附耳語曰小人陽爲使酒與
所謂駿吏相詰大人微怒縛吾與吏輩甚緊則彼以微罪被縛必順受不敢拒
因聚衆積篭更加結束而射之可立禽遂用其策其魁與卒果就縛不辭又縛
盛兕之篭曰吾當盡破涉兕伏罪于京師積其篭而射之百篭髙躍于庭流血
道地二百人皆就禽縛其魁告于邑棄諸市方伯聞于朝加牧使一階賞其婢五百布

○閔齊仁年少英邁嘗作白馬江賦心自負求正於先進課以次中心怏然不
樂方春花柳滿城散步南郭登崇禮門上朗吟其賦聲振樓楔時長安名妓星
山月丫鬟妙色將出郭門赴舍人江上之遊聞其聲登城樓見一少年儒生危
幘諷誦聽說謂齊仁曰何物書生諷詠歌詞清朗齊仁曰是吾自述心常好之
而見辱於先輩所以諷於口耳星山月曰書生可與言願與我同歸蝸舍齊仁

曰舍人司号令甚嚴奈違令被撻何曰責自歸我措大何憂焉遂與偕歸留之三日曰向日所誦賦願寫一本寄我々當誇之縉紳間於是得其賦陳諸舍人之筵滿座縉紳齊聲嗟賞扇首俱碎問角從何得絶唱東星山月吐其實曰是妾心上人之作也自此白馬江賦大播東國始篇末無歌呂一文士續之適有中原學士見之歎服曰惜乎此歌非賦者手也無此益佳今其賦人家有之不錄

○鄭翰林百昌弱冠讀書山寺厭諸僧頗聒嘗就佛榻後夜讀榻外有空穴無隱藏佛家儀物夜深有一巨物勃霏出伏書案前嗅氣逆鼻百昌熟視之其物出目縮鼻口角及耳々垂髮鬐肩有兩翼難披體色青紅每具不省為何物也百昌知是怪鬼安靜不懼讀不輟仍開箕數巡猶自若其物久不前却百昌遂呼隣房僧夜闌皆睡三四聲方應其物還入榻穴百昌起入僧房求酒傾一大甖以瑩其神

○蘇世讓三昆季爲親卜葬地隣有相地師其術甚神爲卜一穴曰此明堂也蘇將啓土其夜世讓之妻隱入師室屬壁而聽師妻曰今日爲蘇卜吉地乎師答曰其地有明堂若直指其穴相地當死吾以是稍南數尺地下之矣何也曰其穴有三靈虫三昆季皆爲高品李歸告其兄移穴稍北數尺地用之師曰移卜大凶決不可從不聽曰昨夜已聆師密語矣遂乞命曰此定有三大蜂力令飛出失一則一不貴失二則二不貴吾且必死雖開穴待吾歸家而開之遂躍馬而還於是破土開穴中有石石下果有三大蜂皆如拳旋即捲之未及捲一蜂飛出師歸未及門斃穿師腦後仆地而死其後兩蘇皆非高位一蘇終不貴傳曰謀及婦人宜其反也相地師之謂乎

○朴燁爲咸鏡南道兵使李卿雲以試官往燁張高會以穰之曰明日欲大獵于北山使道亦皆臨觀李卿雲大喜曰願公許我觀之燁密戒部下導以虎度

蒙兩歲兒馬作虎状藏林藪使御雲陪吏騎母馬跟御雲行及打圍驅獸日早
晨放虎皮之駒於林中駒望見其母駿奔直向御雲之後列卒呼号聲振山谷
御雲顧見虎逐後而來躍馬疾走陪吏亦躍馬從之母馬所從駒亦向風而趨
御雲冒險着鞭墮馬而傷蹕以為驚墜馬者狗矢為上藥山野遠人家未易得
速殺獵狗開場出其矢和水進之御雲瞑目盡一罌蹕之欺御雲真可謂可欺
以方但辱以不潔物亦已甚矣識官亦使命也
◎靈光有大池彌亘大野周不知幾里深不知幾丈每、夏秋交潦水大至與
海通波海魚游泳其中及水落仍成池中畜物郡人採舟施網多得海族而來
太守金長天武人也思歆大漢于其池以為奇壯之觀凡打魚以味苦木實投
于上流則魚盡隱水而死不可以網而取之太守出令郡中使諸民呈訴者各
摘其實而進之閱累月多至百餘石於是及花柳良辰供張于池上速衆賓陳

大宴集漁人張水嬉積苦賣撻磨手上識者咸曰暴殄天物不祥願太守以網
獨以釣餌足矣不宜盡物取之太守不聽令人播苦汁隨流而來池水為之一黑色
俄以魚兒初出卵者浮小如指者浮大如掌者浮盈尺者盈丈者大盈車者大
盈船者相繼而浮視者相顧動目最後有一大魚其狀如裸身女子肥膚雪白
被髮而浮一大池蕩然無遺種自是風雲雷雨一池晦瞑連數十日不開其年
太守死於郡將柩櫬歸於南故郡中路風雨晦瞑不下行路啟家柩輕其父疑
之啓柩視之無其屍矣

○訥齋梁誠之自少喜讀書有纂詩略自中國及東方上下數千載治亂興亡人
物賢否瞭然如指掌究古今天下山川隘塞州郡沿革如庭除目擊憲府五年
自筮仕八集賢十六年掌典教二十年兼史官三十四年任弘文十六年晚節謝
事日與賓朋儒老商確詩史奚童匹馬游適通津別墅以終天年徐四佳贊書

像曰覩公之貌不揚而寢聽公之言不敏而訥然黃金横帶位長六卿白髮飄
纓年垂七耋明國家治亂之迹千載一日識山川嶮易之勢萬里一息四十年
金馬玉堂之出入五十載天官柏府之剔歷上封事數萬言取多士一十三榜
忝河帶之誓而心轉不遺鴻羅之誘而志不爽公之文如穀粟布帛公之心無一
崔崑城府一幅丹靑斯畫百世斯文山斗

○金守溫号乖崖博覽强記為文奇偉俊壯每從人借書抽取一張藏諸袖而
誦之誦已輒弃故誦一帙則一帙棄矣申叔舟有受賜古文選愛不離手守溫
悬借之踰月到其家則左右塗壁烟煤莫亦問其由則曰吾嘗臥而讀之每布
書於床席其上而寢之門前有大槐令奴斫斷曰家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是

○潘溪俞好仁序克己忠孝清儉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絶家在南中乞
故省母上親餞酒酣作歌歌之好仁感泣上密遣人跡其行好仁登驛樓題壁

上曰北望君臣闕南來世子同其人還奏上曰渠亦念我至矣上月夜出宮者數
人游慶會樓池小舟僅容五六人攜好仁從之嘗夜幽直所好仁驚起命只着
紗帽而坐從容談論見其裯衾露敝絮上曰爾歷清要儉素如此命宦者持衾
來因而覆之而去上愛好仁之詩思渥隆盛終不至大官蓋察其質不堪煩劇也
○韓明澮孕七月生四体未具有老婢臥敗絮中數月漸就成體腹上有黑痣衆
台符斗樞步從鄭撝趾學與權擥爲友一夜行澗谷中有虎擁護而行天明乃去
蹭蹬場屋歎曰功名有時何必癖於文字間乎遊靈通寺老僧密語曰君頭上
爽爽有光貴徵也明年必得志時魯山沖年嗣服明澮謂擥曰今主少國疑安
平陰懷異圖開首陽真撥亂之才乎盡微辭以觀其志擥以白世祖立爲之一
見以擥薦武士洪達孫等三十餘人每進見或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夜則繫
繩於宮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於外引之即入告請辭後拜承旨

○丘從直者草野人少入泮有名卞笙諸生至從直再拜曰此數當至一品衆皆
笑之後登科隸校書直香室一夜便服散步慶會池上從數宦庚至從直於伏
輦路下上驚問命着冠帶來命唱歌拜振匿操又問能誦經傳乎遂誦春秋終
卷上喜命賜酒明日特拜大司諫人皆怪之三司論執過五六日御便殿召三
司及從直入侍命小宦取春秋來以次誦之大憲以下無人能記一句召從直
命誦一卷又抽他帙無不應口誦上曰止謂三司爾輩不能誦得一句猶踐清
貫如從直者豈不當此任乎後果至一品

◎李蕃居安康從秀容諸遊府學上覽蕃都會居魁之作即令乘傳赴闕給紙筆
更試之賜衣食具許留國學使卒其業多士萃之中進士有子彥迪卒成大儒

◎崔淑精以能墓祭官題齋壁曰笙鶴朝天去不還城西十里即緱山烟霞時鎖
松杉路雲霧深藏虎豹關此日蘋蘩明可薦當年弓劍杳難攀傷心點字聲〻

苦淚洒春風點點斑上親章覽之甚加嘆賞

○成廟嘗散步後苑有鵲御紙墜前視之乃海將饋左承旨物目單也上袖之御經筵從容問諸承旨曰外方守令饋卿等可不顧禮義而受之乎皆曰不敢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以海味遺臣臣受之矣上晒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遺直

○張應斗湖南古阜人能文章不事舉子業築第室周以四旁雜花靜養性不肯請謝從遊於文游間嘗作蜃樓記盛司李潑慶大驚以爲絶世高文云時與申企齋光漢相善企齋見忤元凶故駱峯下有一布衣叩門求見閽者却之排門直入即應斗也時企齋新搆小齋進牘求題應斗略不經意一筆揮之立就其詩曰駱洞之下老退居駱洞之中來卜築身遊洞外心在洞洞有蒼松與岩岩以鎮靜松以節岩松與是心中物心中所有物如此吾於勢力知無感紛紛小

児豈知此松自蒼蒼若自立詩成長揖而去真有道者之言也居家一日省阡
陌中道而返曰吾道中失脚幾顚而起吾之精神一半謝矣明年某月某時吾
其死矣夫如期而逝

○韓明澮得渭川釣漁畵絶筆也求名人詩咸曰非五歲詩難稱此畵請五歲
來梅月公自松京至把筆立寫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漁鳥亦忘機如何老
作鷹揚將終使夷齊餓採薇其詩風韵清爽句句含蓄諷詠不覺悵然金時習
五歲能文故自号五歲

○沈相國喜壽解華語赴中國到一處主人家有丫頭女立于前相國問爾年
幾何對曰新造炕相國欲再問之恐為児女所笑細思之新造炕必濕流水濕
流水之音十六歲也相國答曰爾年十六歲耶女笑而頷之

○頃年有申求之者私奴也妙奕甲東方自歎有絶芸窮居食貧游有外戚李

棵權傾一代自稱吾弈世無難求止欲謁棵莫爲之通先以四十尺綿布買赤

珉珀纓子賂與棵家奴盃酒交懽數巡曰欲謁相公願隷也無階一拜願自求

通名奴曰相公多貴客金船者日夜如織但某日忌辰却客閑坐可其日來至

其日果投刺一拜棵喜甚曰爾固弈之甲手申求止乎今日閑可較一戰求止

故不勝棵喜甚曰爾之技止此乎他日又來謁求止曰小人與人對弈未嘗見

輸國稱之今於相公輸其局心怏怏夜未能寢願用重物爲孤注棵曰諾我輸

當惟爾請爾輸欲注何物求止曰小人家有傳家明珀纓請以此進縱見屈也

請償而棵每要其纓誇賓客曰孰謂申求止弈家甲手常隷將不重賞吾能取

注其纓矣常隷之技不足論異日求止再謁棵喜甚遂謝客杜門而見之曰孰

謂汝東方第一弈乃竟退此纓乎請挑戰決雌雄求止要與而勝者連三番棵

憮然曰我今負償從汝願欲何物求止於袖中出一束竹折簡四五十總進之

曰有賤女將成婚願求婚需於平安一道裸曰甚不難惟汝求裸素緞紗畫輪
一揮滿紙四五十簡與之未止其騎僕遍乎平安一道納其簡列邑列鎮之守無
不倒屣出迎延之館而舍之敬之如星使所資貨連軫騈騎捆載而還起大田
宅而卒爲富家

○興陽有民死瘞葬于山中村人往于田有聲隱々自墳中出曰活人々々村人
欲奔告其家有一人止之曰謾不可乎見死而甦者告其家反受其亂禍村人
怖而止翌日又聞有聲三日而淺寂然矣最脫其家諸子聞之發其塚而視之
棺頭坼綻布解衣衾開死尸轉覆矣諸子大感訴之悺杖其人呼村氓無識至此
哉禍福誤愚民甚矣

○有河允沆者不知何許人善吹玉簫嘗渡海遇逆風泊舟島中連旬留連風
勢益不順甚無聊日夜吹玉笛以自遣舟中有一人夜夢神人白髮頎高長謂

舟人曰明朝吾借爾便風須為我留河允沈而去不然將不許利涉舟人審與
相語渾舟之夢盡然其神之容貌言語皆如之舟人大恐相與謀多取糗粮諸
需置之岩穴并偷其玉笛而留之既而風旋而將發陽驚謂允沈曰忘糗粮諸需
玉笛於岩穴而來速往取來允沈下船衆齊力刺船而去允沈頓足号呼淩莫
知所止至今舟人之往來過是島者往々聞玉笛之聲故号其島為吹笛島
○李芝峰睟光為安邊府使其地有一民漂海而還者曰嘗與三人同小舟漁
于海遇狂風直西行七日七夜不暫一息忽至一處倚岸艤舟而眠聞有浪聲
汹湧漸逼醒眼見巨人腰下入水而腰上露於水者長可三丈但其頭面肢體
極雄無可比三漁者刺舡欲避之已被攀艫欲覆之蒼黃舉斧斫其臂巨人弃
而上山三人引舟而去回視巨人立山上兒嵬觸天如山嶽不知何許人也三
人復遇西風泊我南海康津之壖故焉嘗聞東國通鑑有一女死而浮遊其陰

七尺盖海外有巨人國豈防風氏長狄僑之遺裔乎

○李好閔韓俊謙李恒福少時共遊中學瞻望太僕寺積蒿如山殆萬餘束俊謙曰吾欲取此喂一樸馬以待其盡其壽幾何好閔曰吾欲細截此蒿納于枕中以待其盡其壽幾何恒福曰吾欲待吾足麻之時以爪寸折和唾付之鼻端以待其盡其壽幾何於是俊謙等抵掌大噱曰吾儕之壽皆過累百年然不如子常之壽歷浩劫而無終也俗人足麻則折草和唾付鼻端即愈云

○鄭湖陰士龍與魚叔權學官雖甚叔權謂士龍曰閣下雖善文章主於精解古文不如小生士龍豈其然乎請自試之遂隨手取架上書閱杜牧之阿房宮賦權叔問鼎鐺玉石金塊珠礫何謂耶士龍曰鼎與鐺玉與石金之塊珠之礫也叔權曰不然言秦視鼎如鐺玉如石金如土塊珠如砂礫權曰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

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何謂耶士龍曰皆言其多也叔權曰不然言無用之物多於有用之物也士龍
曰然餓而小兒挾寸九丈畧趨而過使之前問奏得祖逖聞鷄起舞事叔權問
曰中夜聞鷄何以曰此非惡聲而至於起舞耶士龍曰言世方亂何以沉睡至
夜半耶聞鷄可早起非惡聲也叔權曰不然古書曰夜鷄鳴則世必亂故[illegible]
曰解數之羣偶皆夜鳴[illegible]曰詩曰群鷄皆夜鳴言無亂也逖章亂人也知世將
亂故喜而舞也士龍憮然曰然々頗有慚色叔權曰湖陰而死無曰湖陰集中
碑文皆我代作云
○鄭北窓䃞九月念後詠菊曰廿九秋九皆是九々月九日無定時多少世
人都不識而階唯有黃花知其節磳之詩然人最重重陽鄭來必重陽之興長
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向者朝廷聞而遂東方詩是時有以䃞磳

此詩言大提學柳根取碏詩而舍礦詩以爲无律呼礦識音律之人嘗謂不如
根之知音乎所以自古得知音難也
○鄭礦爲海州牧使見芙蓉堂懸板諸篇盡取之付客舍帮子曰斫而爲薪以
煖淨後之水自作一絕付之楔上曰荷香月色可清宵更有何人奏玉簫十二
曲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遲々其詩膾炙當時而或深惡其驕也後壬辰之亂
倭寇入海州盡破芙蓉堂板上之題獨留鄭礦金誠一兩詩金誠一雖不能詩
爲日本信使以強直取重日本故留其詩
○有一書生騎一驢從一僕午飯于溪邊有一官人騎駿乘輜重僕從甚繁亦
午飯于溪上官人僕從傲生々行李草々有驕色生開小小槖出床巾張之進
四足朱盤其盤着有鮮魚羹炙膾有豆腐牛膿蔘湯有菉豆粥食有赤豆粥有
美酒畧干杯又用別朱盤排饌如右進官人食訖收拾而不滿僮背同行數日

醬察之小瓢穿穴流豆粘成條細靡濡蜜末赤豆爲粥切膜和椒曬豆泡加鹽
椒飯餌魚乞乾蒸置漿乾酒其酒三燒厚紙濾由曾剔以投湯取許成粮合盤
加豉薄銅帖器如是者不滿小壺諸具華潔務約勝入官人僕從大嘶蓋中國
用銀兩千里一驢百具皆在路店我國行百里行資數馱不裕書生雖鄙猶其
務細以矯俗者乎

○寧邊校生郭太虛定虜金無良之甥也喜佛事多與釋徒交太虛出外而其
妻私於僧太虛自外至僧壓太虛而踞其腹太虛力弱而不能轉僧拔劍太虛
手批之擲劍於地僧指其妻曰將此劍來妻不忍於手而以足蹴送於前於是
犬卧其側太虛慨然而言曰犬乎〻〻一角若有知當去此劍犬乃聞言輒起咬
劍棄於外復入咬僧僕僧遂斃太虛說其事於妻黨率犬而去已渡野洼參其
家疾呼邀之太虛不應而厭之妻黨揭妻頭於樹以巨椎〻其胎矣

夫占時候潮莫切於日用宜用冊子備忘之錄蓋古人以猫眼占時有詩曰
猫兒眼裏定周天子午聯針卯酉圓戌辰丑未如鷄卵寅申巳亥杏仁團又李
奎報在祖江賦潮水往來之候其詩曰三兔三龍水三蛇一馬時羊三猴亦二
月黑復如斯解之者曰凡潮水一日至三日卯時至四日至六日辰時至七日
至九日巳時至初十日獨午時至十一日至十三日未時至十四日至十五
日申時至望後如前每月周而復始潮卯時至則汐酉時至以爲對衝也四海
皆有潮汐而獨我國東海無潮先儒之說不曾道此也豈中國之東海爲我國
之西海我國之東海爲天下極深之處潮汐之所不及也而先儒聞見有不及也歟
○沃野監者宗室也與玉溪守雲川令俱居國東城興仁門外以射獵爲事一
日沃野監與諸宗室牽黃臂蒼鷹載罟出獵遠山其父從之施罟山蹊放火林
中沃野在峰上其父在壑底有大虎忽自谷中大吼直前將攫其父魂迷仆地

適虎後踏鳥網所結起騰將攫而爪牙不遠才數尺前部者再三沃野自峰上俯見其急手弓箭大号而下直入虎前忽遠中探矢服枝誤從無鏃大鐵鏑射之鏑中虎頭一聲豁然而箭墜於地虎亦轉倒澗底遂蒼黃負其父避之同獵者得死虎額陷鏑入深尺蓋弓勁箭疾而虎額甚堅沒鏑而箭自折也事聞朝廷賞沃野都正嘉其孝也

○星山月者星州妓也選入長安為第一名姝俏白秀麗擅場於貴遊華遊長安俠少欽望風而不得一見與縉紳名流泛漢水乘醉逃酒而還途中逢大雨舉袖捏裾半濕步到崇禮門已鑰矣回聯達墟西崖門有小窓照燈牕內有讀書聲於牕而覘即年少書生也星山月低聲謦咳輕手叩窓書生寂然傾聽屋山月乃微訴余城中妓也逃酒遇雨無處寄宿請借欄下尺地以經夕書生推窓見粉面佳姬衣裳容色俱絕麗大驚意謂如此絕艷豈肯自投寒生亞宿必

是妖鬼也輙穿鏈彈指大呪曰何物怪魅敢來眩人耶曰我人也非鬼也年少
郞寡風情非人一何薄耶書生愈恐悖不自定連誦二十八宿不絶於口星山
月終宵坐門臬假寐避雨比天明排牕罵書生曰衆哉而書生不聞長安名唱
星山月乎如爾窮鬼寒生邀我於青天明月我肯顧爾不幸值雨衆辭乞宿而
返不余許爾眞寡福男子也爾熟視我〻果鬼也乎書生面色落紅慚愧不敢
正視

○柳希春傳學強記性且溫和乙巳林百齡屛人密旨曰順之芳華送之則虀
粉獨不爲老親計乎希春勃然變色不交一言而退後移配鍾城夫人崔氏有
詩曰行〻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夫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
在謫覃思著述口誦手抄以夜繼日宣廟初放還

○南袞爲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稿一節尤模寫如畫可謂曲

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肝肺誰得似不知自作傳中人

○南師古家關東善風水天文卜筮相法具得不傳之訣言必中明廟末年來遊京洛與權判書克禮相厚嘗言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云又嘗謂人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坊與金潤身過東郊外指泰陵近地曰明年東封泰山朝廷自己亥年間始携異今將五十年未已倭寇發於壬辰宣廟自社稷洞入承大統泰山者泰陵之謂也文定薨於其明年葬于泰陵

○李之菡少受易於花潭其僑寓主婦有姿色促其夫行商夫怪之佯出而瞰焉土亭明燈讀易婦坐其傍戲之菡據理呵責婦愧且泣其夫夜叩花潭門曰來此讀書直聖人也且陳其由花潭明日謝之菡曰公敬德師也

○成允諧号板谷容貌雄偉風質渾厚居尚州圓通山下室二間置兩龕一藏

書籍一藏藥方開小塘植梅竹有詩曰梅花莫嫌小花小風味長尒見竹外影

時聞月下香其清適可想也為王子師傅病遞趙重峰謂當代逸民仁齋成熹

子聃齡不喜仕進以魚釣自娛有詩曰把竿終日趂江邉無柳蒼波困一睡夢

與白鷗飛萬里覺来自在夕陽天

○義兵將趙憲既復清州决意勤王行至溫陽聞錦山賊復熾還赴之麾下多

被監營囚繫從者七十遂與僧將靈圭連兵以進全羅巡察權慄約日齊兵移

書改期而憲已抵錦山城外賊諷知無後繼乘未備而逆擊之憲下令曰今日

只有死當無愧一義字士皆應諾戰良久賊三進三北憲軍矢盡日且暮吏士

無人色憲鳴鼓督戰益急賊闌入帳下左右請跳出憲曰丈夫死耳不可苟活

援抱鼓之士爭趍死者至張空拳相搏無一人難次者皆與同死賊众死者過

半哭聲震野積屍焚之火三日不滅翌日憲弟範潛入戰所収屍憲死旗下將

卒皆環而死四日而殯顔色如生張目掀鬚人不覺其死已久矣海南縣監邊
應井初與約共攻錦山既而後期聞憲死歎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即提兵
獨進至城下格鬪死於是賊雖勝而死傷甚衆燒營夜遁湖南復完全之張睢
陽云

○黃進自小嚴重尚氣槩不事産業武芸絶倫世傳判樞公致身爭出攢發矢
着樹大沒羽人比之李隴西開石公之才力蓋有所自云嘗赴擧慕華館諸健
兒共追飛雉公後發而先獲之從使觀皇京從從父允吉使日本買寶劍二口
曰非久此處必動吾將用此矣壬辰以同福守累挫賊賊鋒阻本道兵使入守
晉州親冒土石隨機應變賊仰放丸穿公左顙時一城倚公爲重公膂力絶
倫與李宗仁齊名相友約同死生至是俱死翌日城遂陷人皆言公不死城不
陷然賊之精銳盡於是故収餘兵撤還而湖南賴而得全

○金德齡光州校生有勇力自稱遁甲騎馬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上橫臥而輾由簷而墜入樓竹林有虎以幞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德齡挺槍迎之刃出頷下揷着於地虎撓尾不敢動以撫軍司令為翼虎將軍李貴薦之曰解捕龍虎飛走空中智如孔明勇過關羽常佩殫鐵於腰間重各百斤一國聳動以為神將倭人畏之謂之石底將軍為人端雅如儒士嘗有詩絃歌不足英雄事釼舞要隨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功未就名而太盛時相忌之因夢鶴文書中金崔洪之說拿命而慮其難擒承旨徐渻曰德齡非反者遣一使足拿何至行計耶上疑其易言命渻往權慄已令成潤文圖之德齡單騎來見潤文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即號曰上有命何至是顧反接我潤文釋其寃但鎖其足而送于獄渻乃馳啓曰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因之云此八字遂為德齡斷案刑訊六次脛骨已

折尙能膝行供曰臣若有異心豈於當初承元帥令來到雲峰又承命領軍還
鎭乎但臣有萬死之罪癸巳慈母歲終堂而忘三年之哀憤一天之戴剮情意
脹杖釖堀起累歲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虧於孝區區寸悃天地鑑臨臣
今已矣但願勿殺無辜南人至今悲之

○僧休靜起義香山拜都摠攝以惟政爲副平壤之戰多所獲斬癸甲之間惟
政以朝命三入賊陳還兩王子又探賊情淸正問爾國有寶乎政答曰我國無
他寶惟以汝頭爲寶淸正曰何謂也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家非寶而何淸
正大笑以朝命築公山龍起金烏三城從蔚山順天而戰又築釜山城甲辰奉
使日本倭君以爲生佛以金輦昇行遍觀名勝所言皆從關伯又問所欲政曰
山人本無欲願還我國佛畫一幀此佛甚靈可以禱風祈雨禳灾致祥故願還
也關伯以下齊聲曰大師亦能呼風喚雨何用佛幀自是倭人謹受約束得松

雲峯跡必重價貿之云

○李德馨年十四揭蓬萊過訪口占一律卽和曰野潤暮光薄水明山影多楊歎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科栗谷主選湖堂有一寧夜訪曰兩李俱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栗谷曰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辛卯超禮叅典文衡時年三十一壬辰以单舸會倭將於平壤江中與李白沙共贊乞師以成中興之績

○樂靜家在衿川之牛陂常常渡露梁作行一日隣居親友來告於其父監司公廷虎曰今午後渡露梁見令子乘一艇從旁過去忽到中流遇風敗沒舡中人無一免者令須速遣人求尸也監司公了無驚意曰吾見今日有還家之期而向暮不至固可疑然吾見決非輕身涉危者君必誤認矣其人曰吾旣目覩萬無一疑監司公終不信到夜中樂靜公始至聞初登一艇見人物多載慮非萬全還下津頭待他艇相濟其人亦非誤見見而兩不見其還下也其父子相

信人不可及爲人子者當以樂靜公爲法

○金德齡光州人本李月沙家人月沙父親啓爲長城縣監適值端午隣近數邑守令皆會湖南民俗端午則聚會衙場作角抵戲所謂畢局受賞故遠近之民至有齎糧而來者伊日長城所會數邑人之中有一壯士盡勝其衆獨立舞呼曰若有與我角力者來決勝負可乎門外有一士人欲入而不入請邑宰聞之速令請入即德齡也饋以酒饌而勸之曰君若勝彼可謂目前之快矣德齡固辭曰某本役生体且纖弱焉能勝彼哉諸人力勸不已乃着草笠道袍及靴而下於庭除諸人曰何不脫靴着試之壯士視如兒童多有慢侮語德齡曰爾無多言但聞其力可也壯士乃抱德齡之腰揮之數周而擲之地德齡着靴雙足陷於乾土至於尺許植立不仆壯士始有懼色更與交接德齡一揮而靡之壯士稱以失手願更接之德齡目發火光声如虎吼將殺壯士蓋德齡自發火

光則勇氣大發則雖欲自遏不可得也諸人莫不大驚懼脅声止自此声名
動一世
○朴松堂昌以金海府使在衙軒聞東隣女哭声急使刑吏往捕其女而來公
問曰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又曰吾夫婦同居無間隣里所共
知在庭下人齊声曰然萬無他疑公使人捨尸而來内外上下䫎轉視之並無
痕迹女人擗踊号痛曰天乎知我情令公何為此也下人無不潜嘆至有流泪
者公使軍校有力者仰臥其尸自胎至腹奮袖按之果有臍中有竹刺長大中
指者迸出公即縛其女曰吾固知爾有私速言之遂伏曰某里某人約與同居
乘其醉寢而行此哉軍急捕之則其言符合乃置于法人問曰何以知之公曰
初聞其哭声不悲忿故速來而檢尸之際外雖号擗實有恐懼之色故知之耳
○我東木綿花六七月始開而東坡詩曰記取城南上巳節木綿花落刺桐開

上巳非木綿開花之時而詩語如此豈木綿非我國所種木綿而別有他花耶
又曰柳葉飛時筍籜斑我國南方竹筍五月始生柳葉則在三月與竹筍早晩
亦異此由南北地氣不同而然也

○成廟朝湖南興德縣化龍里有吳俊者士族也事親至孝親沒葬於靈鷲山結
廬墓側日啜白粥一甌哭泣之哀聽者隕涕奠酒常設玄酒而有泉在山谷中
極清甘距可五里吳君日必親自提壺汲之不以風雨寒暑小懈一夕有聲發
自山中雷轉一山盡撼朝起視之則有一泉湧出廬側清潔甘冽一如谷泉往
視谷泉已渴矣遂取用庭泉得免遠汲之勞邑人名之孝感泉廬在深山之中
豺虎之所居盜賊之所萃家人甚危之旣過小祥一日忽見一大虎蹲坐於墓
側吳君戒之曰汝欲害我耶旣不可避任汝耳但我無罪虎便低頭掉尾俯伏
而跪若致敬者吳君曰旣不相害何不可去虎卽出門外伏而不去日而爲常

至於撫養若家犬豕而每當朔望虎必致一大鹿或猪於廬前以供祭需周年不一闕矣猛獸盜賊仍以屛迹及吳君闋服還家而虎始去其他孝感異蹟甚衆而泉虎事特其最著者也其時道臣上聞於朝廷成廟以命旌閭賜東帛愚聞東漢時蜀人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飮江水又嗜膾詩妻龐氏去舍六七里汲江水以繼詩力作供膾一日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每朝躍出雙鯉以供其用赤眉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先武拜詩爲郎中此誠自有東國所未有之事奇哉

○宣祖朝嶺南三嘉縣陸洞邨有士人鄭玉良事母至孝母嘗病冬月思食生棗不可得玉良立於庭號泣終夜翌日庭中忽生棗樹一株皆結白棗瑩然耀日玉良摘取進之母食之積痼之病忽若雲捲孝感之事一時喧傳孟宗竹筍王薦冬瓜皆知其信然玉良後入仕歷任五邑皆有異績其本里有書院其塋

樹至今留在庭中其五代孫價爲宗孫其餘支孫幾半一境云

○李檥小字宗禧家本湖西全義縣也九歲値闔室遘病其父母婢僕一時病
獨宗禧未痛其父光國痛已久而未退熱氣窒者二日全身攣冷而无省覗者
宗禧獨自遑〻蹙起病婢急者更求飮說將刀破所四指血注椀中滿椀殷赤用
箸殷父之齒攪和連灌用半椀已有氣息微〻出鼻口兒驚喜遂盡用一椀父
甦生發語稍有淸生其翌日向晡氣又窒如前兒号泣禱天又亂斫众指於几
上血大出一病婢見之驚呼扶擁兒亟揮之使去婢毋驚動家众和血於粥又
進一椀方進粥時忽聞室中有呼云宗禧汝誠感上天冥府已許汝父之生汝
其放心勿悲慟家中內外病臥者莫不聞之皆曰長湍生員聲也長湍生員即
宗禧之外祖尹標其死已久矣其父遂得生即退熱日向蘇完而其母亦繼瘳
宗禧事莫不稱道藉〻里人遂狀報于本邑〻倅大奇之列其孝行於監營道

伯李聖龍命給復聞于朝旌其閭宗禧今年三十二來居京師 峴余得見之願
端潔莊雅也夫親病斷指者多矣今以九歲兒行之不計身命不求譽聞不
知痛苦粹然出天之孝宜其感動神明續父命也
○仁同士人趙陽來者善占筮多奇驗同鄉有武人赴擧請趙卜行吉凶趙作
卦說咄曰君行被虎噉然又當捷科死而得科世亦有之乎仍題占辭曰月明
山谷虎狼可畏武人聞之大怖欲止不行趙生曰得科無疑且可發行虎其難
避雖在家焉可免乎武人然之遂發行二兩日至一無人之地適日暮月上忽
有一賊蹑後猝然直前曳下武人於馬上搤其吭踏其肚拔長劍擬之者數次
武人曰汝之所欲財也吾之行具衣服及馬汝所取何必殺我二非汝父母之
讐何至於是賊曰吾豈欲汝財者耶非我父母之讐我豈有此擧哉武人曰吾
一生未有殺人豈有與汝作讐之理賊曰試思之武人曰吾年少時嘗怒一婢

子杖之而忽死此外未嘗有由我死者賊曰吾即婢之子也吾自母死後為人
奴養至於長成志未嘗一日忘汝汝雖未知有吾吾之伺間久矣今幸得遇於
此吾豈捨汝武曰然則任汝所為其奴躊躇良久擲劍退而伏地曰今茲相釋
矣主可以行矣武人曰汝既以我為讐何不遂殺而釋之奴曰吾聞之主雖殺
吾母旋則悔之每至死日設食以祭此恩亦不可忘也主殺奴婢為奴何敢執
也顧此結在心曲思欲一洗今既擒主之項擬以白刃雖未相害志可以少伸
矣以奴隨主至於此地罪亦難赦小人今死於主前武人曰汝真義士也何可
死也可與我同上京吾當善視豈可復懷此事仍問其名奴曰小人名虎狼但
奴憐主吭而豈復為奴也遂引劍自決仆于地武人大驚錯愕不覺兩泪之泉
湧也至近郡言其故一郡皆驚出力收瘞武人上京果捷魁科赳生之卜其妙
驗如此而虎狼事不可謂之不義事同毋聞高而此非尤為婢然可記者耶

○許察訪熫滄海公之從子也風儀魁梧氣義卓犖名公巨卿莫不折節下之如申平川完常執子弟之禮公嘗有事於西關啟時早晨發行去前店不遠忽見路上有鹿皮囊墮在公命僕取進見其中即銀封可數百兩掛之鞍上至店飯訖仍留不發使僕候於門外察人有求覓者日過午有一人長身魁健而衣服鮮華騎肥馬馳突而至歷問店中有得鹿皮大囊者乎當厚報意色極蒼荒公聞之召入問其所失其人曰囊有三百兩縛在卜鞍上而馬甚悍驁橫走肆逸不得已下馬控而馳之囊忽墮地不知失之何處然而過我去者得之而當留止於店故試為歷問而恐未可得公出囊授之且曰三百銀非細貨也故吾不發而待求者果得汝主矣其人得之大感動叩謝無數且請曰行次非世間人也此本已失之物願分半獻之公笑曰吾若利此自可持去何必待汝還之士夫本不如此汝無復言其人懇請獻之者甚苦公不得已叱退之其人坐

而視囊默然良久忽發聲大哭叫呼号痛衆動旁人公大怪之問其故久之其人
止哭而對曰嗟呼生員是何人我是何人耳目口鼻同也言語起居同也此心
胡爲不同公獨爲善如彼我乃爲惡如此思之至此豈不大可慟也我本强人
也此去數十里地有富室我乘夜入室偷出此銀而恐其追蹤駄之此馬從山
谷小路蒼黃疾馳未暇緊縛此囊及出大路馬又橫走遂牽轡馳走不覺墮
失當此之時吾之匿惡當如何哉今觀行次之僕馬行裝亦大寒酸而視此若
糞土且求其主而還之以我視公媿慚悵痛又當如何此所以不覺声泪之具
發自今此心大改矣願爲公僕以沒吾身耳公曰汝之改過誠大善又何可爲僕
其人曰小人常民也此心旣改非公之從而當誰從也願勿拒之仍問公誰氏
及其鄕里且曰小人當還銀本主與妻見其來執役以觀公之行事改做人是
當矣乃拜起招公之僕至店肆買酒肉而饋之即去公亦發去數日至松都板

門店其人與妻及一子載家産於兩馬已追及矣公大奇之問處眼之由曰直抵其家招其主還之矣因隨公至廣州之雍橋村置屋廊執役甚勤出入常隨甚忠篤無與比者公甚愛之遂老死於其家

○柳叅判淰全昌尉㒟子也嘗以女婚盛備婚具置於內室樓上而樓中又有大瓮滿儲旨酒一日柳之內外室中同寢忽有謳聲如在耳邊諦聽之聲自樓上柳公大驚忽蹶起婢子燃燭持之呼召衆婢上樓看之則有一大漢鬅髮赤面醉倚衣褓一手持瓢一手鼓髀凝眄睨人而歌曰平沙落雁江村日暝漁舟歸白鷗眠何處一聲長笛醒醉夢慢調寥亮屋樑可撼歌而復歌略無間靚上下莫不驚駭結縛投下樓總致之庭中兀然醉倒訊之而不對黎明視之是居在不遠之地素常民之不潔也者柳公笑曰此是盜賊中豪傑也遂解而逐之偷財與酒均是賊心而酒興勝其財欲則稍有疎曠之義柳公釋之是矣

○聞冬至使朴文秀在玉河館時一目國使臣亦在焉一目横在兩眉間睛黃
甚猛眼裝詭異贈朴一詩曰海外名區但耳聞豈知萍水會燕雲乾坤不見華
夷別肝胆何曾楚越分莫使蟖工頻致語宜將華舌細論文故期設在鶯花節
到處烟霞却憶君朴不爲酬以爲有華夷二字也夷則一目自道也未知果可
嫌否吾見天下地圖有一目國貫胷國心窃異之疑在海外極邊與中原絕不
通今來貢於彼地一目是乃天地偏氣之所生也推此可知其他而形既得偏
心氣亦焉得其全氣
○吉貞女西關寧邊人也其父本府鄉官而女則其庶女也父母俱歿依其從
父年二十而未嫁以織紝針線自資養焉先是京圻仁川地有申生命淵者年
步時得一異夢有老翁携一女年可五六歲而面上有口十一可驚怪翁謂生
曰此他日君之配也當與終老乃寤甚異之其後年踰四十喪其室中饋無主

意緒淒涼亦嘗約聘卜姓而每齟齬未諧適有知旧出宰寧邊生往從游焉一日又夢前見老翁率其女十一口者来而已長成矣此女已長今歸之君矣生愈恠之久之自内衙命府吏貿納細布吏曰此有鄉官處女織細布爲極品名於境内今所織将断手云姑俟之而已貿納其細盈鉢而纖潔精緻世所罕有見者莫不奇歎申生知其爲庶便有卜納之意厚結邑人之與女家親切者使之居間女之從父果樂聞之生則備幣具禮造其家女非特織紝之工姿容甚美擧止閑治宛有京洛冠冕家儀度生大喜過望始悟十一口爲吉字也深感天定有素情義益篤留數月辭還故鄉約以非久迎致既還事故牽掣荏苒三年不得踐言關河迢遞音信亦断女之羣從族黨皆謂申生不可復恃潛謀賣送他人女操持彌篤雖户庭出入亦必審焉時女所居與雲山地只隔一崗而女之從叔居焉是時雲山倅武官年少者也亦謀置别房每問於邑人從叔

者欲以此女應之出入官府謀議綢繆既而消吉矣又請於倅以錦紵等物傳
授於。使女作婚日衣裳從叔遂來許殷勤存問仍曰吾子娶婦婚期不遠亦欲
製新婦之衣而家無裁縫者願爾暫來相助女答曰我有君子來留巡營我之
去留須待其言叔家雖近既是他邑則決不可擅意去來叔曰若得中生之諾
則可許否女曰然叔還家僞作中生之書勉以敎族促其往助蓋其時趙尚書
觀術方按西關生有連姻之義往留焉叔以其久而不來已棄之設計如此女
既得僞書不獲已往焉刀尺針線之勞已數日而女來嘗與其家男子接話惟
勤於所事一日從叔邀其倅將使偷窺以質其言女雖聞其來安知其有意及
暝擧火叔之長子謂女曰妹常面壁就燈此何意也爲勞多日可暫休相待話
女曰我不知疲休主但坐言我有耳目聽其子嬉笑而前將女斡之使回坐女
作色怒曰雖至親男女有別何無禮至此耶是時倅屬目牕隙偉之靚面大驚

喜女則怒不已推窓而出坐後廳憤怨殊甚忽聞廳外有男子言曰此吾所欲
見雖京中佳麗未易敵也始知爲倅也心悼氣結昏倒良久而起及明將撥弃
奔故叔始以宲告且曰彼中生者家貧年老非久泉下之人家且絶遠一去不
来其見棄明矣以汝妙齡麗質自當敵於富貴家今本邑倅年少名武前塗萬
里汝何可待望絶之人以誤平生也甘言危辭且誘且脅女憤愈加氣愈厲詈
愈切不復論嫡庶之分叔計無所出且恐得罪於倅與諸子謀脅進拔女前挽
後推囚之夾室堂嚴室嚴其扃莝通飲食以待期日令倅刧納女但於室中多取
生麻而纒身自胷至脚將以防變也已而改慮曰與其死於凶賊之手曷若吾
殺賊與之俱死以償吾冤且可强食先養吾氣耳始女見囚時得一食刀藏在
腰間人未之知也詐既延謂叔曰今已屈矣惟命是恔幸厚饋我以療久飢叔
半信半疑然心甚喜但以大飯美羹從願連進所以慰悦誘之者甚至女食兩日

氣已充壯而其夕即婚日也倅來留外室叔始啓戶引出女方貼身戶內見戶
開持刀躍出迎擊其長子一揮跌仆女乃号呼跳踼不計男女長幼遇則斫之
東西蹴突復誰能禦頭破面壞流血滿地無一人敢立於前者倅見之神䰟飛
越肝胆俱墜未暇出戶內窂縛環莫知所爲女蹴踏蹂躪手足俱蹻奮力擊總
總盡破碎極口大罵曰汝受國厚恩享此專城當竭力撫民畜醻吾君而今乃
殘害生靈漁色是急締結本邑之凶民威刼士夫之小室是貪欺之所不如天
地之所不容我將死汝手也是殺與之俱死惡言如鋒刃烈氣凛雪霜罵之
声震動四隣觀者皆至遶屋百匝莫不嘖嘖絶嗟有爲之搤腕有爲之泣下者
是時叔之父子匿不敢出倅但在室中屈伏頓顙百拜哀乞稱以京不知別室
之貞烈如此而爲此賊民所誑以至此境當殺以謝別室萬望宥恕即呼其吏
搜索其叔既至坐之馬鞍急罵勅盃重杖擊膝至血肉披離始使出戶疾驅敀

官時隣人已通于其家即来迎去遂具其顛末走告申生巡使聞之大驚且怒
而寧邊府使武人也循雲山之囑以女拔刀斫人報營請重治巡使行関嚴責
即啓罷雲山倅終身禁錮捉致其従叔父子嚴施刑訊流之絶島盛其僕従迎
女至營深加賞嘆厚贈遺之申生即與妾上京居於阿峴數年旼仁川旧居女
勤於治家遂至富饒人益賢之

○廉時道吏胥也居在漢師壽進坊性素信実廉介爲許相積之僕従甚見寵
信一日許謂時道曰明曉有使喚處必早来其夜時道與其徒飲博就睡甚濃
不覺日已明矣急起奔赴踏過洛用監鵾峴見路旁空岱立一古木木下茂草
間有一青袱矣就見則封裹甚密擧之甚重納之裏中走到社洞許家以脫来
請罪許曰已用吏先到者汝何罪焉時道退至廳下開視封裹則有銀二百十
三兩内袱重襲時道自語曰此重貨也其主失之其心之憂遑如何而我可掩

而有之乎且無端橫財在小民非吉祥也既不可攜故於家不如納之相公遂
將銀就許告之故而請納許曰爾之所得何有於我且爾之不取我何取之耶
時道慚而退俄而許召謂曰數日前吾聞兵判家其價二百銀而光城府院君
家將買之云意者此銀耶汝試往問之兵判即清城金公也時道依其言翌日
往謁焉清城問來現之意時道曰久未謁為問候來耳仍曰貴宅寧有所失物
耶金公曰無有也遽呼其廳下蒼頭曰某奴持馬去已兩日而尚無回報何也
蒼頭曰某也稱有罪不敢進現耳金公嗔曰是何言也速捉入蒼頭捽一奴跪
於庭且拜且言曰小人有罪萬死難赦金公問其故奴曰小人往齋洞光城宅
受馬價而忽失之矣金公大怒曰奴之詐至此汝乃弄奸沈沒而來誑我耶亟
呼大杖將撲殺時道進仍請暫停刑而俾陳失銀之由金公悟而更詰奴曰始持
馬到光城宅相公命奴盤馬馳驟曰果奇駿也且嘉其肥澤曰此馬爾之所喂

耶對曰然相公嘆曰家奴僕有如此忠篤者誠可嘉也仍呼之前曰爾能飮乎曰能相公命一大椀酌紅露旨烈者連賜者三即許給銀二百兩且加以十三兩曰此賞爾善喂馬也小人辭出日已夕矣醉甚不能成步行未幾倒卧路傍不知爲何處向夜微醒忽聞鍾声遂强起而歸都不知銀封所落罪犯如此自知當死所以咨且不敢見將道始陳得銀之由即歸取銀以進封誌及數果如所失者也金公大嘆異之曰汝非世人也然此本已失之物今以其半賞汝汝其勿辭時道笑曰使小人有貪財之心當自取不言誰知之既非其有惟恐或浼何有於賞金公不覺惕然改容不復言賞銀事咨嗟重複呼酒勞之奴罪得以快釋將道辭出有一年少女從後呼曰願丞小留將道顧問其由女曰俄者亡金者吾之兄也吾儕以爲生今賴丞得生此恩當何報吾入言于内夫人極嘆之命賜酒饌所以請留耳即設席廊下旋入擎出大盤羅以珍羞美醞將道

醉飽以歸及庚申許以罪賜死時道突入持藥欲分飲之都事曳出逐之許
既死時道狂奔慟恨無復世念仍棄家放浪遨遊山水有族兄在江陵地往
訪則已爲僧不知去處仍遊楓岳至表訓寺問居僧曰吾欲倚皈空門必得高
僧爲師誰可者咸曰妙吉祥後孤菴守坐即生佛也時道往見果有一僧趺入
定時道前伏具陳誠心服事之意且請剃髮辭旨懇切僧無開覩時道堅伏不
起日已昏暝僧忽曰架上有米何不炊起視果有米炊食如命夜後前伏至朝
僧又命之食如是者五六日僧終不言而時道意稍弛出菴逍遙見菴後有岩
屋數間入其中只見一幼女年可二八甚有姿色時道不禁淫慾之情遽前推
持欲犯之女於懷袵間拔出小刀欲自裁時道驚怕遂止問其所從來女曰吾
本洞口外村女也昔兒出家於此山師此菴僧毋以菴僧神人問女之命云以
女四五年大厄若絕奕人間來寓於此菴之傍可以度厄且有佳緣毋信其言

縛芽於此獨與女留住爲數年計毋令暫還旧居而遽爲人所迫在此死境是
豈所謂大厄耶旣死父母之命雖死何可受汚雖然此事非偶神僧佳緣之言
必亦爲此男女豈一相接更何他故當矣心相從但俟母之敀明白成親不亦
善乎時道異其言從之辭敀菴中僧又無所言其夜時道一心憧憧只在此女
無復閒道之意専俟翌朝母言之許及朝醒起僧忽起立大詬曰何物恠漢抗
我至此必殺乃已取六環杖将奮擊時道狼狽而走佇立菴外久之僧復招至
前温言諭之曰覡汝状貌非出家之人菴後之女終必爲汝婦但從此直去勿
小踟躕雖有小警福祿自此始矣書給八字以姓淂全鵲橋佳縁時道涕泣辭
出至表訓寺坐席未煖忽有譏捕軍突入緊縛駄載疾驅不數日抵京與三木
下獄蓋是時許獄多株連追捉親戚與傔從而時道繄入招辭故也及金吾訇
坐淸城按獄諸宰列坐邏卒捉時道入焉時就訊者多淸城不省其爲時道也

一次平問浚復下獄適清城侍餐婢即乭金奴妹也見時道兒形着枷大驚故
告夫人〻〻大矜惻抵簡於清城以警告清城始覓即命押入時道略詰无驗乃
曰此本義士其於事吾所深悉豈與於逆謀者耶即命解釋時道纔出門乭金
奴將新鮮衣服已俟之矣遂同歸其家接待極甚資其錢貨使之行商廢跡已
而聞許之甥侄申厚載為尚州牧使往謁焉時適七月七日所謂牽牛織女烏
鵲橋之日也既入州境適日暯馬疾馳而去從僻路入一村家時道落後隨入
則馬已繫在厩中而見一女理織紡於中庭避入屋中時道欲解馬紲則有嫗
自內而出曰何必解紲馬則知所故矣時道茫然莫曉其意拜且請曰未曾拜
現莫省主母之所諭謂以馬知所故者何也嫗邀之坐曰吾將言之忽聞總裡
有哽咽聲嫗曰何泣也豈喜極而然耶時道益疑之亟請厥由嫗曰豈於其歲
客遇一女於金剛山小菴之後耶曰然嫗曰此吾女也今泣者是也亦知菴僧

之所自來耶此即君之江陵族兄也素以神僧徹視死際知未來已往毫厘無差嘗指吾女謂我曰此女與吾族弟廉某有因緣而但從今以後數年大厄若來倚於我可以度厄而自致成姻然亦未同室在於嶺南尚州地某年某月某日也吾故將女就僧欲度厄而君果來過我適出未及見厥後僧亦菴移去不知所向吾之子亦來寓此地寺中吾故隨來在此及至此日固知君之必來也因呼女出見久之女出來果是楓山所覩者也顏狀益豐美時道不免感愴而女悲喜交并但揮涕而已俄進夕飯珍饌盛列皆頗備者也是夕遂成親僧所言八字之符皆驗矣時道留數日往謁尚牧言其事顛末尚牧大異之厚贈遺之時時道之前妻死已久矣而家則托族人守之時道遂與其女及母歸京復居於旧宅時道之名播於縉紳間而清城之所以顧護者甚至家頗饒足皆稱以廉義士與其妻具享福壽時道年八十餘死今其諸孫尚在安國洞

○李澤堂少時多病廢擧子業專意調養寓在砥平白鷗谷近龍門山嘗携周
易栖龍門乃堅守沈潛研究輒至夜分則有一僧負木取食卑鉢弊衲僧所不
齒每夜澤堂弊燈讀書衆僧盡睡而獨此僧借燈餘光織屨不寐一日公思索
甚苦至於侵曉僧口內獨語曰少年書生以不逮之精神強欲求索玄微徒潰
心力何不移之科功公微聞之翌日引僧至僻處以夜所聞者詰之且曰師必
深知易者請學焉僧曰貧丐庸僧豈有知識但見生員工夫刻深慮有備損有
云云至於文字素所蒙昧況所謂易乎公曰然則何以云玄微師終不可以隱
我卒教之懇叩之不已僧曰措大須於所疑處付籤俟我於僻處公大喜將所
疑晦處一付標約僧於樹林茂密之中或衆僧盡睡之際從容質而剖析微妙
出人意表公胸中爽豁如決雲覩天既卒易公以師禮待僧然在衆中漠然若
不相識及公下山僧送之至山門約以明年正月訪公於京師及期僧果至公

公延之內齋留三日爲公推命論之平生且曰丙子兵禍當大起必避地於永春可免某年又當與公遇於西關幸識之遂別去其後丙子之亂公奉慈堂避八永春安福及位至卿宰奉使西關遊香妙山僧徒舁籃輿其肩前一人即此僧也顏狀康壯一如在龍門時公喜甚及寺入別一室延僧握手欵甚命別具素饌饗之留三日極意欵對上自國事下至家私細悉无遺公仍問道要既別更不復遇

○裵洛川紳七歲就同縣嚴漢卿學焉嚴家多美婢學徒鮮不被㓂而先生以禮自克無毫髮累有一婢解其辮潛置冊中以試先生先生告於嚴公曰受學無所得而反汚聖經請辭去嚴以是重之

鷄山談藪卷之六

○鄭文翼公遠竄于金海府府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公之始祖墓在焉公略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爲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於越境之地乎多發健卒舉杖驅逐使不得接跡公之子弟等在境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子弟其罪亦重搆以他事送囚於京所請遞其任其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後爲京所堂上而縣令之論閑猶在公以爲識主聞文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而遞送公略無辭色子弟等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政品陞職終保爵祿公之盛德莫不可及也

○壬辰沙溪金長生謁成渾渾問曰今聞 大駕西行吾之進退何以則當於義乎長生對曰先生當高恩隆不可退在田野似當詣闕扈駕渾曰吾意則不

然矣吾以山林之人被徵而起初非科目中奔走職事之人朝廷之待我亦非尋常祿仕者況今方有論罪之擧不可自進於班列也 大駕若果西行則唯當哭送于路左如蒙顧問則隨駕而行不然則退死山谷未為不可也此渾素定於中者而為人所誣揑終為禍階焉

○退溪先生在鳳城君收議時隨例着署即日辭退當時物議有未厭者然先生豈怵禍而為此哉蓋是夫子微服過宋之意歟

○洪僬牙山大同村人也嘗遊金剛山於外山遇一僧獨行甚怪問其所向答曰所居甚遠矣洪欲從之僧曰此罪脚力甚健不能至也洪固請僧上下看良久曰足行矣遂與同行從僻路升降不知為幾里踰一峻嶺抵一沙峰下僧曰此沙軟甚移足稍緩則沒至膝但學我運步數可免此患生促步隨僧行至上頭路繞山腰至一處路斷下臨絕壑惝然神悸對崖相去可丈許僧超然跳去無

難也生既無計從之僧即於半崖懸身仰卧令生躍下投於其懷中生依其言
一跳僧便抱住遂從此進盤回崎嶇到一處即一別界也景物奇麗田疇肥沃
有人居數十家皆僧徒也豐屋相接泉石回匝而滿洞皆梨樹家家積粟人人
殷富以生外客能至甚貴愛而延接循環供饋可一月餘生欲歸將尋回路其
僧曰路則可來而不可去此自有路可出即編葛作兩籃宜以導出洞行數里
涉一峻嶺其下則一盤石側卧淨滑不見其所極僧將一籃與生而自將其一
各着於背卧於盤石上動搖流下良久始下至地前有一峯山色嵯峨峰上有
一圓石其上有對峙如兩角者僧曰生員欲見一奇事否即上走峯頭將一石
子叩其如角者從之如角之漸漸磬折俄而縮入復叩其一亦縮又如前生仰
問此爲何物僧曰此爲大螺俗名鼓角素在高山絶頂上我國取作軍中吹器
自此數行三十里出於高城僧曰此洞名梨花洞花開時滿洞晃朗如雪朝云

○鄭北窓磏在楊州掛蘿洞閉門修養十餘年一夕氣上于面赤紅如棗而公強持危坐子弟列坐憂遑公命並盡出去子弟中一人穴窓窺見公亦戒之曰既令出則又何窺視以害於我也其人即止众方環坐廳中使一婢煮藥將進之婢忽驚呼曰請看空中諸人仰視則北窓立在空裡容顏瑩白冉冉漸上已而入於雲際杳然无覩即入室見之則公倚於衾枕之上兀然若睡而无復紅赤之色朗潤異常及舉尸就棺輕若空衣皆知為解化矣

○進士李先浩即任判書埅之姑母夫也其姊有積年痼疾欲為醫治博攷方書因悟道妙多異事常飲水一盆於廳上卧轉數次據高處倒身吐出謂之洗滌臟腑又常稱遠遊僵死數日始甦一日謂家人曰吾今遠出月餘當還請一親友代守吾身必善待之言訖氣絶食頃復生起坐謂其子曰君必不知我也我與君父心友也君父適有遠行邀我守身幸勿訝焉我嶺南人也其言語舉

止非李君也李君之妻子供奉甚謹然不敢入內矣如此月餘一日忽仆地已
而開眼起坐其言語氣貌即李君也妻兒雖是忺懼習以爲常亦不甚以爲異
之也然多危言妄說孝廟朝坐事受刑獨無血有白膏如乳李君之友婿權某
在南堂山村即江原也是日晡時李君至權家主人不在只有兒輩取筆書於
壁間障子上曰平生仗忠孝今日有斯殃死後昇精魄神霄日月長書畢倏起
出門行數步沒不見其家大驚俄而凶音至云先時李君有千佛圖一幅不省
其爲奇筆有一僧望氣而至請見李君之書畫至佛圖拜跪擊節曰天下絕寶
也願公以此施舍當有厚報李君即與之且問其爲絕寶者僧取水噀於幅上
炤以日光則千佛僅如螻蟻者眉目皆活動僧於囊中探藥一掬授之曰此神
藥也每朝用冷水磨服三丸服盡非但久視福祿隆盛過三則必有大害慎之
其藥大如麻子而黑李君素有宿病依方服之數三服而積痾都祛髮黃韶顏

体力輕健李君大樂之服垂盡餘十數丸忽忘僧戒并磨盡服其後僧又至大
叱曰不用吾戒其不免乎及死其友人自南中来者過李君於穰山路上布袍
欵段容色悽慘班荊而坐欵討如平昔友人問其所往則荅以他辭至京聞之
君死日即穰山握手之日也
○忠州進士金義之言數十年前有一僧住折城乾峯寺貧窮无能為本寺頁
本僧常止宿廊舍众所不齒供柴之餘淡然无所為众亦不知其有異也然有
一沙彌隨之常使宿食於上房住寺數年忽別去往遊湖西仍留公州文甲寺
住一年後沙彌思之自乾峯往訪此僧獨居寺旁一孤菴為守坐精進工夫亦
令沙彌止宿於大寺一日寒甚沙彌念其師往焉望見菴中火光騰上甚怪之
及近而見窓內火光晃朗俄滅復起沙彌驚甚從其開窻則見師口中吐出火塊
如大楪已而吸之不見其明滅者此也沙彌大驚問曰師必得道而吾未之知

也何修致此願教之師曰汝固庸人何可傳吾法然不可使不知之也吾之所修即所謂金丹之術也丹成自然有此吾雖死非真死也真身長留宇宙之間更无死生之憂汝何足以盡知之吾之死期當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汝謹識之善爲荼毗汝亦當於其年間收化沙彌自此益敬甫奉及至死期師沐浴安坐而逝是夜蒲洞晃然如白晝出舍利无數造浮屠藏之云

○南越中廟朝人家世簪纓年十九登第官至典籍入文衡之薦自幼多異蹟就學於塾師每早朝挾冊而去常不至塾師家〻人詗之中路入樹林中有一精舍一人踈雅无塵氣越必入見講質至日昃而收家人詰之不明言其後學修煉之術及登第遭己卯士禍謫谷城因留家焉嘗送奴持書入智異山青鶴洞見一彩宇極華麗有二人對棋面一則紫衣玉貌都麗一則乃老僧而形甚古健奴留一日受答而還始以七月入山草本未敷及出山乃九月初也野中

穫稲人皆知趂已得仙及卒年三十擧棺甚輕家人復開視之无尸体而棺盖上
板内有詩一聯曰滄海難尋舟去迹青山不見鶴飛痕云而前村耘田者聞空
中天樂寥亮仰見南君騎白馬在雲中冉冉而良久无所見三年内自空中投
書與家人者累焉過三年後不復有書忠州進士南大有寧孫也言之如此
○徐花潭敬德雖以理學有盛名亦異人也車天輅五山說林記其父軾之言
曰花潭病重危篤軾往省之花潭命之近坐曰吾有一異事未發口今將死矣
事不可以終泯今傳於君吾嘗於某年往見智異山將登天王峰筮之爻辭甚
異謂從者曰今行必逢異人及登山將半憩於松下俄而雲影垂映仰見一丈
夫被羽衣躡雲立於空中年可三十許腋下有毛夏垂可尺餘擧手揖曰九轉
之術上可白日升天中可揮斥八極下可順坐千春子能從我游乎余曰吾已
知子之誘我也但術則誠高矣我學孔子也不願學其人笑曰道不同不相爲

謀吾亦知子之高矣舉手而電滅其時我與其人相問答傍人皆莫之見云

○朴思菴淳赴京時遇名卜問其平生遂書長短句一絶以贈曰洞陰秋七月安坐四歲秋雷雨敦陽二十一鳳花膝桄上雲雷云思菴爲首相櫊前面作鄭汝立叅誕不靖遂爲時輩所攻乃退居永平地名其窩曰拜鵑僧遊倘佯者四年而以七月二十一日卒洞陰乃永平別号也公素患偏頭痛小婢鳳花稍解針術當其作痛必使鳳花下針輙即見效至是皆屢針不效鳳花以其膝桄之而待證勢漸劇忽思卜者之說謂左右曰我今不起矣已而遂卒其言節節相符吁可怪也

○仁廟朝有一僧遊行至關東忽被賊株連從八官庭持一鉢囊爲官搜占得一小卷題名洛東傳道錄邑倅見而異之釋其僧致其書於澤堂〻〻爲之作序而傳於世傳道錄曰唐開成(文宗年号)中新羅人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三人

遊學入唐可紀先中進士官華州參軍轉長安尉承祐又中進士爲大理評事俱相與遊終南有天師申元之在廣法寺慈恵適遇於是深相結知二公因以紹介每相過從甚款一日冬深山經積雪二公到山房留話從容夜三鼓元之忽曰鍾離將軍來耶俄有客揭憁而入虬髯皤腹不帶不履顧眄殊偉三人退伏戶下將軍曰何客耶元之曰此皆新羅人也將軍命之坐進茶款洽元之曰佛教流布已遍三韓獨我清淨之道尚未之傳維邦之人无福而然也在吾教亦欠事余觀此三人皆有仙骨可以誨委以道兄決之將軍笑曰吾見三人已大悉矣但新羅國道教無緣更過八百年當有以還返之旨宣揚於彼其後道教益盛佛教漸微地仙二百或拔宅或昇乘以弘大教此三人生非其時若欲爭仙留於中華則吾當指訓元之謂三人曰大師之誨切至君等各盟天以受三人即拜北斗步罡祝天以誓將軍曰三人俱以微星下降謫人間不作神仙

當爲将相公等各々盡誠受持力行不懈因以青華秘文靈寶畢法金誥人頭
五嶽訣内視玉文寶録天遁錬魔法等書付之且授以口訣拂袖去元之大
喜遂與三人於石室修煉内丹躬自供給凡三年丹成可紀慈恵不出而承祐
從李德裕於西京兼鹽鐵判官數年李公謫崖州因致仕歸國慈恵亦從而可
紀堅志不還八月舟至海中忽颶風飄至大島有持節仙官迎於船頭曰正陽
真人有書付二公坼着乃鍾離書也令還其所受經訣曰爾等緣薄自壞大道
夫何言乎然東國人百年後弘明大道必籍傳授乃可入門爾等所受口訣及
伯陽参同契黄庭經龍虎經清淨心經行於世者可 灯相付一練以登傳爾輔
此切超登上真也二公涕泣以五種仙典拜授仙官儀失其島及返國恵公入
五臺山而承祐拜官屢陞大尉以口訣授文昌候及李清々入頭流山修煉淂
道承祐九十三卒五種書悉皆誦付清々昇去其弟子僧明法淂之質疑於恵

公盡其要惠公百四十五歲入寂於太白山法公亦三十二解去以法授上洛
君權青〻佯狂詭爲僧修煉得道去隱於頭流山孤雲學士俱在於此隱現無
方逮元朝有偰賢自上國來遊見上洛於般若峰拜而請師得其正法修之於
雉裳山垂成而屢敗者凡四路遇一衲於西金山下自言惠公弟子明悟和
尚仍以煉魔法教之八年乃成欲解以晤公之法留待可傳者遂易姓名曰金
孤雲趙石澗云仡遇之於俗離山得其法後偰公多往來江原慶尚道教小兒
通鑑百餘年人不識正統初年見梅月堂於春川知其利器引以稍誘之金公
方銳志斯世不能省爲過數年金公不得於世爲僧自放偰公即獲於寒溪山
授以道要金公修之一年丹成偰公即氷解上昇金公遂入金剛山居才九載
乃下人間復還俗以天遁劍法鍊魔真訣付洪裕孫又以玉函記內丹之要授
鄭希良參同龍虎秘旨悉教尹君平亦寂於俗離山後七年尹公遇梅月堂於松

京曰欲以丹學授徐敬德往來茲二年矣其後尹公成道以其道付潁川校生
郭致虛今在妙香山莫蹤之鄭公之學授僧大株〻〻佯狂乞於通都鄭興礁朴致
華得其旨俱成仙解去今無傳然公初授密陽孀婦朴氏受道爲尼名妙觀傳
張世美亦爲僧修煉復還俗解去時授市人姜貴千〻〻傳於張道觀今失僕
不幸生晩不及覩梅月堂又不獲摳衣於三仙翁追想遐風每自嘆羨矣不覺
道乃於丙辰夏逢鄙公於香山以僕可與語留話金仙臺十六日見曰君九年
乃可成道〻〻付囑不在君身生前而在吾身後不在下賤而在上大夫聰明智
慧之士不在僻壤在於京輦之下君早昔殺人命貪財好色罪過濟積道成四
十年當在塵寰備受艱厄以償玄律然後乃可上昇留封十六條致於李姓人
則自可宣揚玄化況八百年已届其數乎仙子之出當賴此不墜正陽一線之
脉勉之〻〻因忽不見僕遂往金仙臺剃髮休粮以修少日不早出家多傷欲障

年已過五十二不能速成坐禪十七朔乃得丹基烹煉三年乃結靈胎又九年
方完功行今年九十四歲傳我道者生于功行方完之年雖順境入于逆境在
我解去之日得我秘訣勿使秘之尋其人商確旨意一心奉持則同入至道矣
噫人身難得六道相尋有志之士及時孜孜努力無怠誠一之極自有來效者
亦有賴悟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也可不勉哉
○太白山浮石寺後小菴中有義相大師示寂像菴中有三株樹名仙飛花葉
如栢能開三色花義相示寂時植杖於菴外曰此當生枝葉其未枯時當是
吾不滅今至千餘年花開數葉榮枯與凡木同而在菴屋簷內長可丈餘之外
不復加長退溪先生詩板訂其異曰枝頭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云光
海時鄭造斷取一株作杖其後斷處生枝滋長不十年依旧與旁株齊而但滿
限之後不復加長其亦靈怪哉

○鄭謙齋敾字元伯善繪畫而尤妙於山水世稱三百年來丹青絶品求者如麻而酬應不倦余亦以北里同閈得其山水三十餘張常珍愛之一日余槎川李公見其架上堆積唐板牙籤撑止壁上余曰戚丈(有戚誼故也)唐板書何如是多也李公笑曰此爲一千五百卷皆吾自辨者也已而又曰人誰知皆出於鄭元伯北京畫肆甚重元伯之畫雖掌大尺紙之畫莫不易以重價吾與元伯最親故得其畫最多每於燕使之行無論大小即付之以買可觀之書故能致如此之多余始知中原之人眞知畫不如我人之徒取名也又聞一親知言有一中路家錦囊適來謙齋家爲肉汁所汚自內甚憂之謙齋使之持來所汚頗廣即令去其襞積而洗其所汚莊之外舍一日々氣清爽而畫興大作乃發彩硯展錦幅大繪楓岳於其中燦爛纖悉精彩流動而餘存者有二幅更畫海金剛極奇妙眞絶寶也其後錦囊之主來謙齋曰吾適畫興發動而恨無佳本聞君

家錦囊來在取作画本移來萬二千峰於其中君家婦女、必大驚駭奈何其人
亦知画格不勝忻喜即敀治粧畵一大貝而進之莊置其大者以為家寶以其
二幅随使偕行持詣画肆適有蜀僧從青城山來者見之大加嗟賞称以絶寳
乃曰方、成新刹欲以此供佛以銀百兩買之其人許之將論價之際又有南京
一士見之曰吾當增価二十兩請以敀我僧大怒曰吾已論價買賣已決豈有
士子見利忘義如此者乎吾亦添価三十兩遂出百三十兩取其画投之火中
曰世道人、心至於如此君貪此、與此、何異乃拂衣而起畵亦不取百三十兩
価只以五十兩価敀云余以此事嘗問於謙斎曰事信有之乎曰何至於是然
亦不甚辨似必有之又謙斎曰一日此晩睡覺忽有人來到叩門延之入乃一所
親舌人也持一使箋進之曰今將赴京、來告別顧公暫加揮洒以贐鄙行幸甚時
東嶽已白朝氣甚爽謙斎乃作海水飛波怒沫汹湧澎湃而着一小船於帆面

一遍風帆半掛視之杳然舌人謝之而去及入肆主把玩不已曰此必晨朝所作也精神多在風帆上以扇杳一楮易之舌人啟而計杳得五十枚長皆數寸以此譯官輩得謙齋之画皆視以奇貨矣洞中一家曾買得謙齋画金剛帖於槎川家用銀三十兩及良馬價可四百兩云其爲世所珍如此然謙齋之家宲貧雖經數邑至老食祿常患不給豈非介士哉謙齋治易甚邃深透邃奧亦不自衒人鮮知之獨以画顯亦慨也然聖上甚眷其画常以謙齋呼之甚亦榮矣謙齋壽至八十四爵至腦金子孫亦多可謂福人我伯氏曾得一扇謙齋画桃源圖甚精細而題之曰八十二歲翁作字如絲毫其精神之旺又如此可異也

○孟監司胄瑞愛山水遊少時曾入楓岳窮探至幽深處有一菴極淨潔老僧一人年百餘歲容皃古健執禮處恭孟公甚異之仍留宿將叩其所得僧忽白其沙彌謂曰明日即吾師之忌日也可設齋供沙彌曰唯明曉蔬食老僧哭之

甚衆孟公問曰上人之師何名而道之高如何願聞之老僧凄然久之曰公有
問之何用隱諱吾非朝鮮人也来自日本師亦非僧即士人也始吾之出来也
在壬辰之前本國遣吾等八人皆深於計慮驍勇絶倫者也使分掌朝鮮八道
凡朝鮮之山川夷險道里遠近関隘衝要務皆遊歴譜記凡朝鮮人之以智略
材勇力者皆殺之後始許復命八人共習鮮語既熟出来東萊倭館變作朝
鮮僧之服將發之際相議曰朝鮮金剛靈山也必先此山祈禱然後可分散也
遂同行十餘日始抵淮陽地見一士着木屐跨黄牛出自山谷同行一人曰吾
輩連日尋寺不見食不喫肉氣力甚憊不如殺此人而屠食其牛然後前進
似好皆曰善遂同進將擊士人士人曰汝輩何敢乃爾汝輩倭國間諜吾豈不知當
盡殺之八人大驚拔刀齊進士人騰躍超忽奮飛脚疾捷如神頭破肢折死者
五人只餘三人遂皆伏地乞生士人曰汝果誠心敀伏能死生相随不背否三

人稽顙輸誠指天爲誓士人領歸其家謂三人曰汝輩雖爲倭所使欲覘我國智
慮淺短技術甚疎其何能爲今旣盟天歸伏心之誠僞吾廷洞知吾當敎以劍
法若倭兵來則吾可領汝輩起兵往守烏嶺足遏賊兵存國樹勳汝亦何厭三
人拜謝遂共受劍術旣盡能其服事甚勤士人甚信愛一日三人同宿於一孤
菴朝起士人忽爲人所害流血盈室老僧驚問兩人曰吾輩雖服事此人盡其
劍術同來八人義同兄弟今皆其所殺今只餘兩人此大喜也其可暫時忘耶
久欲除之而顧無可乘之隙今幸得間何爲不殺老僧大責曰吾受再生之恩
盟爲師弟則恩義旣深情同父子豈可復論仇怨作此事耶痛哭頓仆遂前
刺兩人皆殺之乃於此山爲僧得一沙跨孤坐此菴年過百歲每想吾師才智
之高情義之篤愛惜無窮至痛在心是師忌日哀痛之情輒不自抑久而不衰
盖公听罷不勝感嘆曰以尊師之明識神勇乃不知兩人者懷不利心而終至

无西顧憂朝廷不許及金人以大兵長驅而南公只以數千弱卒閉城自守而
虜将要挫以驍騎三百継来渡江公乃遣精兵皆着鐵邀擊於江氷之上棍棒
亂舞不許人馬疾擊之胡騎莫不蹉斃遂殺虜兇而无一免者金人聞之大畏
之及講和而敀也以我兵從之而以公将之至錦州衛與天朝兵相戦使我兵
居前公即命卒矢皆去鏃銃皆去丸數密通意於天将々甚義之状聞於朝而
潜送画工畫像而去崇禎皇帝降密詔嘉奨及敀國即拜黄海兵使自㬋甚疾
之誣以沈器遠之黨請拿鞫公就拿中道逃脫變服爲僧至龍山結舡人李武
金種以貿穀於海邑肉上舡出大洋乃着戎服抜長剱号令格軍回鴟尾直向
中原風飄入楊子江至和州島江所在地也停泊和州刺使拘係於獄状聞於
朝皇帝聞林慶業来亟命侍臣持銀三百兩紅錦貂裘一領倍道馳下頒詔
召之沿路驚動名聲大振登萊都督黄宗藝聞公之名上疏請得公共守海坊

帝乃許之公至登州宗藝極敬待時有劇賊據一海島攻之極難江南漕運之
上來者多被刼掠宗藝甚患之謀之於公將大發舟師使公擊之公曰此當以
計取不用多兵請得一舟載猛卒八十名且得旨酒一大甕足矣宗藝依其言
具之公乘風掛帆至其島下樹一大旗書曰朝鮮旧將林慶業掉舟近島島賊
放砲譟噪盛爲之備公使人遥謂曰我朝鮮大將林慶業也得罪本國逃遁至
此欲投大國而願又與金人共擊錦州宗未測天朝之意今聞一大將居在此
島兵勢甚强延攬豪傑欲投身委事宜急告之賊兵走告賊將大喜曰林某之
名亦稔聞是天賛我也送一裨促其下船入來公曰帳幕之分未定便是賓主
也主人不出待客而坐台可乎裨即入告賊將曰然矣即率其部下頭目數十
人具威儀出來一擁上船兩列卒虎上賓主見禮畢其將以杯盤待之公曰今
既相逢將永追隨請盡今日之懽又出酒酬待酒既酣烈看饌豐美公素不能

飮以密水代建進杯遍及將校十餘巡莫不大醉昏倒即命擧橋去碇向岸放大砲退却數十丈乘退潮風帆直向登州命八十壯士盡縛賊將以下无遺奏凱而歸岸上之卒呼噪而莫知之何宗藝大喜斬賊訖遣兵刷出島衆自此宗藝以師禮待公謂天下賊不足平未幾登州副將馬弘周者降於金府兵皆變從賊宗藝大懼不告於公乘夜逃走而崔鳴吉所送僧獨步者入於弘周劝公改節公大責欲斬之而未果公既不能独亦欲奔府走欲歸京師令將荊山發兵追之水陸具進公遂就擒荊山欲降之公大罵祈死荊山笑曰汝雖欲死其如吾不殺何乃將公之金汗之庭公又挺立不拜辭氣凜烈彼之君臣莫不歛服嗟賞轉相告語華夷咸傾乃命之歸國而囑以不殺縱渡江自獸奏即拿来酷訊殺之上聞其死錯愕嘆惜遣承旨宣諭於其尸曰吾則本无欲殺之心而治獄者誤之歸國以前言皆出於公之日記而余覽之久不能詳悉只記其事

之驟略文不必同也嗟乎公真丈夫也雖无所成但視其志耳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是時皇祚已盡金運方旺雖有呂尚必亦同如之何矣然天之所以生公者蓋將使明本朝之誠節伸大義於天下使我東方永有辭於後世也其所付畀者夫豈細哉可敬也已

○唐文士作虬髯客傳其事甚奇而其蹟不少著於史來處宗未可知也然中原東南數千里外未有所謂扶蘇國者猶海東一域有羅麗濟三國而松嶽山下之地稱爲扶蘇屬高麗在正東此當爲東部耳唐史謂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姓爲暴自稱出於水中入宮殺國王遂執國政蓋非東國人也其傳末略曰有水賊入扶蘇國殺其王今國已定矣是必蘇文以舟師渡海入高麗先據自稱東部大人而專其國遂地傳聞遂謂扶蘇國而以殺王傳國謂之國已定矣蘇文自謂生水中故以泉爲姓入扶蘇故名蘇文也可知蘇文之爲虬髯其

手刃國王若剌褐夫豈非㺚革囊中人肝者耶雖譲中土於文皇跋扈之心終
欲與文皇相抗故敢為倔強以致唐兵然安市之役以天下兵力莫之制寧售
其凶傑之氣專柄一國威動中華亦終不可謂全未得志然雖伯道偏據有些
不忍之心然後可以君一方今㺚人之類何以享有邦國哉此所以不能繼麗
祚耳其時李不來豈故避之耶
○有民金姓人居在永平以採參為業一日與其徒兩人入白雲山最深處登
高俯臨則下有岩壁四面削立如斗中其內人參最蕃甚茂三人不勝驚喜兩
顧無蹊路可緣遂結草作樊繫以為索推金姓坐其中懸樊而下金恣意採取
作十餘束置樊中兩人從上汲引採遂盡兩人將參分取棄樊而去金不可復
上四顧絶壁削立百丈除非插翼無以出又無可食只得採食餘參或有大如
臂者不火食六七日氣甚充盛夜則宿於岩底百計思量超出無計一日望見

岩上林木收靡有聲如風雨俄見一大蟒頭如巨盆兩目如炬蜿蜒下來直趍
金之卧處金自以爲必死已而大蟒橫過其前直上某處所下之壁其長可十
餘丈而垂尾於金之前掉之不已金自思曰此蟒見人不噬而掉尾如此豈有
意於救我耶遂解其腰帶緊縛其尾跨伏而牢持尾端一揮不覺其身之已在
壁上而蟒則入林不知去處金怪其爲神物遂尋舊路下山則皆蹲坐大樹下
金還謂曰爾輩尚在留耶皆不答及前視之皆死已久矣其參則无一遺失金
莫知其故下山告于兩家曰吾始與兩人採參同歸忽於中路嘔泄皆死豈有
誤食毒物者耶所採參雖均分而吾何忍取之盡分給兩家以充葬需无一所取
亦壯口不言此事兩家素服信此人皆不疑迎尸善葬之厥後金姓人年過九
十强壯如少年生子五人皆精粟富厚孫曾蕃衍雄於閭里本李聃鎬家僕皆
贖爲良人金年近百无病而死臨死時始言其事於衆子曰凡人死生貧富天神

鑑臨汝輩切勿生非念以招神怒如兩人者也

○水路朝天時有一名官充下价以舟行至大洋忽遭颶欲覆者累矣遂禱于海神自使臣以下書姓名投海若沉者將推下价之名獨沉不得已將下有一島頗近遂棹泊而下饑粮衣服皆優爲留置一舡皆痛哭辭去使臣見島中有一石窟晝夜止宿粮盡掘食草宗及根歲久不復火食遍体生毛長數寸隱然一獸也見水邊有物如礫而瑩潤有輝發之採取得七包而不知爲寶珠也留島十八年過一舡到泊乃我國舡也使臣告之故而同載焉船人見七包知其爲寶珠也共謀縛使臣割其舌分取其珠其首謀者以鐵索繫使臣之要鐵鞭打之教以緣繩拜舞雜戲如猿猱遊於場市村落以爲利至一寺監司之壻其生適來見之忽氣窒昏倒救護方蘇日既昏生秉燭詣使臣所在處問曰似是人果何人也使臣以手指書掌欲得紙筆生給之使臣書其事甚悉乃生父也

失氣絶復蘇即走一僧具告監營發卒詣寺掩捕舡人及同黨盡誅之生迎父至家厥母尚在擧家傷痛如初喪年久敍家不復與妻同室孤身挾貨固取禍之道也

○田東屹全州邑內中人也風骨秀傑多智略有鑑識時李相國尚眞居在邑隣獨奉偏母惸然塊處貧窮之極菽水難繼東屹年雖少常奇李公爲人傾身交結共爲知己常分財穀以周其急李公甚感之一日初冬來東屹謂李公曰子之形貌終當富貴而今貧困如此無以濟救吾有一計子但依而行之敢取五斗米及麴授李公曰但釀之熟則告我李公如其言釀既熟東屹乃遍告邑人曰李措大雖貧乃賢士夫也奉偏親无以爲生今欲經紀生理所需者柳櫟木錐也爾輩須飲其酒每人但致柳櫟錐長一尺半五十介足矣邑人莫曉其意然素信東屹又重李公皆許之東屹乃出其酒飲二百餘人數日後皆致

柳櫟錐如其數東屹出牛馬盡載之與李公同往乾芝山下有一柴塲刈草淨盡乃東屹土也東屹與公及其僕遍鍤木錐入地可尺數寸此謂李公曰此當明春可爲種粟乃歸及至明春凍解東屹乃取早粟種携李公往拔其錐插穴下種七八粒又拈新土畧下穴中以覆之及至夏粟苗之出穴中者甚碩茂乃拔去其細者只留大者三四本草生則刈淨之及結實穗大如錐極穎粟打之出五十餘石李公大喜擇當此盖柳櫟之汁素沃而入地尺餘則土氣專而又新矣經冬雨雪之汁且流入穴中與錐之沃汁融合而深漬則粟富茂苗種之入地也深則常有潤氣故既不畏風又不畏旱且種入草根之遠草根遠則不能分其土故結粟碩大此當然之理也東屹可謂深於農理矣李公方喜家計之贍而養親之優也一日大風起燒屋不能救積儲之粟盡爲火燼无一留者李公自知窮命无粟之福母子相扶一慟已而東屹曰天道固不可知也李措

大心貌宗非窮死者而今若是豈吾眼謬耶時慶科庭試新恩東屹謂李公曰
子試入京覲光僕馬糧資吾備之耳公乃以其貧上京時公之戚叔有爲名官
者公往見之戚叔待之厚徵其功令文書喜曰休哉賢決科可必厚助試具
及入場果一舉嵬捷戚叔爲辦應榜之具又延言於朝中即入清選叡望甚重
乃輦母入京始成家道其時東屹亦已登武科公招致東屹置之外舍與同起
居且謂東屹曰君與我神交也門地非當所論也文武間體例又何用也雖在
衆之中无爲翼恭儀而玉署僚友數人來會東屹欲起避公挽袖止東屹乃拜
而額坐公謂諸僚曰此是吾知己之友也智慮才力大非今世之人將來國家
必藉其力凡輩毋以尋常武弁視之深爲結知吾之挽留將爲蟠木之先容也
諸僚視東屹一貌堂堂皆相顧獎賞深願追隨東屹乃徐遍往見雄辯偉論
令人驚動諸人競相汲引職通顯叡名籍甚治民之精通馭戎之練熟

世咸推多歷方鎮至於統制使年亦耆艾子孫繼登武科亦爲顯可異也
○光海時漢師有一賈常行商於北京而豪縱浪費負西關巡營銀七萬兩自
營或囚或釋艱辛營辦堇償五萬兩而尚餘二萬兩其時按使牢囚督促而家
計蕩盡更難用力賈從獄中上言身既囚係徒死而已公私無益請更貸二萬
銀三年內當盡償四萬死無毫欺按使壯其志奇其言給銀如數賈即往沿海
諸邑自義州始而訪問富室就其隣近而買屋馬華衣肥馬往來留住甚結其
富人其美饌旨醞共與飲食富人莫不傾心愛重因以利誘說貸出銀錢多者
百金少者數十金刻期約還及至期即償無或遲滯凡西關銀錢子母家百數
而貿循環貸償者幾一年而無一欺漢諸富人益大信仍大得債銀又六七
萬兩盡買人參豹皮仍以其餘多貿健馬盡載之復赴北京其旧主人商而
好義者也賈說之曰若以此貨徙南京則當獲百倍之利矣男兒作事成則昇

天敗則入地耳宿我知心能從我乎主人然之快許遂與主人雇一完固船載
貨自通州發舡得順風不滿十日達楊子江遇一唐人棹小船掠賈舟而賈即
與格軍健者數人乘其船追之入小船中縛其人載還解之備問水陸所從入
及市貨貴賤人心真僞國禁輕重寇賊有无既詳悉又厚給其人物産以結其
心其人大感謝賈又許以事成後當重報其人指天爲誓願爲之約遂自楊子
江乘潮而入直至石頭城下唐人之家在江邊遂泊岸下翌日賈率舡夫之有
心計者數人皆以唐製衣服隨唐人入南京城内十里樓增簾幙掩映皆貨肆
寳貨山積唐人引賈就一藥舖細陳此朝鮮人挾重貨可潛市勿泄舖翁大喜
邀來同契富翁約期交貨賈敀取參貂羅列舖上一一精新南京藥舖素重羅
參舖翁輸価比本國可十數倍賈大獲財厚給唐人敀至京以數千金與主人
又分給十餘棹夫各千金遂還本國不過數年之間償納巡營銀四萬兩又償

沿海富家兼利息充所遺自享餘財累巨萬遂諸按使告不失利按使薦之宰執累歷鎮將云許曰是賈誠偉矣其花園老卒之類也歟以其負七萬者視之亦大跅跎耳兵陷之死地而後生觀其智勇足以為將矣然尚非蹈死地烏能致此

○仁祖朝海西鳳山地有一武官姓李者饒於財而性甚豁達喜施與信人不疑有告急者傾儲无所惜以此家計耗敗至不可支然風骨偉俊皆以顯達期之仕為宣傳官坐事失職鄉居累年銓曹久不檢擬一日李謂其妻曰武弁鄉居官不自來而家貧如此寔恐一朝填壑所餘莊土買之可得四百餘金以此入京官可得也成則人不成則覔我欲一決妻亦許之遂盡賣土果得四百金留百金付妻謀生以三百金上京健僕駿馬頗動人目至碧蹄店止宿僕方治馬食忽有一漢着氈笠衣服新鮮始則窺覘俄而入來與其僕輩語意頗慇款僕

輩悅之問所從來曰兵曹判書使喚蒼頭也李遥聞其言亟召問之對如前李
大喜曰吾方求仕上京所望者兵銓汝果是兵判信使奴僕則其能爲我居間
周旋否且汝之來此何爲其人曰小人爲兵判宅首奴上典家臧獲多在西關
令方受命收貢膳故今日發去耳李嘆曰得爾不易而有此交逢何以則有便
善之策耶其措之曰此不難請與之同入京耳小人受命辭出已累日而擇吉
發行故今始出來上典未必知之今復還爲進賜周旋後發行亦未晚也但未
知行中所持者幾何曰三百金曰堇可用之遂隨而歸爲李定一舍隣而傍近
兵判家囑主人善待之其抑揚甚示威勢主人唯諾以李弁之素知此漢益
信之其漢歸家數日不來李謂必背之爲大惱慮已而來見李喜極如漢至之
得亡何問不來之故曰爲進賜圖宦豈可倉卒耶有一處蹊逕甚緊而當用百金
急問之厥漢曰大監有姊氏內主寡居在某洞大監極念之所言必從小人以

進賜事告于厥宅則內主要得百金美官可立致進賜肯毋吝乎李曰此金用
專爲此也更何問即出橐許數而付之僕輩疑之曰進賜不親進徒付此漢安
知非詐耶李曰其爲兵判僕則明矣何可不信人如此翌日厥漢來曰內主得
金甚喜即送言于大監悉以散政有當窠必首擬毋泛大監已諾之然必有言
重者傍助然後益牢固矣其間有某官素爲大監親重有言必從又以五十金
投之則必喜可大得力李深以爲然令留之厥漢來有喜色曰果有樂聞矣李
又付以五十金厥漢又來告曰大監有小室國色絕愛之生男甚奇懸弧不遠
欲厚設具而乏私儲甚憂之若又進五十金其感悅當如何寵姬干請尤爲深
緊李亦喜之即與五十金厥漢持去即還曰姬果喜言當竭力周旋進賜好官非
朝即夕當坐而俟之然武官供仕冠服不可不精備且以五十金貿辦則可矣
李曰此斷不可已仍以金托厥漢買易造作非久毛笠綺服廣帶黃金帶鉤一

時致之而皆極光麗李大喜自以為得一葛亮雖僕輩之始疑者與欣欣然
顒望膴仕之心至李既具服着即懷刺詣兵判家登謁備具履歷情勢告訴哀
懇兵判為領之而已非無暇隙而終無一言於側李以為此不過兵判之常事其
後復往亦不悅同諸武逐隊問候已而无賜顔款曲之意問有政目則必艱辛
覓見而渠之名字少无疑似則心甚焦躁務悅厥漢之心來則出其橐錢買得
肥肉大酒任其醉飽以此餘存者五十金幾盡消磨李頗悶之問厥漢汝言久
无驗何也曰大監何日忘進賜而奈有所納者加於進賜則尤為緊進賜何以
得參然此輩得意者已多聞後日散政大監將擬進賜某職此極腴官姑俟之
及政目出又无聞厥漢來見曰某官及內主力請於大監可必得忽有大臣托
以某人不容不施為其所奪當奈何然六月都政不遠某司之職尉用甚饒小
人已白於內主某官及小室合請於大監已快諾此則決不失且俟李半信半

疑而不敢不重待貸用已罄盡矣及至大政奴主早起待報望眼欲穿而日高
已過午至晡且暮矣吏兵批已畢而李之姓名寂无所聞厥漢亦无影響李大
悵失心僕輩之訛議恨嘆不勝其騷耳李雖上典不能出聲氣猶望此漢之復
至而前之日日來者今過三日不至李始大疑之招問主人曰兵判宅首奴近忽
不來何也汝既情熟何不招來主人曰此素昧之人其爲兵判家奴者進賜果
明知之耶小人寔不知常以渠之自稱兵判家奴子而進賜又謂兵判之奴小
人以此信其爲兵判家奴子寔則吾安知之李曰汝既親熟知其家乎曰不知
也進賜既與親熟豈未嘗知其家耶李曰偶未致意耳自後厥漢絶迹不復來
李自念其蕩敗家産盡輸於一賊漢都由一心之踈闊累代宗祀許多家眷將
乱委於丘壑而族黨鄕隣妻子僮僕怨怒誚責其何辭可解且念平生矜驕之
性豈肯寒丐見苟活耶百爾思之唯有一死乃决於心遂决於意捨命翌日早

起直走漢江脫去衣冠大叫數聲奔入水中水侵背腹已不勝懍慄不覺縮身退步佇立靜思曰實難自死莫如為人所打死遂出茫茫然歸翌日朝大飲酒爛醉錦衣烏靴金鉤橫帶八尺長身昂然大步直至鍾街人人大驚視以為神人而李方揀取衆中偉幹獰貌似有勇力者直前搏之飛脚大踢其人一毅跌仆急起疾走追之不及李甚慨恨又環視衆中有可勝己者將赴之佇立睢盱狀若狂者目之所歸莫不讀然逆走街上空無一人李雖欲為人打死而人方畏為李所打死死可得乎日已暮矣大悵而歸夜臥無寐欲死之計外無他念矣又思曰莫如入人家押戱其妻妾則打死必矣翌朝又飲酒服着游歷大街見一屋新麗直入至中門而無阻擋者遂突至內廳只有一少婦年可二十餘花容月態手梳雲髻視之略不驚動問曰何人入人內室乎豈非狂者耶李不答直上廳把女手擁頭接口女不甚牢拒而亦無一人在旁呵之者李極怪之

問曰汝夫何在女曰問夫何爲也豈有如此事醉狂雖不足較自有法司其速
去李曰第言汝夫所在我非真醉也自有情事不得已作此婦曰所謂情事何
事也願聞之李曰吾本旧日宣傳官也爲賊人所欺盡失家產决意就死而不
能自死要人打殺故累作此等事而終無下手者今汝夫又不在死亦至難將
奈何咄咄不已婦大笑曰信乎狂矣世豈有求死如此者乎公果武班清官則
以此風骨豈虛死者耶我亦有情事不得已者將畵他通而忽與公遇此豈非
天耶李問其情事婦曰妾夫本驛官也有正妻在室而聞妾之美又娶爲次妻
已四年矣始寧置一屋之內妻悍極妬而夫已老衰不堪其勃谿買得此屋使
妾移居夫始也往来宿食非無眷戀之意畏妻之妬數日後足迹甚稀只有數
婢相守無異寡居者昨年夫又以首驛隨使行赴北適以事滯留北京今已周
年未敢音問杳然莫知敢期独守空房形影相吊雖喫着無闕而世念索然春

風秋月悽傷自悼而已今又數婢以死與檢相繼而去只有老婢相伴而多出
入不常在家情事酸苦如此人生幾何而守此甚朽不相干之人而酷受悍婦
之妬夏之日冬之夜獨泣空閨之中如許情事與被賊欺奪而求死不得者何
間焉自余賤身異於士族不可遽然枯死正欲別圖而忽有此奇逢此分明天
意矜憐我兩人我寔願從公亦何過慮耶李聞其言始也惻然繼以欣然奈此
頓无生意僅曰汝言善矣顧无可故雖有一死耳婦曰非丈夫也然此會非偶豈
無便憤之道願自愛毋枉平生曰起入室持酒肴親酌以勸李既悅其色且感
其言隨勸累吸酒興頗逸遂携女入室向屋歸衾花茵繡枕蜂貪蝶戀極其繾
綣枯草沾雨死灰復燃彼此喜可知也自是以後因常留住其生其死一任天
公婦亦欲絕夫家不復忌畏但治珍衣美食以養李弁瘦顏日漸豊麗夜則來
宿晝則出游奄過一月死念漸消生樂轉深而女之風聞亦自難掩已而驛官

族敀書信先到厥婦欲問李發去李恥不敢歸遲回未決而譯官已到高陽站
其家屬治具出迎譯官問其妻曰次室之不來何也曰次室自有別人何閑於
君譯官聳聞其故妻細傳所聞譯官怒氣如山推擲杯盤急騎駿馬腕懸利刀
疾馳入來將欲一劒并剪蹴開大門衝突直入大呼曰何物賊漢入我室偷我
妻速出喫劒忽有一人推牕當戶冠服輝煥貌若神仙披開衣襟露示其胸嬉
然而笑曰吾今日真得死所矣汝但刺此胸意氣安閒略不動容譯官纔見眼
不覺慄然震慴若假景之見梁武氣縮口呿却立痴呆不能出一語但嗟咄數
聲忽擲劒謂李曰家宅妻財任君所爲耳惘然出去不敢回顧婦時在壁間
窺見其狀出謂李曰庸奴何能爲乎然可速去耳走上樓捧出一櫃中有天銀
三百兩曰吾父亦富豪吾嫁時父以此資送而吾深藏秘之夫未曾知而父死
已久无可與謀生者今幸有主此可爲資本且挈出一篚視開其中金玉珠貝

首飾雜佩及錦繡衣服曰此亦數百金苟善運籌何患不富速命僕馬載之明

曉李遂以西奴兩馬載之滿䭾直女其上李隨其後馳故鳳山譯官莫從之而

其妻幸其去惟恐發狀追還沮抑寢之李以其資盡復所賣之土且轉運居積

數年成富屋復上京求仕深懲前日事務周詳除美職遷歷以序陞雄鎭節

度使厥女與偕老俱享福祿甚盛人以爲好施信人之效天道昭昭信不誣矣

許攺曰從他夫女之醜德嫁取人妾士之惡行固君子之所不道然此兩人者

皆出於晩極情慼事成於偶然賤妾不足咎武夫無可責耳然有心德者不悪

終受報靡忒自然之理也是則可取也

○京中士人洪姓者有奴婢漏在善山得推覆盡出厥數甚夥士人見一奴饒

財者有女名香丹年十九有姿貌納之甚寵忘其故奴輩乃謀居已定期女知

之至其夜女與士人倍加昵愛嬉戲无所不至脫士人袍袴自着而取其襦裳

賊着士人謂諧久之女忽却坐而泣言其事機士人大驚因知依措女曰此皆婢之族黨所爲吾父莫之禁亦與知之然父非首謀者猶可恕也今吾換着主服將以身代主之但聞有呼女出者即以此服被髮蒙頭疾走而出幸而得脫必免吾父之死言訖流涕縱橫士人大感傷夜將半門外火炬倚明羣徒擁入裹呼女出士人以女服被髮蒙面躍出疾走此村距官門不遠士人直抵官門大呼叩門邑倅聞之大驚開門呼入則乃被髮一女子也問之得其曲折邑倅即發命一將校率以馳赴賊徒猶未散一一結縛无漏失入見其女則已紀所血盈房內蓋賊既殺女徐知其誤方欲散走之際官兵已迫无得脫者邑倅即報上司盡戮之獨女之父以士恳乞貸免噫此女爲其主遂其忠爲其夫成其烈爲其父全其孝一舉而三綱具矣本邑立碑旌焉

○崔慎華陽聞見錄曰一日問地理可信否先生曰朱子云山本同而末異水

本異而未同又以數三尾生魚盛盂水密埋於壙中久然後開視而魚不死則地氣好矣又有一説有一人新葬者聞擊斫聲於墓中厥後子孫衰敗而改遷其墓乃見石打棺傍皆傷朱子曰此是地中風也門人疑而問地上未見轉石之風而地中乃有飄石之風何也朱子曰地上渙散故風無力而地中凝聚故有力甚猛欲驗其氣者炷火於壙中火不滅則其地之氣好矣此莫非朱子之説也宋龐元英談藪曰蔡元定子季通博學強記術數善地理爭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不能無吉凶及貶道州有贈詩者掘盡人家好墳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此蓋鄉中俗流有惡西山而疵毀如此也以西山之邃爭精識豈必浪事發掘而亦不無偶失者故仍之而指摘況世之庸陋無識之類雖誇衒其術何足輕信而輒事遷窆乎

○燕薊風俗人死則不葬於山葬於野田中或路旁平地墳形餘甚如艾炷年

年取土加之一鍤於其上謂之加土不用莎覆士大夫四面築墻前開一門此所
謂之神道墓門也墻內墳如立𢚩多者數十小者六七樹以白楊題之曰某官
某人之先塋如倭俗又不帖土封墳又无卜岡之法皆羅列道旁築盤陀而掩
枯骨貴者鑿石為坎函尸桶其中覆以顛石立石碑設欄四面防人踐踏置石
為墳立木板以識之然靈魄安而其子孫之榮貴富厚在於其中地理吉凶之
說又何足取哉然泉時有闞越黃巖涉者吾視墓廞地為圖即知休咎因号黃
巖涉發人有世患其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葬者左目果然出之即愈且
如朱子所謂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
必先此五者云者其擇地審慎之意又如何哉以此言其葬親之地安可不盡
其誠而彼南北葬法何為而然也
○洪穩夅啓蒙花九菴至帝出乎震先生曰震是長男位也今漢師城東地

形空缺此是長男傷虛也故士夫家福壽兄多不如其弟故俗諺以士夫家兄
不如弟爲南峰臣伊軍盖欲使掘取木覔之土以塡震方之空虛也國初嫌其
卯方之虛而造山於崇仁門之內者今見如一塊土矣不爲則已矣爲之而聚
土作塊以此而能鎭空虛之方耶左翁之說如此而宋史徽宗時帝以未得嗣
子爲念道士劉混康言京城西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
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然則雪心賦所謂土有餘當
闢則闢山不足當培則培云者亦要人作之功耳
○崔愼華陽聞見錄有曰一日語及鬼神先生曰有之宣廟朝有許雨者家
有二鬼雖不見形色能作人語殸與人酬酢奴婢有偸者必告夜有男女人道
則拍掌大笑其家苦之欲逐其鬼乃以朱砂作符付壁東則出殸於西西則出
殸於南南則出殸於北北則出殸屋樑樑則出殸於地隨其聲而隨付又作

殺於空中曰爾能付籙於空中耶以此死訃可逐一日許雨問世人多尚鬼覡
擊鼓享神鬼果能致福否鬼答曰鬼亦如人必聚於餉饋之家每至享則喜
一不餉則必怒而致害莫如初不饋之而死喜死怒又問曰鬼亦有死乎鬼曰
有死也以蝙蝠煎水和飯以食之則死許家依其言作飯置諸天帳上俄而一
鬼哭白吾之友鬼食天帳上蝙蝠煎水之飯而死吾不能淂留於此今往他處
厥後果不聞鬼語亦无鬼禍此蓋其家陰盛陽微有此神鬼之变也又曰古人
云人畏鬼〻亦畏人如人畏虎〻亦畏人也
○星州文官鄭賜儒未第時牧使洪應憲學之弟應昌中別試初試方治應
講之工延賜儒共讀於梅竹堂〻前又有支頤軒一日更鼓五下鄭君起如
厠還月色甚明上支頤軒徘徊吟風忽一陣陰風吹面髮竪急回未及中
門見一官人絳袍烏帽從西墻叢竹間出視其面生氣騰〻而美鬚可三四

乃謂鄭曰欲見子久矣可少留鄭心知其爲鬼擧手揖曰不意深夜遇官人於此
驚問居住其人愀然曰東西南北自無定處何必問居住欲知我姓名有官稱
曰諸牧使於子爲地主子可考此州先生案鄭曰然則欲見我者何事其人曰
我本固城縣常民也當壬辰之亂起兵討倭朝廷特除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
名不大施其歷海磧營統津迎敵寡易敵衆弱制强其獲斬摧破者亦足以暴於
後世然其時文檄泯沒國史不傳後人不復知諸牧使丈男兒長逝者魂魄冤
恨無窮歷數百載精靈不化出沒於雲陰日夕抑盛而與誰語欲與子相見此也
天若假我數年可使賊虜甲不返單槍匹馬衝突百萬斬將搴旗惟我是能如
鄭起龍諸人豈敵我哉不惟我視起龍如褊裨起龍亦以將帥事我起龍則卒
立勳名致位統制使爲人所稱艷我則未能也是命也夫大丈夫不能殲盡賊
奴而像掛閣名不傳於青史志未暴於後世雖死而歷百千萬世此冤其可旣

守仍拔腰間劒以示曰此吾在軍時所仗者嘗斬倭偏將耳劒長尺餘而脊上
鮮血糢糊月下閃爍動光遂長吁慷慨血上面顴頰間点々有火紅氣踈髯張
動如燕々尸之今且謂鄭曰偶有詩子盍聽乃吟曰山長雲空去天迥月同孤寂
寞星山館幽魂有也无又曰幽字即幽深之幽字也鄭曰詩亦高矣敢請詩意
所志答曰願死忘願死忘當有知者已而曰我去矣行數步後曰願死忘願死
忘忽不見鄭君極異之明日取考先生案有曰牧使諸沫癸巳正月到任四月
罷皈云時鄭尚書益可按嶺南聞鄭君遇諸沫事邀致營中細問得其詳鄭
君具言諸沫又言吾墓在某原其村今無子孫無復香火之設荒穢不治豈不
傷哉云鄭使異之曰吾若在任則可以狀聞而今已罷職不可上聞然當修植
以慰其魂遂命本邑改治墳塋封植樹木又置守墓三户前期數日其邑倅與
吏迪晝寢忽有一人烏紗朝服來告曰今者監司將修吾墓吾邑宰獨不知乎

幸爲我留心已而巡營聞之來到命治諸星州墳墓邑宰亦畏之修治如法云南相國九萬藥泉集有曰余以繡衣巡到星州與友人尹衡聖夜話聞先生崇得諸沫問於尹友〻曰余丙子避亂來此習知諸沫事諸沫壬辰起義兵討賊所向无敵臨陣對敵勇氣軒〻鬚髯頓如蝟毛磔賊望之如神號名與郭再祐並稱而反出其上云鶴山曰東國未聞有諸姓而中原江浙間有諸氏沫之先豈中州人耶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如諸沫者非所謂倜儻非常者耶信斯言也可謂忠義勇烈冠當世也其名磨滅无聞乃如此宜其精爽鬱結久而不化矣豈不悲哉然終得奇士一泄之令道伯修其墳墓禁其草木使世人漸知有諸牧使自此後亦可解矣想之辭曰魂魄毅兮爲鬼雄其沫之謂乎

○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沒已三百年而精爽不泯凡於祀享之際祭物或有不

潔者其婢輩掌其者皆必有靈訶或病或傷其驗甚明由是上下莫不齋潔
无或敢慢一日其孫蔡澄早起拜而後開戶見人蓬頭垢衣反接而跪在高靈
龕室前噤呆不動中生大驚曳出則其人腰間多帶神主被盡是偷見潛入搴
取積袱自下而上至高靈龕前忽然昏跪不能動反負雙手若有縛者曳出而
始能運動自云莫知其所以然矣其家奪其袱而逐之高靈亦一代英流故其精
靈可畏如此哉

○崔奉朝賀奎瑞既躋崇班經銓任後便休致閒居人皆高之世謂公有遇異
人教以急流勇退蓋公少時在龍仁一民家與儕友共肄科業一日夕儕散公
獨居忽見一官人儀貌秀偉從數人入來經就坐公視其冠服非今世常制深
怪之問其所從來其人曰我非陽界人即前朝朝士也我室在此民家西室之下
民家曉夕爨熱我宅我實難堪有一孫在京一骸盡爛灼矣君盍爲我計移此

屋室以全我宅然明雖殊感當結草公曰子何不於儕友席坐中出言必俟吾
獨居而來耶其人曰衆人精神寡難以告語君自有過人者故俟間來耳公曰
試圖之其人謝而去翌朝公召問主人曰汝造此屋時寧有所覩者乎主人曰
西室下疑是古塚而俗稱宜屋古塚上心神鎮安云故不復審視直尋造室矣
公曰吾有異夢爾若不速移必有大禍主人告以無財力公使給五十緡即日
撤移於他處其後宦人乘夕來謝於公宅欣感甚切仍言公必大貴五福兼備
但至正卿必仍退乃爲宅福不然則禍亦可惧公常深志之故卒成此訃死所
无悔其姪明叔每聞此說於李說爲余言之
○李相國儒仁厚長者在玉堂時一日過宗廟墻外巡邏谷時微雨忽見一人
農笠簑衣兩目如炬獨脚騰踔而來公及從吏見皆怪駭此人忽問吏曰前路
遇一轎乎吏曰不見此人走去如風公來時果遇一轎於渰生洞口公即回馬

尾此人之後直到済生洞一家乃公之異姓三從家避所也盖其子婦得怪疾閱累月在死境其日方避寓於済生洞一族親家公下馬入見主人具告以所見請同入見既入見果有厭物右纒坐於其婦人枕邊公不語直視之厭物卽出去立在庭前公隨出直視厭物又騰上屋脊公又仰視不已便騰空而去婦人精神頓甦如未曾痛者公去婦人又痛公卽剪紙百餘片署以手例滿室糊帖此妖遂絶而婦人之病良已曾見野録成虛白過典牲署東亭有人長丈餘戴箕笠衣簑目光如炬腥氣逆鼻虛白控馬熟視其人騰空向東而去又見抱朴子曰山精有如人長九尺衣裳戴箕笠名曰金累以名呼之則不敢爲害又曰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喜來蝕人然則其婦人所値者盖山精也歟

○余亦有一異事有一友人在鄉善詩文雅飭士也六七年前忽得怪疾危篤閱月余往見之纔及門其子迎拜甚喜請以速入見則友人具冠服起揖言皃

動止非甚病者也余曰兄所患今幾瘳乎友人甚欲見兄今幸見過請留終日
余問病所祟友人笑曰吾得病怪甚月前始病如傷寒一日腿覺右脚裡有聲
如蜂始細漸大升漸至肩遍如小兒聲升至咽喉極暴猛一丈夫也吳談怪說
駭震心神已而吾身跳躍不止上迫屋樑氣家驚遑因知彼爲吾心知邪憑欲
定志堅坐則其跳尤甚疲極思睡始暫歇如是幾月餘其間怪怪奇奇之事不
可盡說邀旨誦經名僧設法俱無所效此邪每至咽喉與吾酬酢如平人吾曾
聞邪有所畏試記吾平生所知親舊之名歷稱之邪輒大言曰此何足怖也
說到兄名邪便聲低瑟縮曰畏甚畏甚吾便高聲誦名無數邪即寂然無聲息
不得發吾誦之不輟僅獲差安今則無所苦矣是以甚欲見兄仍相對而笑余
遂留至夕故其爲人拙甚無可畏者而今邪畏之如此良可異也
○鄭謙齋敾言永春南窟素稱幽深莫測其近地士數人作伴同入將窮其奧

始多挾炬燭窟中或窄或廣或高或低愈深愈入行十里炬燭絕仰見空裡
有一星下燭熯明可辨路徑衆人異之行不已路忽大開見日月照耀別一世
界也田疇邨落彌望周匝牛馬鷄犬去來飛走草樹叢郁如二三月溪流活活水
碓互鳴眼耳所觸一與世間无異衆人行既遠皆甚飢困就一村家求食則略
无聞覩高聲言之亦不應遂前扶主人之身撼動大呼主人始驚却曰此必有
物憑付遽入竈作飯和水泛之若巫覡之却鬼然矣衆飢甚遂共喫此飯轉向
人家其作飯却之如前者衆人始知此界與世相反也遂覓路故道路前進入
一洞中路便仰出攀緣而上忽出世界即一高峰之上也眺望久之見一船溯
江而來齊聲呼之舟人仍泊山下衆人乃得敀峯則乃丹陽玉笥峰也謹齊會
見其人親傳云余昔見大明一統志云廣信府貴溪縣鬼谷山有鬼谷洞幽黑
人必以燭周回四里傳有一洞口狹小相傳昔有人入其中延遷漸遠見人物

家舍儼然如人世且酉陽雜俎云開成末永興坊民孫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忽听其下有人語及鷄聲甚喧鬧井工懼不敢穷此窟亦是類此而未知如此等說皆信然也蓋幽門之中聞覩之所不及固多詭異有非常理所可測者又何可謂之必无也

○一士人粗解丹青嘗遊山至深處有村烏人皆迎拜日暮就一精舍寄宿只有寡婦母女不受粮供食精潔翌日臨去世願得画捧出毛段一端及泥金題以三五七言其詩曰水色淨山色遥寺臨清王墅僧〻渡夕陽橋丹伯尋陽故雁少洞庭楓葉暮蕭〻乃厥女處子所詠也士人驚異不敢下筆云詩真鬼語也但鬼怪與妖屬昏夜狐狸作魅亦在朝晝此其狐狸也歟士人之得免幸但尋陽洞庭其間千餘里也而認作一處魅直陋哉

○仁廟朝京師武弁李修己者風骨峻偉且饒力嘗有事於關東出襄陽會日

晩迷失道由山谷間崎嶇數十里不得村落忽見遠燈出林間策馬赴之則只
有一家處岩嶺間板屋木皮頗寬敞有老女子開戶延之入則只見一少婦年
可二十餘極美麗素服淡潔獨與此老婦居焉一屋上下間隔壁有戶而留客
於下房精飯美饌侑以芳醪接待之意極殷勤李生大異之問汝丈夫何去少
婦曰適出去今當回耳夜向深果有一丈夫入來身八尺形皃魁健巨瞉如電
問婦曰如此深山何人來寓於婦女獨處之室乎極駭也此不可无端置之耳
李生大惧出應曰遠客深夜失路艱辛到此主人何不矜念而反有責言耶丈
夫乃噱然而笑曰客言是矣吾將戲之勿慮也庭中大明松炬羅列所獵之物
獐鹿山猪麋積如阜李生又大怖然主人見生甚有喜色宰割猪鹿投釜爛烹
夜向半携灯入室諸生起坐美酒盈盆大胾推盤連乳大碗屬生意甚勤懇生
酒户寬而意主人是俠流亦解帶開懷不復辭焉而已酒酣氣逸彼此談說爛

熳主人忽前把生手曰觀子氣骨非凡想必勇烈異於俗人矣吾有至痛必殺
之讐若非得義氣勇敢可以同死生者不足與計事子能垂憐許之乎生曰第
言其寃事主人揮淚曰豈忍言哉吾家素世居此洞以饒實稱十年前忽有一
惡虎來據近地深山距此十里日嚙鄰民不知其幾以此離散無一留者而吾之
祖父母父母及兄弟三世皆為所噬矣事當即為棄去而倉卒之際未得可避
之地十日之內相繼被害只餘吾一身獨生何為吾亦略有膂力必殺此獸然
後可以去就故每遇此獸與之相鬪亦多年所然而我與獸力敵勢均勝負終
未決若得一猛士助以一臂之力則可以殺之而吾求之於世久矣迄莫之得
至痛在心日事號泣今遇吾子決非凡人茲敢發口公能矜惻留意否生聞之
大感動進把主人之手曰嗟乎孝子也吾惜一擧手之勞而不成主人之志乎願
隨君去主人蹶然起拜而又拜而致謝生問曰君不持劍刺之主人曰此是年

久老物也吾若持刃或砲則必隱避不現若不持器械則必出而待之以此難
殺而吾亦危不敢數把矣生既許之當養氣數日然後可以進仍留庄日以酒
肉相待恣食可十餘日一日天朗氣清主人曰可行矣授生一利劒與之共發
向東行十餘里入山谷中踰數峴漸覓山重水襲樹木深森忽見洞開有一平
畝清溪灣回白沙皓然溪上頂有一高岩陡立黝黑巉絶氣色陰森主人請李
生隱於深林間獨身空拳行至溪邊長嘯久之其聲清亮非常忽見瑩沙自岩
上揚起數次漲滿一洞日光晦冥俄見岩顛有光如燭炬明滅閃爍生從林間
睇視之則有一物掛在岩間如一條黑帛而燭光層生其間主人見之攘臂大
呼那物一躍飛來若迅鳥已與主人相抱乃一大黑虎也頭目凶獰大異常虎
使人驚倒不可正視虎向人立而主人挾持其頭搶入虎脇腔間緊抱虎腰虎
頭直不能屈而以前脚爬人之背々有生皮甲堅硬如鐵矣利爪无所施人則

以脚纏後脚只要踣之虎則卓竪兩脚只腰不躓一推一却互相進退而蚌鷸
之勢無可奈何李生始自林中從背劒直趨虎見之大吼一聲岩石可裂雖欲抽
出而被人緊抱慌亂之極眼光電掣李生不爲動直前以劒刺其腰出納數次
虎始震吼俄而頹然委地流血泉湧主人乃取其劒劃腹斫骨擘成兩瓣取其
心肝納口咀嚼既盡放聲大慟向夕携士敀家叩頭泣拜死限節生亦感愴不勝
其救滿翌日主人出去牽来大牛五隻及二駿馬皆具從者載之以皮物人參
等物各滿䭾又携出所藏櫃皆銀也又指其美女曰此女非吾所聘也曾以
厚價買得而乃良女也吾積年鳩聚此財只俟爲報仇者酬恩耳幸収取勿辭
吾自有庄土在於他地亦足資活今可去矣又泣拜生既以義氣相濟豈有受
貨之理曰吾雖武弁豈愛此物耶願勿復言主人曰積年留心於此者只爲今
日公何爲此言即起拜辭顧謂美女曰汝將此物善事恩人若事他人而有違

吾雖千里之外自當知之必絶汝命言訖翩然而去李生呼之不顧亦无如之何
遂將女反貨同放欲擇壻嫁之而女誓死不願遂爲生有
ㄴ輿地勝覽曰江陵風俗尚耆慈知種麻養蚕作綿布尚奇問喜遊宴禮義
相先敬老恤孤形勝則一道巨府海東名區滄溟浩瀚洞壑千重控扶桑挹暘
谷鏡浦在邑東十五里周二十里水淨如鏡深沒人肩背四面中央如一西岸
有峰々上有全浦之東口有板橋曰江門橋之外竹島島北有白沙五里沙外
滄海萬里望日出最奇堉咏有曰白沙翠竹汀洲畔杏花羅落千家兩海山
盡是桃源裡何必區々尋神仙三山風俗人性多巧形勝則五十清川千叠翠
壁竹藏古寺岩控清潭依山村舍卧樹木橋有頭山岩石奇形千萬瀑布長
萬丈雄於天下武陵洞水石爲嶺東第一題詠曰蕭洒江山共我清樓台到處
管絃鼓翠竹丹楓千嶂合危峰絶壁一川迴

○芝峯類說曰富國之術在於錢幣足兵之策在於號牌蓋錢幣行則國用自裕號牌行則將免牽民其利益必大矣用錢之議起於先王末年廷臣獻言皆以爲可行而事竟寢號牌則頃日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下佩持數月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而如此惜哉故作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爲難非行之難持久爲難

文昌公事蹟

先生姓崔諱致遠字孤雲號海雲新羅沙梁部人也生而神異年甫三歲隱遯海島望景樓(在合川縣)不知何許仙風儒士數十雲會始上各以其學競教由是大悟文理遂成文章常以鐵杖每晝于沙中三尺之杖幾至半尺矣有學士(唐之逸士)問曰汝年歲何答曰六歲耳學士曰汝知學乎對曰人不知學何謂人乎學士唱詩曰沙鳥還浮沒山雲斷復連公聯句曰棹穿波底月船壓水

中天學士撫背曰年未七歲之兒智才猶尚如此況羅之儒士文才過人可勝
數歟公素聞羅丞相業有一女而有德才藝卓越儕輩改着弊衣稱号
繕鏡賈遂至丞相家呼以繕鏡乃伺窺見羅女德容心深為美所繕之
鏡因為破之乳母大驚撞之公且乞曰鏡已破矣撞之何益願以身屬奴以
償此鏡乳母入告丞相乃許焉由是号稱破鏡奴養馬自後群馬並肥
矣或卧林中而睡則群馬乘暮聚集卧前俛首羅人立見者不知其數而莫
不嘆異焉丞相妻聞之謂丞相曰破鏡狀貌奇異亦多可賀之事願君留此
厮役而任之不鄙之役丞相然而從之仍命守視東園花草問之曰汝年幾何
對曰十有一矣又問曰汝知學乎對曰未也丞相曰我十有一歲能知學而
汝何不知學耶對曰早孤餘生雖欲學書孰從以學哉公聞羅女入
園翫花而但嫌破鏡之在而未果矣一日請于丞相〻〻乃許焉羅女

入園翫花詠詩曰花笑檻前聲未聽公林下隱身花間答曰鳥啼
林下淚難看羅女赧然羞作而還先是唐懿宗猜嫌羅儒之放肆怒欲
攻伐以綿花裹雞卵盛以石函又煮黃蠟灌於其中不令動搖更以銅
鐵漏函不使開見而仍以璽書付持函使者曰若不究此函中之物而
獻屠滅之羅王見恐懼召一國名儒聚白虎觀而因教曰有能究此
之物作詩者厚加償賜羣臣閤奏曰羅承相女子才識今世無比委以
問之王曰若不究知函物則罪不赦死於是承相撫函痛哭承相女亦歔欷
歎息破鏡默然良久曰若以我為婿吾必究知作詩也承相厲色曰豈有蒼
頭為婿之理乎承相女徐曰家君愛我而不聽破鏡之言則後悔莫及承
相事係在迫許以請詩曰團々石中物半玉半黃金夜々知時鳥含情
未吐音於是還使獻于唐帝唐帝良久曰石中卵已然而欲啼而未吐

音何也破函見之卵成雛形帝嘆曰絶域偏旺有此奇才耶乃詔徵作
詩之人羅王謂丞相曰今皇帝初欲伐我而後徵詩人年少學士何以送
還耶對曰臣婿年雖十二而知潤體壯何可際慮耶俱艇駕海而送之
於是公與丞相女餞別而不勝離恨口號一詩曰白馬獲〻漂烟海孤
艇去〻棲青天別酒緩斂無好意長年愁疊夜何眠公亦作詩慰
之曰東方夜〻無愁苦翠黛花顔恐衰耗此去功名須自取與君富貴
喜即居遂浮海入唐尋師力學唐禧宗乾符元年甲午登第初調授
溧水縣府尉績陞還爲承務郎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黄巣
反高駢爲諸道行兵營都統以討之辟公爲從事巡官委以書紀之任其
表狀書啓告檄皆出公手其檄有曰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
之鬼已議陰誅之語巣見之不覺下床由是先生名震天下及年二

十八唐僖宗知先生有歸寧之意使將詔書來聘本國新羅憲康王輒
留先生爲侍讀兼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先生自以西學多所得及來欲
展所蘊而衰季多疑忌出爲太山郡今泰仁縣太守眞聖七年先生時爲富城郡今瑞山郡太
守被召爲賀正使眞聖王八年進時務十餘条王嘉納之先生自唐還東遭値
世亂動輒得咎無意仕進自放於山林之下江海之濱始翔文風從事理學若
慶州之南山剛州之氷山陜州之淸凉寺智異之雙溪寺合浦之月影台皆先
生遨遊之所晩年休官托仙入合川伽倻山交結神仙默丹彈琴百泉之上吟咏風
月其詩曰萬里千峰顧略故蕭々木葉点僧衣靜陽寒雨焚香夜遠瑗方
知四十非蓋出塵高尚之意也又曰東飄西轉多路歧獨策羸驂幾苦辛不
是不知歸去好只緣歸去又家貧善窮輒傷嘆之意也然則非先生不遇
時々不遇於先生以終其身焉先生之桂苑筆耕二十卷又文集三十卷

行於世則不可編錄而其中選於無雅者畧錄數篇題秋雨中詩秋風唯苦
吟世路少知音牕外三更雨燈前萬里心題臨鏡台詩烟巒簇々水溶々鏡
裡人家對碧峰何處孤帆飽風去瞥然飛鳥杳無蹤贈金川寺主人詩曰
白雲溪畔刱仁祠三十年来此住持笑指門前一条路纔離山下有千歧
題芋江驛亭詩沙汀立馬待回舟一帶烟波万古愁直得山平兼水渴
人間離別始應休題伽倻山詩狂奔疊石吼重巒人語難聞咫尺間
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智異山有一老髡於山石窟中得刻
石異書尤禮倅閔大倫傳於世其詩曰東國花開洞壺中別有天仙
人推玉枕身世欻千年萬壑雷聲起千峰雨色新山僧忘歲月唯
記葉間春雨餘多竹色移坐白雲開寂々因忘我松風枕上来春
来花滿地秋去葉飛天至道移文字元來在目前澗月初生處

松風不動時子規聲入耳幽興應自知擬說林川與何人識此機無
心見月色默默坐忘敀塵音何勞舌江澄月影通長風生萬壑赤葉秋
山空松上青蘿結澗中流白月石泉吼一聲萬壑多飛雲此詩盖取
適遯世之意也伽倻山石眉菴岩有刻詩新羅末高處卯山隱鎖雲
林不出衆三見仙桃花結子笑他人老百年間盖先生所作也先生自唐
東還時 皇上特命贈爵先生父祖二公則奉制上謝表而東国累經兵
燹文獻散佚則先生遺稿亦多付灰而題臨軒彙上有東旺文選數十卷
書盖東旺文章諸賢所製詩賦箋表序記銘頌也其中有先生謝
表所製故茲以謄傳附于左 世間傳言孤雲先生率其妻孥入山學
仙長生不死云何世人之易惑也

文昌侯碑文

曰若高麗百濟新羅國雖一域越有蓬萊瀛洲方丈山則三神積氣扶輿篤
生奇異嗚呼檀木之神人一去空餘太白之山東明之麟馬不還只有朝天之石
上古之玄風已遠長生之秘訣無傳而況世不尚文論詩作賦之士寥寥不聞
人皆右武走馬控弦之徒滔滔皆是吾其左衽矣文不在茲乎海東無章
句之儒嶷南降瑚璉之器砺鋒刃於學海樹旌旗於詞林公姓崔氏名致遠
字孤雲在母胎七十載生應天命五百歲出家有祥瑞陸出蓮花質稟
神異指生李樹詩追雅頌誥後進於齊梁文並典謨軼前驅於秦漢
光焰萬丈若列明月之珠律呂相和似奏勻天之樂動蛇龍於紙上追風
雲於毫端謝海層陂因筆健而並杜扶桑白日得高名而博光儕處三
韓無數山河之隘俯視八極欲窮宇宙之寬豈居陋巷柴門將展桑弧蓬
矢東浮滄海卻隨漢使之槎北學中原為悅周公之道始知冀野有馬莫

謂中旺無人魯庭徑過慕觀樂於季札哥標來淩學題柱於相如茲雖
甘羅才雄大隆君門財策紫極之皇帝知名幕府飛書綠林之盜賊屈膝拜
聞四海飛上九天石友贈儒仙之歌金閨通翰林之籍顧非王仲宣之士因奏
楚執珪之玉仙骨出塵方朔之星精下降錦衣還旺老聃之紫氣東來旺人
伏其奇才女主授以貴職值旺祚之將亂恨我生之不辰列宿高峰往來
於銀河巫峽青松黃葉歎息於鵠嶺雞林閶闔浮雲空灑賈生之淚
風塵世路誰知伯牙之音燈前萬里之心物外青山之夢黃塵睡眼掛衣冠
而長嘯紫芝療飢向林泉而高卧一溪松竹半掩月影之臺萬壑烟
霞遙連青鶴之洞登高仰而清嘯俯碧流而長歌彼何人斯遊方外忽心
通玄牝自得衆妙之門藥鍊金丹更續參同之契養精神於物外能經
鳥伸脫軀殼於人間蟬蛻龍變不食五穀吸風露而哦瓊華揮斥八區

秉雲氣而騎日月揖子晉於緱嶺訪廣成於崆峒出入不知端倪變化難窮終始雲山古跡不沒上書之莊樂府遺音尚傳伽倻之曲嗟呼曠彼赤晋之城邑歷貫惟先生之舊鄉在昔賢墨同敗磨滅縱有不栝朴墀上之忠誠烈士而已皆在下風金庾信之英傑文章則無非先生通渴塞之詞源闢荒昧之學路掛秦鏡於虎殿五臟皆驚揮為斧於山川九州始定東方之氣習一變旺為文章北極之星辰高居人皆瞻仰是故配公于聖人之廟謚公以文昌之侯俎豆千萬餘年比肩七十高弟慕先賢盛德至今祀之使後世知文其誰功也余濠梁曠野憶莊叟之逍遙潁水箕山愛許由之嘉客讀劉向列仙之傳誦屈原遠遊之詞君門嗟哉撫古今而長歎雙溪清淺訪隱逸之遺跡付萬物之無何是一馬也想真人之不測其猶龍乎

右崔文昌

八角山詩

僧

鳥啼歸

雲歸尼出香

寺始來尋尼返歸

花落叢林沈吟深

水綠沈樹苔

猿抱蒼

路

山月娟〻下洞房方
文紈綺織成章片心
守妾紅羅帳長夢隨
君紫繡纏戶外學栽
連理本中中未閒合
歡香早年惡別何容
易千里春光又載陽
八字眉愁巫峽女一
枝花笑竇家娘岸頭
梅柳爭春日禾穀草
衫贈陸郎

房文紈綺織成章年惡別何容陽
洞
以學栽連道
下
〻
娟
楓
空年春光又載
佩
月
岸頭梅柳爭春香穀草衫贈陸〇詩
心
守
溪
本未閒合歡土
字眉愁
玉
巫峽
妾
紅
羅
帳夢隨君紫繡纏枝花笑竇家娘

却謝紅塵卧別天一區
風物兩湖傳月中釣水
歸晨露雨後登山県
少年大擬樹名時已
外各將蒞跡事堪憐寸
心無着輕如羽八翼難
成舊莫飜千載笑山
棠文身千秋石井道人聯
聯何出覔長安來夕
誦朝吟是簡編

天別卧塵紅謝脚中釣水歸晨

天區風物兩湖傳心無着輕如翮

擬樹名時已

脚何出覔長安情

晨吟誦朝蒞跡事堪憐

露後登山縣少年秋石井道人聯

翼八難成舊莫飜

誦朝吟是簡

載千笑山棠下

一論　李恒　也　果廿人

○先生少時嘗遊山寺有一僧不知自何來而狀貌魁偉勇力絶倫諸僧皆畏伏
以事之見先生不拜先生怒叱之諸僧急止之曰此乃伽羅都僧他寺者必不枝梧
矣先生乃挺身出當前僧抱出階下四角必欲殺死即 先生躍身奪棄擲取僧
投之礎石上僧即斃死云 先生少時善輕趫嘗上漢都南門樓
屋上以手上椽椽端挽身垂下兩手交相攀援遍一周週而後乃
超入樓屋中云云
先生少時與同儕應瑞南致晶輩為遊俠友一日倒谷殺人繫獄已
官暴屍市上方行檢驗先生詭服雜人中忽採取屍身挾以一
臏直出西城門獄卒及屍親蒼黃趕追 先生乃投屍於鉄遂隱
於林木間夜呼船渡江過二晝夜已到全羅道全州府見方伯又見
卷仁倅後數月都下傳相指摘刑官移帖于本道推捕以來
先生以前此獄數月有事往南中方伯邑倅皆知其枝為辭

能自手削髮 自來如蟻合塔之功不免逐鵝望雉之歎 儕友侮弄賴是自覺兩孔善
裁娉僕背皆不覺眼瞎在庭上 沫蔭無異相寒安用果識一坪上策莫如檀公奔
走蒼錢弟分 維若走牛之豆尾得無臨廝之嘆 秋月春風等閒金剛景亦是食
後係水青山散去漢陽城如在夢中 登樓若至去梯兩寺向上下不及觀賽待
出徒麵後市餅大小何知 牛出秋天可以待矣魚若游水會此何之 惟欲丁年春
三特奈甲科第一 門前報喜顛倒盡之服下任街上呼新跳躍船脚先達 六曹
判書兩館提學朝暮可期四都留守八道監司草芥如拾 平橋崖前可開設
政府大門滿桃酪醬至爲冥壽閑閑拜 慈將看僚好誼庸勸老倡德談
二服勿煩一笑大何妨